第 32 期 2017 年 12 月
1999 年北美創刊

聞喜

དུས་དེབ་ཐོས་པ་དགའ།

聞喜

第 32 期 2017 年 12 月
1999 年北美創刊

目錄

朗欽加布仁波切道歌選
1
尊貴的朗欽加布仁波切
18
感念朗欽加布仁波切
25
尊貴鐘巴領主直貢朗欽仁波切融歸法界之告示
83
直貢法王 致：囊謙噶札西寺主事及僧團信眾
84
向 吉祥直貢持教星宿中現如滿月之朗欽加布仁波切的徒眾與親戚致意
84
第十七世噶瑪巴對岡波巴中心弟子的開示
85
朗欽加布仁波切祈請文
86

謹以此《聞喜》特刊
紀念我們如父的上師
朗欽加布仁波切

《朗欽加布仁波切道歌選》

遙呼上師祈請虔信波濤湧現水藏

南無咕如

恆勝實相大空法身之遊舞　起現圓滿定解五俱應化身
遊戲大樂七合密秘行持藏　第六金剛總持由衷誠憶念

不可思議光明本覺虛空界　積聚湧現悲智精華雲簇集
廣佈無盡極密精華法雨露　帝洛智慧賢善由衷誠憶念

教理正量獅吼震攝狐群見　怙佑渡化勝乘所調賢善眾
得證成就如俱三力神獸師　那若嘉那大巴由衷誠憶念

聖境成就心滴甚深甘露霖　引導雪域成為虔信積福湖
口耳相傳修證蓮苑喜綻放　喜尊瑪巴譯師由衷誠憶念

依承密乘果位極密甚深道　濁世此生現證四身佛果位
已得安樂憩息百大眾頂巖　自在喜笑金剛由衷誠憶念

領眾趣向福善曙光掌舵主　悲智圓滿盈溢猶如旭日光
噶當大印傳承蓮苑廣綻放　塔布月光童子由衷誠憶念

梵藏智修聖眾口訣精華露　飲已體魄強健自在勝成就
如幻示現趣向空行中土境　惹瓊金剛稱名由衷誠憶念

三學枝茂廣大烏波羅花朵　教證蜜露豐盛花蕊怒綻放
圓滿賢劫六足蜂眾希願求　帕竹金剛王尊由衷誠憶念

遠離邊際深澈清明瀛海界　彷如星宿映照智修眾頂嚴
紹聖十地自在佛讚眾奉頌　龍樹三界怙主由衷誠憶念

證量等空敬安謝惹炯內尊　利眾等空帝里巴化金剛稱
事業等空敬安札巴炯內尊　祖師成就聖眾由衷誠憶念

觀音菩薩文殊智慧自在主　善巧度化難伏事業無倫比
尊勝權聖珍寶法稱應化身　日月二聖怙主由衷誠憶念

奠立教法法幡仲氏洛巴尊　弘揚法教無比洛欽與噶欽
持教聖眾頂嚴赤八與傑然　祥怙教法聖眾由衷誠憶念

幻身解脫本尊後得位覺力　伴隨稀有十萬幻化身遊舞
喜享大樂空行曼女歡顏容　噶舉成就聖眾由衷誠憶念

貪著能所執取烏雲密集佈　光明法性空中自然而消融
悲智日月映照壇城之莊嚴　噶舉成就聖眾由衷誠憶念

舉凡啓始虔信春雷響聲者　加持降臨無盡雲集濤湧現
歡喜增盛二利泉源善吉兆　噶舉成就聖眾由衷誠憶念

於心反覆而現虔信祈請文　順沿喉脈吟唱遙呼道歌頌
祈得噶舉上師廣大加持力　了證甚深父法願今得授賜

降伏世間八風離世瑜伽士　無修俱臻任運具足證量王
二利通達究竟遍智之紹聖　祈賜保任噶舉傳記加持力

噶舉上師加持雲團集簇簇　寂忿本尊成就雨露聲瀝瀝
空行護法事業電光閃耀耀　祈賜二利任運圓滿善吉祥

此依智修祖師語錄為藍本，所輯寫直貢上師遙呼祈請文。由僧人然雜〈朗欽加布仁波切〉於幽靜地專注虔信祈請而書，若有違越祈忍斥。藏文打字輸入者天津尼瑪。直貢敬安恭譯於岡波巴中心。

悲怙遙呼上師祈請之歌 ― 大悲之鉤

南無咕如

浩瀚諸佛三密體性之總攝　一切教證經續正法之泉源
持教聖眾僧團海會頂髻嚴　日月雙聖唯一怙主祈鑒知

善以賢者七聖寶財前引導　二利圓滿任運遊行週遍界
大悲怙佑無邊有情諸眾生　至尊怙主轉輪聖王祈鑒知

眾生福德教法現前於虛空　除祛損墮三地悉數黯黑霧
賢善利眾源處蓮苑廣綻放　眾生怙主法教曜日祈鑒知

由彼龍宮善得福慧之資糧　遠離惡垢大悲清涼光暈尊
止息輪迴猛烈煩惱怙主尊　眾生怙主法教涼月祈鑒知

清涼國土境域猶如日月明　現前大悲藏源事業任運尊
遍智自在真實現前法顯尊　三界怙主紹聖二尊祈鑒知

無量劫前即已得證菩提果　為度調伏眾生大悲攝受憫
幻現悉有種種遊舞轉化身　無比眾生日月怙主祈鑒知
由衷祈請加持恩賜學子眾　祈賜清除二障習氣得成就

廣大普明日照遍智虛空界　大悲恩澤雲簇洶湧滾動搖
行演威力圓滿殊勝利樂雨　教法祥瑞日月怙主深憶念
虔信自然流露大悲祈攝受　祈求淨顯白蓮增廣賜加持

世間天人禮敬無有勝驕慢　不隨五欲幻化起現粗造行
依止六度四攝利他正行道　噶當仙人聖眾日月深憶念
除汝無有他想祈賜勝加持　祈求究竟圓滿修心之成就

四大言傳甚深口訣精華露　飲已體魄勇健至尊布衣境
幽靜拉企雪山精勤修證法　修證傳承持掌傳記深憶念
由衷祈請祈賜學子勝加持　祈求殊勝廣大手印賜加持

吐蕃吉祥山巒直貢大雄殿　三寶三根浩瀚皈依總集身
憶旋奪攝輪涅一切佈畏難　直貢日月和合怙主深憶念
由衷祈請祈賜學子勝加持　祈求得證四身果位賜加持

具足勝依四輪暇滿人身寶　掌持往昔所積福德資糧寶
然於此生迷亂放逸魔女誑　耗失修證清淨正法機遇緣
大悲觀憫慈父殊勝二怙主　祈請引導學子心趨往正法

於心雖曉死亡無期隨時現　卻因執常力迷妄期久住世
無義放蕩殆盡年少青春齡　不解此生無常閻王何時至
大悲觀憫慈父殊勝二怙主　祈請強力斷除學子迷亂心

雖幸理解少許因果業起現　卻隨五濁惡思無恥惡行力
言行不一相違取捨成顛倒　所作盡成無益反負重惡苦
大悲觀憫慈父殊勝二怙主　祈請悲攝勿令學子落惡趣

迷妄輪迴總相困惑痛苦境　己身親臨實受並得觀見之
然心依舊貪著現下之顯相　所行悉為貪圖此生榮華思
大悲觀憫慈父殊勝二怙主　祈請大悲怙子勿入邪境道

依止三寶總攝誠信卻微弱　入於勝道大乘利他作示相
受持三戒但現矯詐威儀相　自心煩惱未息反執驕慢法
大悲觀憫慈父殊勝二怙主　祈請熟解學子心續之成就

為己自利華麗言辭任運中　　雖無恭敬成辦三種供養者
承於自心虔誠信念無變異　　祈求大悲恩澤憫視末學子

嗟呼！

八風鼓動翻攪輪迴海浪湧　　暇滿人身寶舟瀕盡破碎間
雖捨未來生計油滑心失法　　祈請強斷妄心殊勝二怙主

目光短淺聞思貪著自宗見　　遮止踐踏鄙視他宗落邊執
瘋狂捨法如墮火宅險深淵　　祈求止步迴遮殊勝二怙主

己過重山擠迫慢視執為德　　一心細尋他人過失如髮絲
心眼迷惑眼翳妄念煩惱池　　願以淨顯金匙祛除勝二怙

由衷未生出離之心善圖念　　未達增盛利他菩提卻高論
無有四灌道證慢執為導師　　祈救誤道險隘殊勝二怙主

嗟呼！

現世情器充斥惡行不良業　　魔迷心續造作毀滅世武器
貪圖精於諸國各種紛爭鬥　　祈速大悲憫視殊勝二怙主

聖賢師為調眾趣入於別境　　欺世盜名假師反欲入行列
教法眾生福樂羸弱如瀕死　　祈速大悲憫視殊勝二怙主

舉凡眾人思為皆是顛倒行　　依彼勢力諸惡凶兆更勝前
友伴失信欺誑父母子無孝　　眾心皆如欺詐虐食羅剎鬼
祈速大悲憫視殊勝二怙主

盡觀他人行持心生不如意　　反觀己行自心卻易生惆悵
所作事業卻無任何具意義　　修行種種法門心續仍如常
祈速大悲憫視殊勝二怙主

此生即使長壽亦難活百歲　　亦難窺見未來投報何世間
倘若依此暇滿未竟至解脫　　來世亦難聽聞殊勝三寶名
祈速大悲憫視殊勝二怙主

初入法門或有些微出離心　　其中卻為累積財富所欺誑
無有知足邪命吝財命殆盡　　如若當下死亡無有決斷心
祈速大悲憫視殊勝二怙主

依止惡師損友截斷解脫道　　放逸貪愛言行怠懈於善行
心繫諸多無義之舉累贅負　　貪瞋愛著親友八風所束縛
祈速大悲憫視殊勝二怙主

孺童時期成長惡世爭鬥時　　青春紹華豐齡貪著於五欲
虛耗人生癡心驕慢實枉然　　寄託於彼究竟消逝無蹤影
祈速大悲憫視殊勝二怙主

廣聞思法執己宗見慢增盛　　偶現修士威儀煩惱愈粗重
年長歲增心未調柔反暴虐　　所作無義僅成我執增長垢
祈速大悲憫視殊勝二怙主

了知世財如幻厭離為修足　　現證尊師視佛虔信修證道
體知眾生即為父母慈悲心　　欲求遍智果位解脫必要法
祈速大悲憫視殊勝二怙主

捨棄分別宗見執著法門宗　　如理守持三戒功德之基礎
聞思趣入修證二利之根本　　積資除障介乎遍智果位因
祈速大悲憫視殊勝二怙主

決斷口訣增益修證命脈樹　　摒棄現世所需善行勤鞭策
一生勵志修行成就勇夫相　　此生修證佛果必要依止法
祈速大悲憫視殊勝二怙主

明了自心為師見修最勝要　　獲得了義傳承加持修徵王
咒尊不離法性福慧殊勝道　　通達利他菩提圓滿利生根
祈速大悲憫視殊勝二怙主

心性為佛卻未現見其本面　　修行應當離意卻染貪著垢
諸法平等卻執分別宗派見　　大悲攝受吾等誤入迷途眾
祈賜臻至本初堅固位加持　　悲呼遙喚殊勝依止二怙主

除汝無有依止偉大直貢巴　　無離大悲攝受如來帕竹尊
勝義灌頂於心瑪米塔三尊　　增盛覺受證量帝洛那諾尊

本基空性大悲和合虛空界　　道位伸展福慧雙行豐羽翅
四身任運果位巢殼中已俱　　翱翔隨父大鵬鳥王梵行徑

大恩悲心幻化本智之耀日　　無遮明照無量虔信眾城堡
怯除無明執取迷妄無有餘　　祈賜導至本初解脫位加持

悲呼遙喚噶舉言傳大悲藏　　悲智力攝依止殊勝二怙主
得獲意續加持灌頂授權力　　祈賜見諦偕父同等行加持

言而總之由此直至菩提位　　無離本智憫視祈賜加持力
強力斷除迷途惡趣險隘道　　祈賜賢善圓滿吉祥勝成就

此為印度強久林〈菩提寺〉前維那師耶喜然杰與貢遍次成二人殷求催請撰寫，當下思湧即興而書此祈請文。

直貢朗欽巴名號持有加持者，遊僧加布戊丑年翼宿月一日而書。

願此善眾生噶舉上師大悲攝授。吉祥　善哉　直貢敬安恭譯於岡波巴中心

瘋歌 — 阿霍瑪[1]

阿霍

諸佛悲智力行總攝大權主　　祛除輪涅衰敗偉大直貢巴
誠憶無別悲怙上師如意寶　　學子悲呼遙喚大悲祈憫視

離垢心之金剛自然本初智　　無有離合吉祥怙主大恩師
真實現見自然究竟悅容顏　　由衷祈請願由已賜勝加持

本初怙主吉天宋恭子嗣傳　　唯如雪獅炫耀玉髻勝義傳
非僅泛言名相浸混狐生眾　　高亢宏揚了義精要獅子吼

本質空性界中諸法悉平等　　自性無滅清明本智之覺力
性相如日掛空本初自清淨　　阿霍雙運離戲體性奇妙哉

捨離有相專注執心栓鎖定　　息滅妄念濁垢自性之本質
遠離造作自性任運遍廣住　　阿霍不變本性離勤奇妙哉

反覆觀待明空本覺之體性　　澄然通達了現離言絕思境
個個自明捨離疑惑增益取　　阿霍百修逝道自然妙本智

捨離祛除安住止觀雙運定　　自性鮮明赤裸本智平常心
無修無逸自然本覺遊舞力　　阿霍自解覺空大印奇妙哉

後得位顯緣起幻化通顯力　　未證眾前至深難忍悲心起
彼之本質赤裸空性之自性　　阿霍無緣大悲勝義心妙哉

[1] 難以言表思詮、驚嘆、讚譽之義。

無生大悲覺力遊舞本尊相　　本初離戲覺空本智上師尊
捨離淨住自然究竟大手印　　阿霍無勤安住本智奇妙哉

三時積善本善三輪空迴向　　離漏解脫梵戒持戒大手印
悉皆超於布施方便善巧行　　阿霍諸佛甚深一意奇妙哉

安住要義寂止專注之本質　　勝觀了見本住離戲之本質
顯心無別平等一味之本質　　本基自解離思無修之本質
阿霍四瑜伽之次第奇妙哉

業氣引入中脈大樂拙火修　　顯而無有自性無執幻化身
由無起現妄念自解夢自性　　阿霍明而無滅本住妙光明

不住生滅諸邊勝義之中陰　　捨離能所遷識究竟遷識法
名聞遐邇那若六法諸炫法　　阿霍無勤自然任運奇妙哉

毋需安忍修習苦行發苦言　　貪著名相泛言宗見亦退逝
遠離引經據典理辯觀待行　　阿霍毋需生圓權道妙自成

不捨輪迴自性本地中解脫　　毋需尋覓涅槃自然任運成
無修亦未無離臻至佛果地　　阿霍如是廣大稀有妙大印

此乃具根福德眾之所行境　　是為擇辨名相眾之比量理
亦為俱證覺受眾之現證體　　阿霍三時諸佛聖眾妙安住

了證此義離邊勝義中觀見　　諸法圓滿於界即為大圓滿
諸法未曾超離於此大手印　　阿霍一通百解勝道奇妙哉

幻身軀體無常死亡期臨時　　無貪一物本智無礙瑜伽士
捨離生滅死念大印體性中　　阿霍死念解脫法身奇妙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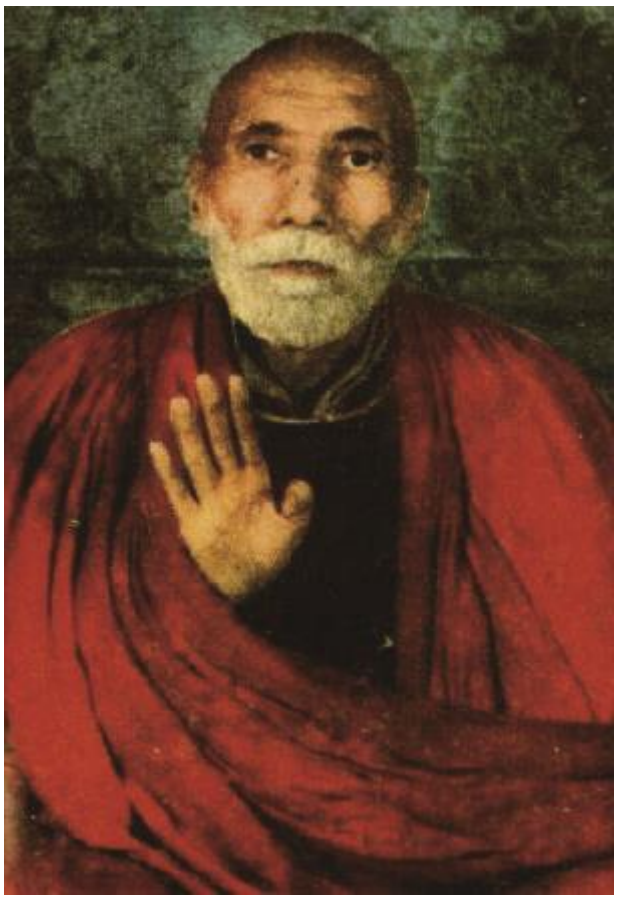
己未體證所述空談自言音　　雖視己為三界怙主尊徒子
放蕩惡行沉迷怠惰渡日生　　阿霍自言自語所述奇妙哉

無依如風普行鐘氏耆老語　　任意恣行而發胡言瘋歌聲
沉溺輪迴苦海如母有情眾　　祈願覺觸無生大印而發願

藏文打字輸入者天津尼瑪　　直貢敬安恭譯於岡波巴中心

直貢皈依境

三世怙主吉天頌恭



昆努仁波切

自性流露之歌— 昆努瑪

聖 稱名文殊妙吉祥　　吾 凡夫前現人身相
尊 昆努名號加持者　　祈 永不離子常怙佑

吾 遊蕩雪山之獅子　　傲 慈悲碩果玉髻發
心 無垢塵染雪山峰　　菩提心之雲湧現
以 利他為名遊世界　　視 侍奉揚名為友伴
無 閒暇繁忙事業行　　汝 怙主觀見必悲憫

遊 湖畔金色野雁吾　　於 僧團雲聚會眾中
持 三戒法行蓮花苑　　披 法衣羽翅嚴飾身
以 名望財富視為賢　　僅 披著法衣貧苦吾
持 化身轉世名號者　　汝 怙主觀見必悲憫

棲 息於懸崖吾白鷹　自然本初體性中
樂空雙運之羽翅展　翱 翔於空明虛空界
諸 妄念城池街道徑　坐 貪瞋交通行車間
迷 惑於遊蕩諸世界　汝 怙主觀見必悲憫

吾 游行湖泊中金魚　於 自解覺空雙運中
以 口訣明目清晰觀　悠 游於無底深湖海
如 舟船苦諦之身蘊　惟 我執無權擁奪取
沉 溺於痛苦浪濤海　汝 怙主觀見必悲憫

如 密林斑斕吾猛虎　於 顯密密林深密境
發 虔信精進咆哮聲　勤 晝夜護習書經典
心 隨順世間境迷轉　於 偽現威儀爭鬥時
勞 苦於無果事業行　汝 怙主觀見必悲憫

俱 四輪殊勝所依止　此 暇滿難得人身寶
憶 難得捨惡行善業　源 祥怙上師之恩德

吾 學習機遇雖微少　但 甚深生圓次第要
得 些許離惑理解證　源 祥怙上師之恩德

吾 無盡出生世世中　心 狂馬流竄輪迴域
以 正念韁繩駕馭馳　源 祥怙上師之恩德

諸 大恩如母六道眾　善 乘於慈悲心巨舟
吾 領至樂土慈心洲　源 祥怙上師之恩德

心 如雁游於輪迴湖　基 生圓白鵬雙翅展
伸 展翅跨越地道信　源 祥怙上師之恩德

法 大印圓滿甚深見　　慈 悲心相合二行徑
心 憶念修證雙運義　　源 祥怙上師之恩德

心性清明之瀛海面　　諸 顯空月映離自性
源 祥怙上師之恩德　　父 汝之恩德難報盡
子 究竟無誤殊勝道　　度 如母眾生輪迴海
願 證得法身圓滿義

於戊丑年翼宿月二十一日晨曉，憶念起上師恩德，即刻吟唱而書。鐘氏僧人加布。

直貢敬安恭譯於岡波巴中心

仁波切於強久林授課，2013 年

憶念上師傳記 — 即興而唱幻歌圖影

父 具證格炯[2]真言者　母 帝卓空行大悲憫
尊 擁吉持明梵行者　聖 崩達大智遍智尊
勝 瓊嘎一味金剛持　尊 巴瓊成就加持者
聖 昆努名號恩德尊　依 具恩尊者大悲憫
引 欺瞞詐心吾入法　此 恩於心中難忘却
聖 不離常住吾心間

吾 執相有戲之善業行 理解得遠離欲求心思
吾 若騎乘慈心悲心之駿馬甚歡喜 得 駕馭馳於利他道期許

吾 生起情器清淨觀　理解無貪自顯體證悟
吾 若能獲得明淨固之王成甚歡喜 期許願入於懷攝所顯他眾之行列

實難報答之上師恩　生起無忘却虔信受
吾 若能飲用加持之水續甚歡喜　則生四身果位現前證之期望

心性本初離戲論 理解體悟非為盡無頑空
吾 妄念雲團若能自解之甚歡喜　則具排擠身證束髮成就者列之期望

吾 所作有漏積資善　理解體悟為無漏迴向
吾 三輪若能圓滿清淨之甚歡喜　則具掌福慧珍寶之期望

阿霍 吾遊蕩世界食信財　無 任一實義可修法
平常本覺自明晰 自解未入頑空執 本覺自然三摩定 未入寂止執實定
遠離擇察之修證 未落作意平等思 本覺力門顯無滅 未入相依明顯受
妄念融入於法界 未入無明晦暗垢 亦未具足了證覺 但未落於愚修列

[2] 善源。

執 心空之寂止執取者　心 擇辨察勝觀大迷惑　其 實義為無記業行者

此 堪能確乎大印矣　心 作意觀修執實念
心 增益而行之空修　心 念想迷亂所現見
意 無明暗墮貪執受　心 浸潤不明覺受味
此 堪能確乎大印矣　無 長年修證之苦行
頂 未曾盤髮束髻相　無 覺意覺受證慢執
今 不具此三鍾氏叟　畫 自然念起圖影相
同 等位悉皆心相印　持 學問慢眾譏嘲諷
眾 友伴幸許炫誇耀　吾 惡人口無遮攔詞
若 實義迷誤發露懺　無 礙令清淨祈吉祥

哈哈

遠離智修成就之功德　修證苗芽懈怠霜摧損
無有聽聞空談之果實　鍾氏老叟遊子隨手書

具德閉關導師覺佩上師懇求撰寫其上師大金剛持瓊嘎仁波切之傳記。依此祈請而憶念己之具恩上師傳記，即興而寫此幻歌圖像畫。直貢敬安恭譯於岡波巴中心。

仁波切於強久林授課，2013 年

執病為修證道用幻歌 ── 麗人悅鏡

度 無邊輪迴具恩尊　　父 祥怙根本師前禮
吾 四大聚合幻化身　　當 疾病驟然突發時
心 覺空本初孺童子　　吟唱轉相證道歌

身 四大聚合衰敗時　　令 體魄及健勇瞬間逝
見 氣息吐納剎那斷　　應 認此無常為轉道要

諸 出生無論貴賤姓　　皆 承受如是此痛苦
見 究竟安樂機遇捨　　應 認此出離為轉道要

為 此義故祈如母眾　　諸 痛苦己願承堪受
己 安樂施給予他人　　應 認此悲心為轉道要

凡 累劫所積諸惡墮　　依 惡緣使其成熟之
父 上師大悲由衷祈　　應 認此虔信為轉道要

觀 疾病苦楚本質時　　令 執取捨治界中消
生 樂空覺受由此現　　應 認此大印為轉道要

此 承受煎熬痛苦心　　由 赤裸覺空威力伏
得 拜謁裸解之本智　　應 認此大圓滿為轉道要

體 本初清淨之法性　　驟 現起妄念本地解
義 超離言詮思議境　　應 認此見諦為轉道要

心 不取痛楚於其上　　置 赤裸覺空於病痛
無 放逸執取正念攝　　應 認此修證為轉道要

於 世俗捨棄貪色身　　於 勝義界覺無別融
時 恆常觀三輪體空幻　　應 認此行持為轉道要

難 安忍疾病痛楚幻　　於 當下赤裸意識界
離 生滅住三而消融　　應 認此法身為轉道要

界 無生遠離變異相　　力 無滅顯空如映月
生 起時自性本質解　　應 認此報身為轉道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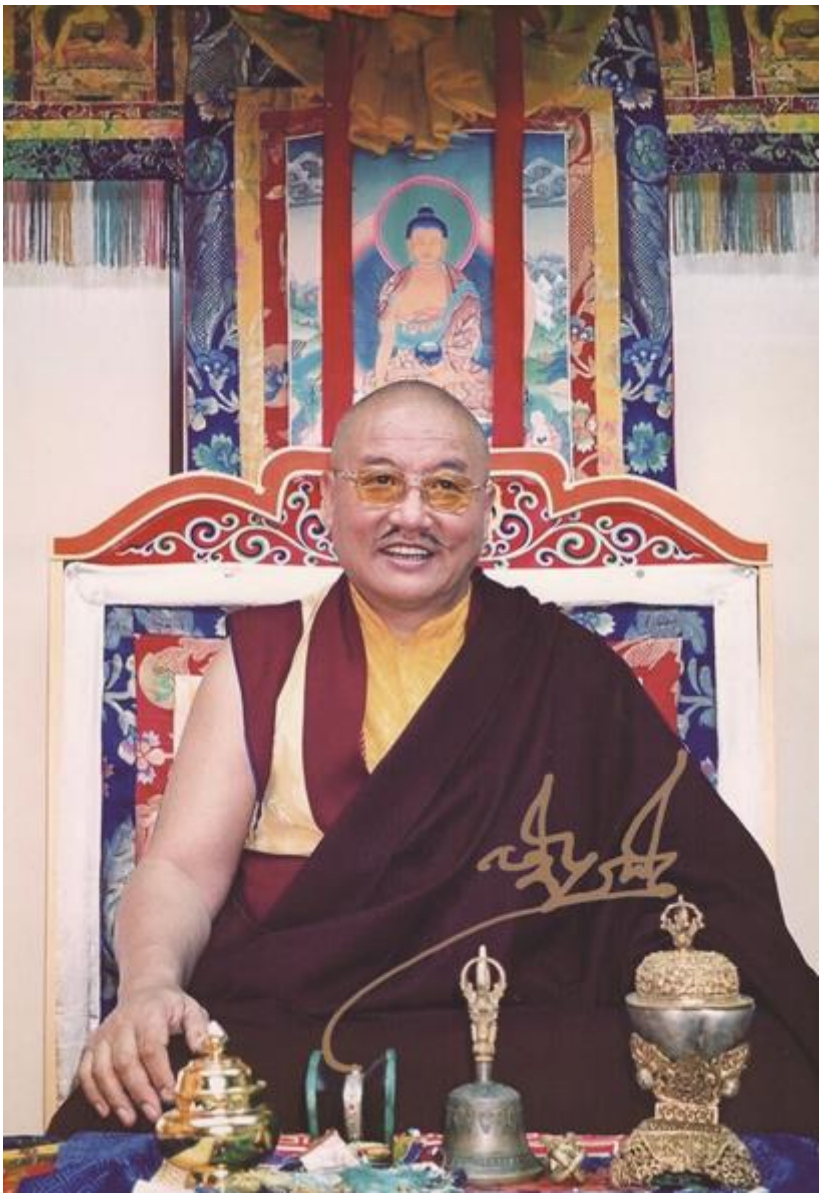
凡 諸緣本質以大悲　　得 一味平等梵行道
令 希疑取捨當下斷　　應 認此化身為轉道要

以 詞韻覺唱為明晰　　於 美國密林湖泊岸
勝 悅意自宅小木屋　　遊 諸國乞士鍾姓子

吟 唱誦妙哉覺受歌

此道歌乃直貢朗欽巴加布仁波切，突發疾病因緣入院急診，之後回自宅時，將醫院急診及疾病感受了悟，以道歌唱頌並寫於黃紙。噶札西寺僧人天津尼瑪藏文打字輸入，直貢敬安恭譯於岡波巴中心。

尊貴的朗欽加布仁波切



仁波切法照[3]

《傳承永世》一書由達隆噶舉康區日沃車佛寺住持卡瑪東噶滇津堪布所作，書中提到金剛薩埵化身為金剛法菩薩〈密言之金剛總持〉，在釋迦牟尼佛時代化身為金剛手菩薩，在蓮花生大士時代為藏王赤松德贊的女兒拉契貝瑪色，亦曾化身為那南多傑杜炯等等。書中接著提到大譯師加羅札匈奴帕〈亦譯為：噶羅札〈瓦〉，羅札瓦是譯師的意思。〉的誕生，十一世紀末他誕生於康區。

噶譯師來到印度之時，正值察米司拿耶瑞擔任菩提迦葉攝政王，那時的察米在佛學與實證方面皆已達到極高成就。

噶譯師問道：「誰是印度最精通佛法的人？」他得到的答案是「察米。」他心想：「何必為了跟

[3] 由徐敏瑗師兄提供。

一個西藏同胞學習佛法大老遠來到印度呢？」便又問再次詢問，這回的答案是「阿比耶卡拉和烏迪亞納的瓦基修拉班智達」而這兩位其實也是向察米學習，於是噶譯師便從察米及阿比耶卡拉處學習，並與勝樂金剛本尊相應。

噶譯師遵循勝樂金剛所預言的方向，前往清涼林火葬場，在那裡他獲得了四臂瑪哈嘎拉護法的心誓。因此，一回到了察米上師處，立即展現圓融無障礙的修行，兩位上師即給予確認並讚歎噶譯師。

噶譯師接受了曼加達國王的邀請前去講授佛法，當時聚集了無數會眾，皆手持鮮花拋灑供養，落英繽紛堆高及膝迎接。據說在佛陀滅寂後，還沒有其他佛法上師曾受到鋪滿如此眾多花瓣的迎接方式。

噶譯師翻譯了諸多佛法教言，並同時將供養四臂瑪哈嘎拉的法門帶進西藏。

噶譯師的教法傳給了香〈Shang〉仁波切、第一世噶瑪巴杜松虔巴以及康巴阿森；康巴阿森接著將教法傳給帕摩竹巴。而直貢噶舉、察巴噶舉、及噶瑪噶舉皆發源於帕摩竹巴。

其後之轉世傳承為伏藏師貝瑪蓮者札、竹拓烏金巴的弟子拉結巴西、惹千巴者美峨、仁增軌登、策雷那措讓卓、第廿五任直貢法王赤列桑波的弟子格龍赤列桑波、祖古米就多傑、汪達佳措、努登札柵、及倉薩索南移喜〈Tsangsar Soenam Yeshe，Tsangsar Karma Lhadak 的兒子〉。倉薩索南移喜出生於 1702 年，為巴隆噶舉教派教主，是位堅守瑪哈嘎拉傳統儀典的上師。

在第七世達賴喇嘛格桑嘉措、清雍正在位年間，雍正帝派遣大臣前往西寧之時，直貢法王昆秋滇津種都的弟子嘉旺德琛多傑在德隆巴南部的南松米龍瑞格的一處洞穴閉關修行。

在那裡，嘉旺德琛多傑得到預言他將建造一百零八座蓮師的佛寺。一七二七年，供奉蓮師的卡塔西貢寺興建完竣，這是預言實現的一部分。

後來，嘉旺德琛多傑和祖古索南移喜合力，在靠近米龍瑞的地方，建造了蓮師以及他兩位大弟子的佛寺。祖古索南移喜於一七七四年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仁波切從此的轉世如下：

儲暢踏慶〈1775-1838〉、昌噶索覺的兒子移喜寧波〈1839-1882〉、卡松蘭龍凱秀倉的兒子秋圖赤列嘉措仁波切，也被稱為普噶〈1883-1938〉。秋圖赤列嘉措出生時有許多瑞相，他並由卡麥肯欽仁千達吉剃度。秋圖赤列嘉措領受了諸多實修大師的教法，包括洛.努敦多傑，噶爾.赤列永嘉以及鍾.竹舉滇津。

晚年，他三度將他所有的財產供養噶爾.千赤列永嘉。秋圖赤列嘉措仁波切亦能多次示現獲知他人狀況的能力。

後來，為能尋找秋圖赤列嘉措仁波切之轉世，幾次將可能的候選人名單，如薩昆秋津巴〈亦稱為「昆津」〉等交與直貢法王喜威羅卓仁波切。法王在回覆中預言轉世者的父親名字中應有藏文文字「da」，母親的姓則會有「yung」此字；當顯像更清晰時，法王寫下了父母親及轉世者的星座與出生年份。十六世噶瑪巴法王亦預示轉世的男孩生於地兔年。

尊貴的西圖貝瑪旺琛對貝胡赤嘉〈今世仁波切的父親〉預言他的長子——加布，將會獻身佛法，貝胡赤嘉則回絕說他希望長子能繼承他的王位並做些世俗的事。

直貢教派伏藏師偉瑟多傑在其密藏中寫著：

在接近達覺與松波的方向，

在北方名為林的翠綠平原上，

軌登的化身——一個神聖意念的寶庫。

經由實修的力量，使得眾生因緣成熟、獲得啟迪，而歸向佛法；

我的佛法之子啊，如同明亮的火炬，即將誕生。

伏藏師偉瑟多傑所稱的佛法之子被命名為昆秋•滇津•夏玲•米就•仁千•多傑•南傑〈三寶持教明洲不變珍寶金剛幢〉，他被認證坐床並接受秘法寶藏灌頂。

在蓮花生大士《密意總集伏藏》〈Gongdu〉中記載：

在未來，當末法時代來臨時，尊乃護佑康北瑜珈士，這位人中之獅具足智慧的力量，以多重的面貌呈現自己，其中在名字中有「加」字的這個人終生都會護持佛法，伏魔降妖救眾無數。

在蓮花生大士名著《五部遺教》中之〈國王遺教〉中記載：

「在釋迦淨土名叫康之北的地方，教導大乘佛教密法的瑜珈士，一個名叫「加布」精通密咒的人將會誕生，他將遠行四方並廣佈善行。」

在伏藏師桑結林巴〈1340-1390〉所發掘的《伏藏授記》〈Lungten Kagyama〉所寫到「當末法時代來臨時」，我們發現這預言所指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所有的人將遭受死亡、痛苦與飢餓。

「尊乃護佑康區北方的瑜珈士」指的則是康區中北部囊謙地區的保護者。瑜珈士本身已與大威德金剛本尊相應。父親叫做貝胡赤嘉、母親叫做塔西永措，在七歲時就能流利地閱讀和書寫，並在羅龍卡寺正式陞座。

祖古昆秋•滇津•夏玲•米就•仁千•多傑•南傑，也就是朗欽加布仁波切，從竹旺格沖仁波切、洛.鍾楚仁波切、偉瑟多傑、卻都桑登寧波、及翁圖秋銀蘭都等大成就者的身上，接受噶舉的大灌頂，密意總集伏藏及普巴金剛；還有 Lama DewaiDorje、Shangtrom 大威德金剛、勝樂金剛、金剛亥母、不動明王等，從生起到圓滿次第的完整教授。

朗欽加布仁波切和他的導師們一起閉關修行。他接受直貢的瓊噶仁波切及巴瓊仁波切大手印現證教授及特別內觀指導。

自尊貴的十六世噶瑪巴法王處，朗欽加布仁波切學習到大手印甚深教法及噶瑪巴朗珠多傑的Tsig-chigma；自司圖貝瑪旺秋那兒得到灌頂、經註、與內觀；自西噶控圖仁波切那兒習得大寶伏藏及所有本尊灌頂、經註、與內觀；由里巴瑟傑仁波切處，學習噶瑪噶舉灌頂及教法；自頂果欽哲仁波切處，學習寧瑪巴密法、成就法及一般內觀，特別是龍欽心髓教法。

朗欽加布仁波切從其他諸多成就者，如波力肯千多傑張、紐樹肯波占帕多傑及肯波吐登仁波切處獲得大圓滿灌頂、教授、觀想，特別是龍欽心髓。

從前世的竹巴卻恭、竹琛湯切欽巴，及利津嘉波仁波切處獲得大手印跟大圓滿的精髓完整介紹，以及竹巴噶舉教法，尤其是「證道歌」。

從加卓欽哲處，朗欽加布仁波切領受帕摩竹巴對岡波巴所提問的問題應答之間的教導。

從達隆噶舉夏忠法王和瑪圖仁波切等身上，朗欽加布仁波切接受了勝樂金剛〈Khadro Gyatso〉和完整的達隆噶舉教法。

從薩迦法王度母宮和彭措宮、魯丁仁波和邱吉崔欽處，習得喜金剛、金剛亥母和大威德金剛的灌頂和教授。

從他的根本上師昆努仁波切處，朗欽加布仁波切獲得大手印跟大圓滿心法純正清淨的教導，特別是立斷與頓超。朗欽加布仁波切經由這些大成就者的教導，從前行、生起次第、到圓滿次第如法實修，並進行三次重要閉關及本尊供養。

「以多種面貌出現」之於朗欽加布仁波切更是事實，仁波切是地方首長〈行政官員〉，同時也是一位祖古、僧侶、貴族及上師，雖然有種種不同身分，但內在本質是不變的。

「在名字中有『加』字的人終生護持佛法命脈」指的就是朗欽加布仁波切對流亡的直貢噶舉法脈的重振所做的貢獻：仁波切為流亡的直貢噶舉教派尋找地點、募款、買下直貢噶舉今日能夠承傳法脈的立足之地。

為了能和教派中的信徒產生實質的聯繫，朗欽加布仁波切從藏東到岡底斯聖山遊歷了每一座直貢寺院。他也協助尊貴的法王致力於直貢噶舉傳承典籍與歷史的整理，並在起初最艱難的時候協助延續佛法的命脈。

同樣的，朗欽加布仁波切也為寧瑪巴教派多傑達寺院在印度辛拉的建設奠立基礎。

這字「加」〈Gyal〉亦同「加布」〈Gyalpo〉，意思為「國王」，也正確地對應到朗欽加布仁波切幼年的名字「加布」〈Gyalbu〉，意味著「國王的兒子或王子」。「加布」〈Gyalbu〉這個名字已逐漸轉變成「加布」〈Gyalpo〉，藏語為「國王」的意思。

無論怎麼看，所有的預言都實現了。朗欽加布仁波切在噶札西〈桑登拉結林〉寺坐床成為他們的轉世上師。

在青年時期，朗欽加布仁波切身兼金剛上師、攝政者、及洛.鍾楚仁波切前世在洛.龍卡寺閉關時的吟誦導師〈維拿〉。

當流亡的十一年期間，朗欽仁波切首先擔任西藏流亡政府的資深秘書，之後擔任位於印度辛拉的西藏自助手工藝品中心的執行經理。當他服務將屆滿十一年時，尊貴的法王邀請朗欽加布仁波切擔任法王秘書，朗欽仁波切因此辭去西藏政府的職位，全心奉獻於教派佛行事業。

朗欽加布仁波切擔任尊貴的法王的私人秘書及直貢噶舉佛學院建立初期的秘書長，仁波切對於建立流亡的直貢噶舉正統，也在各個階段有很多偉大的貢獻。〈編註[4]〉

朗欽加布仁波切於 1986 年隨法王遠赴美國各州及加拿大、西德、泰國、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弘法。1986 年於德國弘法時，仁波切受法王賜封為朗欽巴〈意為明道者〉。在直貢噶舉傳承中，此頭銜僅封予最博學之行者。

1987 年朗欽加布仁波切代表法王返回西藏，在各直貢寺院傳續直貢噶舉法脈。

1989 年朗欽加布仁波切受法王委派至台灣，擔任首位直貢噶舉代表，駐錫台灣七年。

1997 年，朗欽加布仁波切受邀至美國弘法，隨即於新澤西州成立岡波巴金剛乘佛學會，其弘法利生之重點為：一、弘揚漢藏正信佛法之法教與修行。二、整理並翻譯直貢噶舉經典與法本。三、教育與訓練弘法人才。台北岡波巴金剛乘佛學會也於 1999 年成立。

除於美國、台灣弘法以外，朗欽加布仁波切亦致力於其家鄉地區的直貢噶舉寺院之重新修建與僧侶教育。2005 年仁波切重返祖寺噶札西寺、2011 年赴青海龍嘎寺傳法灌頂一月餘；並重建噶札西寺、興建札西確林尼寺及噶札西寺閉關中心。此外亦於尼泊爾建立帕竹佛學院致力於僧侶教育。

朗欽加布仁波切的學行與素養，向來為眾多藏傳佛教之仁波切所推崇，其除了佛教論著外，著作還包括西藏地方史及天文曆算等，已譯成中文之著作則有《中陰入門教授》、《大印成就乘》《大印證道歌》等書。

仁波切早年於印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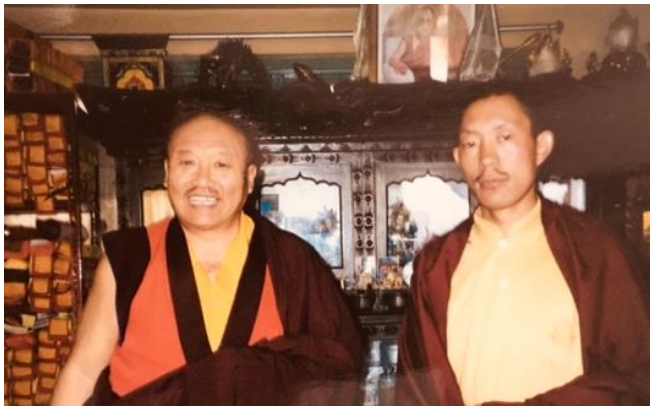
[4]編註：本文原載網址已不復存，但內容經向敬安仁波切與堪布天津尼瑪請示確認後，決定予以刊載。根據堪布天津尼瑪搜尋史料顯示，原文作者為堪千噶瑪東哈天津〈1886-1952〉，本文為其祈請秋圖赤列嘉措仁波切傳承〈朗欽加布仁波切之前世〉而書寫。〈原載網址 http：//www.drikung-kagyu.org.tw/drikung-kagyu-lineage/lamkhyen-gyalpo-rinpoche〉

仁波切向噶譯師的舍利塔獻哈達，2014 年

噶譯師

仁波切與達賴喇嘛於達蘭薩拉，1995 年

仁波切與法王、噶千仁波切、南卓仁波切



仁波切與仲珠仁波切

仁波切與成薩洛多仁波切

仁波切返回噶札西寺，2005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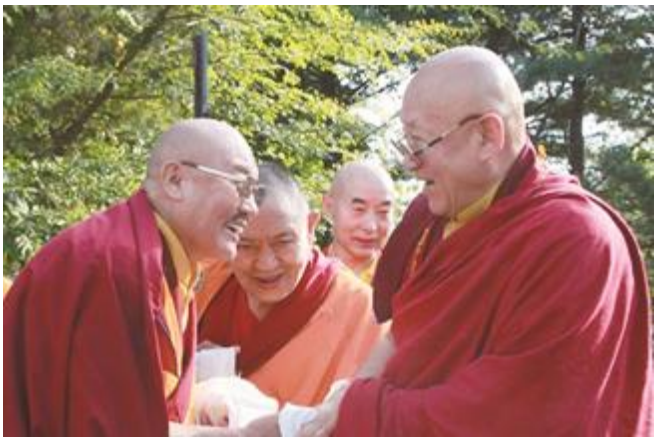
仁波切於雲南嗡佳寺，2007 年

帕竹佛學院動工

仁波切於帕竹佛學院對小喇嘛開示，2016 年

仁波切與羅翁圖仁波切於龍嘎寺開光，2011 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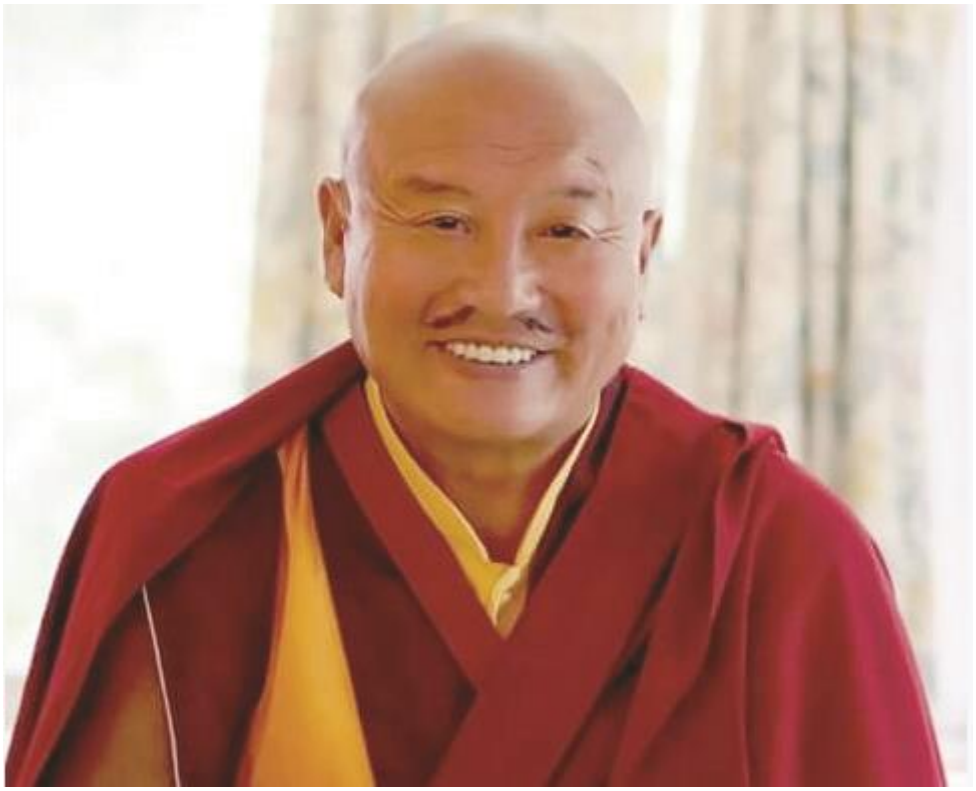
札西確林尼寺開光，2014 年



仁波切與法王、噶千仁波切，2015 年

仁波切與努巴仁波切於印度，2017 年

《感念朗欽加布仁波切》



心之本初根本師　　自性清淨無捨離

大悲周遍萬法相　　禮敬如來平等性

法性斷滅生死相　　念覺消融本初智

覺空雙運上師意　　祈請自性法身尊

無滅覺力咒音響　　聲皆淨化文武尊

聲空雙運上師語　　祈請受用報身尊

大悲力現萬法相　　諸相自淨本剎土

顯空雙運上師身　　祈請善調幻化尊

自性明憶汝本面　　法性界中無別融

本無捨離戲論相　　祈請自性上師尊

仲紐嘿如噶敬書

ལམ་མཁྱེན་བླ་མ་གདོད་མའི་རྒྱལ་སར་གཤེགས་པའི་ཚུལ་བརྗོད་བྲལ་དོན་གྱི་གཏམ།

朗欽上師迴返本來佛境之姿－離言義語

ན་མོ་མ་ཧཱ་གུ་རུ་ཡེ།

頂禮偉大上師

南無摩訶古如耶

གདོད་ནས་སྐྱེ་མེད་མི་འགྱུར་རིག་པའི་རྩལ། །ཤར་བའི་སྣ་སྟོང་སྒྱུ་མའི་སྣང་བ་ཞིག

本來無生不變明覺力　　顯現相空幻化之顯像

རང་བྱུང་སེམས་ཀྱི་རྒྱལ་པོའི་ངོག་ཏུ་བཞད། །ཨེ་མ་རྟེན་འབྲེལ་ངོ་མཚར་རྨད་དུ་བྱུང་། །

展為自生心王之境地　　奇哉緣起實最勝稀奇

རྣམ་སྨིན་ཕུང་པོ་བསྙུང་བའི་མལ་དུ་གཟིམ། །བལྟར་མེད་རིག་པའི་ཐོག་ཏུ་ཧྲིག་གེ་བཞག

諸蘊異熟寢臥於病床　　清明安住無見明覺上

བསྙུན་ཟུག་དྷི་ཏི་ལམ་དུ་འཁྲིད་པའི་ཚེ། །ལས་རླུང་རང་ཞིག་ཞི་བ་ངོ་མཚར་ཆེ།

牽引病痛入於中脈時　　業氣自息實乃大稀奇

དབུགས་ཀྱི་རྒྱུ་བ་ཕྲ་མོ་ཕྲ་མོ་གྱུར། །དོན་གྱི་རིག་པ་ཇེ་གསལ་ཇེ་གསལ་ངང་། །

氣息運行雖漸轉微弱　　本義明覺卻漸益明現

ཨ་ཡིག་སྐྱེ་མེད་གྲགས་སྟོང་སྐད་ཅིག་ངང་། །གདོད་མའི་རྒྱལ་སར་གཤེགས་པ་ངོ་མཚར་ཆེ།

無生阿字聲空剎那性　　歸返本來佛境大稀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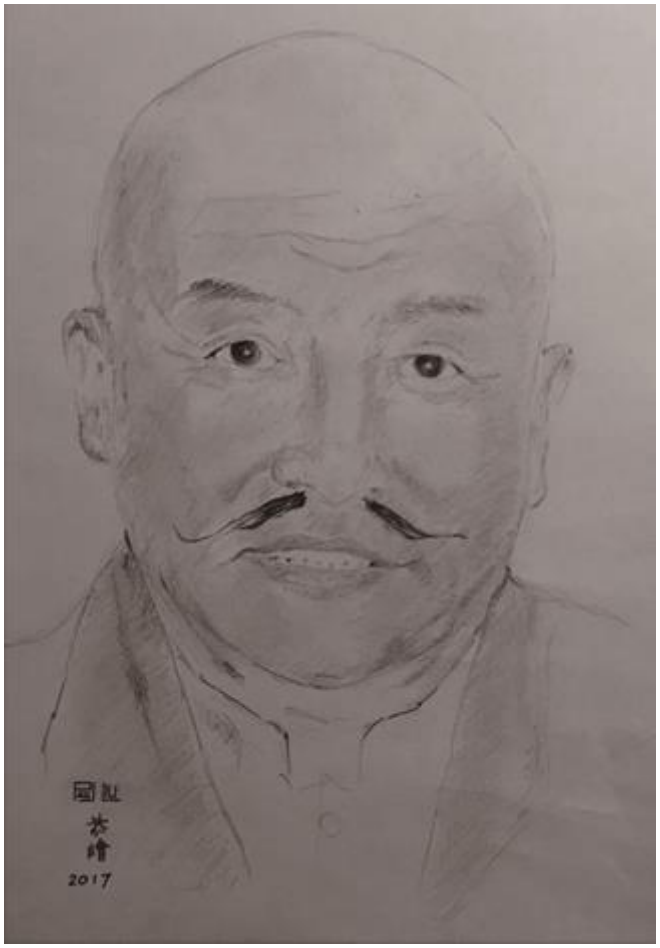
ཞེས་ཀཿབཀྲ་ཤིས་དགོན་གྱི་གྲྭ་འབངས་དཔང་མཁན་པོ་བསྟན་འཛིན་ཉི་མས་རྗེ་ཉིད་ཀྱི་འཇམ་དཔལ་འོད་གསལ་ཁང་དུ་ཕྱི་ལོ་༢༠༡༧ཟླ་༡༡ཆེས་༢༥་ལ།

2017 年 11 月 25 日噶札西寺堪布邦·天津尼瑪書於其文殊光明屋

仁波切與敬安仁波切於尼泊爾

仁波切與敬安仁波切於美國岡波巴中心，2016 年

仁波切與堪千尼瑪嘉稱及堪布天津尼瑪



永懷上師

Paul Liu

如父上師諄諄導　傳承口訣不吝教
頑劣弟子不得曉　悠悠忽忽二十載
浪費生命直到老　上師示現解脫道
才知悔悟已遲了　秉持師訓觀自心
金剛兄弟和睦處　唯有精進修心持
方能點滴報師恩

三寶月增於上師涅槃後有感而發

莊嚴寺初見上師　眾人頂禮怯上前
初聞傳法心極喜　終就上前求皈依

囑付先修四加行　四無量心菩提心
七支坐法是前行　時時叮嚀要常坐

如是匆匆二十載　前時才嘆弟子老
今日上師已先行　遺言從此不再來

弟子單留於濁世　無依無從無所靠
惟依上師所教授　暗夜摸索尋明燈

無離上師祈加持　所有教言牢記心
常念觀心之殊勝　終能明見本初覺

上師之恩深如海　願能不忘前誓言
生生世世續修行　將來成就報師恩

三寶弟子

仁波切於尼寺開光期間對鄉民開示，2014 年

朗朗乾坤中
欽點一妙心
加減皆毋用
布遍任運恩
法雨甘露施
脈承釋迦宗
常斷不為限
存乎逾輪涅

高玉芬

流轉輪迴

頂禮根本上師

浪跡天涯之孤兒　猶如無根一朵雲
輪迴流轉迷不停　世間八風顛亂狂
滄海桑田幻化網　未知本俱大智光
今承父心悲攝受　直指本性自解道
剎那覺明豁朗然　流浪孤兒不飄蕩
父所在處兒所依　父即吾心是家鄉
菩提本源同根生　了義虛空一味嚐

仁欽旺嫫 恭謹合十

憶念上師

西元二零一七年十月十五日早上，我與師兄薛永隆、魏杏娟三人，相約一起開車前往紐澤西岡波巴中心，探望上師朗欽加布仁波切。當步入中心大門，就隱約的感受到空氣中似乎瀰漫著一股凝重的氣氛。到訪的許多西藏人和弟子們，每個人的臉上都難掩些微的焦慮和不安。大家都壓低著嗓門談話，深恐驚擾臥病躺在內房休息的仁波切。一向不拘小節、行動莽撞的我，也不由得提起一顆警戒心，安靜地等候進入內屋去覲見上師。

為預防仁波切虛弱的身體受到外菌感染，我必需在房間門口先以殺菌液消毒雙手、戴上口罩。然後，跟隨堪布天津寧瑪躡手躡腳地走近床邊，向上師行三頂禮。如往常般，看見上師心中十分歡喜。待抬起頭仔細觀詳，發現安祥的躺在床上的仁波切，在短短的幾個月內，身軀竟被病痛吞噬的如密勒日巴般。內心不禁湧上一絲難過和不捨，默喚聲：「上師真可憐！上師真辛苦啊！」念頭剛生起，立刻回想到以前閱讀密勒日巴傳記，書中有一篇文章描述密勒日巴向馬爾巴大師求法的經過。

馬爾巴告訴密勒日巴說：「你若想求法，首先需答應幫我在山上修一間裝經書的石屋。」於是，密勒日巴就從山下將石頭建材一塊一塊的揹扛上山。但是，當石屋快修好時，馬爾巴又要求全部拆掉，並且必需將石頭再揹回山下原處。經過幾日，馬爾巴又要求密勒日巴在另一座山上蓋一所修禪定用的小屋。當蓋了三分之一時，大師又令他全部拆毀。如此這般，房子蓋了又拆、拆了又蓋；揹扛石頭上山、又揹扛石頭下山。密勒日巴的手腳都受傷了、皮膚刮裂了；背上也磨出三個流著膿血的瘡。背瘡結疤後又磨破、磨破後又再結疤，非常痛苦難熬。

有一天，我告訴仁波切說：「密勒日巴太可憐了！」仁波切微笑的回答：「你的顛倒無

知才可憐。馬爾巴大師給予密勒日巴各種磨難和大小苦行，都是為清淨其過去所造的諸多殺業和罪業啊！」我終於明白，上師是以大悲力示現承受疾病痛苦，希望弟子不要執著「四大聚合的幻化蘊身」，應執「無常」為修證道用。

內心默默地誠摯祈請上師長久住世，繼續引導我們直至趣向解脫之道。退出仁波切房間。下午三點，依依不捨地離開中心，驅車返回康州。將近午夜，接獲消息得知上師已經在下午五點二十五分左右，於入定中示現涅槃。推算時間，正是我們返家的路途中。誰能預料今日竟然是我最後一次覲見上師。真後悔自己應該在床邊多陪上師一會兒，內心想起不禁覺得一陣唏噓。

回憶二十年前，因緣聚會，我在美國第一次接觸佛法。之後，陸續地隨緣皈依幾位顯教師父，聽聞一些簡短的開示。雖然自己平時很喜愛閱讀佛教書籍，但是內容幾乎不離「諸惡莫作，眾善奉行」。某一天，忽然接到一通學佛朋友的電話，他一開口就急促的說道：「有一位西藏仁波切剛抵達紐約。他是金剛手化身、擁有許多殊勝的傳承、是大手印和大圓滿都修證圓滿的成就者……。下個星期仁波切將在莊嚴寺講課五天，你一定要趕快把握機會報名參加。」當時，只覺得這位朋友像推銷商品似的，一連串從未聽過的化身、大手印、大圓滿等詞彙，聽的我滿頭霧水。最後，因為撇不過他熱情的介紹和推薦，只好答應跟隨他上山去聽課。〈後來這位朋友也成為我的善知識之一〉

在莊嚴寺的辦公室和仁波切見面，第一個印象是親切中略帶威嚴。我覺得親切，是因為他的體型和嘴上蓄留的鬍子，極似我曾拜於門下的一位道家師公。在山上，我每天都很認真的聽仁波切講解《岡波巴解脫莊嚴寶論》。這是我第一次聽到比較詳細的大乘佛法，心中法喜充滿。

上課的最後一天，我首次接受密乘灌頂。至今猶記得在儀軌剛開始時，突然莫名的淚流不止。當全體學員排隊到法座前領取皈依證，以及接受仁波切在我們頸上圍繫一條加持吉祥紅線時，在旁邊幫忙的那位朋友，笑著對我說：「嘿嘿！這條紅線綁住你，從今以後你可跑不掉了。」果然，在下山回家的車上，我喜悅地告訴同伴們：「我已找到師父了。我不再到處尋覓了。」直至今日，如當年所諾，我已追隨上師整整二十年。

仁波切是以比較傳統的方法教導弟子。他要求弟子應老老實實、按步就班，也就是漸次第的方式學習。我自認根器非屬頓銳，此方法倒也相應。上師常以蓋房子為喻：「必需有好的基礎，房子才會堅固。」人云：「學佛第一年，佛陀在眼前。」因此，剛開始的幾年，我充滿強烈的學習心，也十分精進，對上師所指定的功課都能遵循教誨，逐一奉行。當我終於圓滿大手印四加行，前往報告上師時，內心興奮的如同考滿分的學生，十分驕傲。殊不知這正中了「執我」的圈套。上師總是十分慈悲，也不直接點破。他會讓弟子自己去發現，然後反省改過。上師真是了解如何因材施教啊！

身為佛弟子，內心都期盼能於有生之年前往印度朝聖。終於有一次機會，得以跟隨上師和幾位師兄共同圓滿此心願。在菩提伽雅，仁波切帶領我們登上大覺寺的二樓給予簡單的開示；在佛陀成道的菩提樹下金剛座打坐；圍繞大覺塔經行、作大禮拜；並先後朝禮佛陀初轉法輪的鹿野苑，那爛陀佛學院的遺址、靈鷲山、恆河、娑羅雙樹〈涅槃堂〉等地。一路上，上師好像是一座活動的佛教經典寶藏，不停地為弟子們詳細解說和開示佛法。上師彷如佛陀再世，應以何身得度者，即現何身而為說法。

在我的眼中，上師是「班智達」也是「古薩里」。他精通聲明、因明、內明、醫方明、工巧明。他也是一位學識淵博的學者，因而獲得直貢噶舉法王頒賜〔朗欽巴〕〈遍智道者〉

的尊銜。仁波切的教學方法嚴謹而不刻板。從早期講解《大乘精要》，《般若波羅蜜多心經》、到近幾年一連串的講解密續的《頗瓦法》、《中陰總義》、《五毒自解》、《普賢王如來祈願文》、《斷境施身法》、《恆河大手印》等豐富的法寶，幾乎是毫不吝惜的傾囊相授。此外，仁波切也傳授許多直指心性的口訣。可惜根器愚鈍的我，至今只能領悟到其中的皮毛。

仁波切的個性十分隨和、風趣，有時也會如頑童般，每次對我開玩笑說的話，我都會認真的執以為真。等到發現上當了，卻見上師在一旁高興地哈哈大笑。有一次陪上師在飯後散步，對談中，可能發現弟子最近的學習略有進步，或對他所講授的甚深教法稍有體悟，仁波切會心情愉快的在當下跳起金剛舞。受到仁波切大慈無邪的攝受感染，也不自禁的跟隨上師背後，依樣地畫葫蘆。師徒兩人忘我的沈醉其中，不知道這是否就是仁波切所講「如置身於虛空」的覺受？〈嗯，想太多，又要被敲腦袋瓜了。〉

仁波切是西藏康區囊謙二十五族，鍾巴家族的長子。年輕時就失去雙親，後逢西藏發生國難，於是一肩扛起責任，帶領全地區的男女老少，從家鄉翻山越嶺、一路上為躲避槍雨追逐，晝宿夜趕的歷盡千辛萬苦，終於逃亡到印度。因為逃難時在雪山中行走多月，雙腿長期浸泡冰雪，造成日後必需時常承受風濕之患。因為曾體驗過逃亡生活的艱苦，上師非常珍惜物品，也養成廢物利用的習慣。有時候在飯後散步，若看見有人在家門口或車庫前，丟棄椅子、桌子、甚或幾枝鉛筆，他都視如獲至寶，開心地撿回去修理、再使用。這是上師以身作則教導弟子應該懂得惜福。

有時候自己修行懈怠。抵達中心後，發現上師好像已瞭如指掌，見了面就會輕輕責問，但很快地又會鼓勵弟子說：「聽聞佛法和實際修行，兩者如同鳥的兩隻翅膀。一隻鳥必需具備雙翅，才能遨翔天空。」有時候，頭腦中想著一些問題，但尚未發問，上師已給予答案。真讓弟子懷疑上師是否有神通？曾經幾次嘗試詢問，仁波切每次都板著臉說：「不知道。」哇！不承認又不打妄語，這是多有智慧的回答。

十分感恩上師的慈悲，加持力無時不在、無所不在。家中幾次遭遇事故，都不可思議的逢凶化吉、化險為夷。弟子深信這都是三寶和上師的怙佑。偶爾，上師會突然的在我的頭上敲一下、或在我的後背打一下。感謝上師，又在替弟子淨除業障、阻擋障礙。

仁波切到美國的主要目的，就是希望尋找一方居所，能夠安靜地整理法本和撰寫西藏歷史，以留將來僧侶和學人能夠依之修行或作學術參考。上師除了在岡波巴中心開課教授，從不舉辦對外公開的大型法會或灌頂。本中心二十年來僅攝受一些有緣弟子，人數大致維持在不增不減。弟子認為倒也十分符合法性的功德。仁波切也會應邀前往加州、阿拉巴馬、芝加哥、日本、台灣、以及歐州各國弘法教學。正如蓮花生大士伏藏所授記：「當末法時期到臨時，北方康地的統治者，一位瑜珈士，智慧及力量如人中獅，將身扮多重角色、肩負無數任務，利益解脫無量有情眾生。」

上師臥病後，早已預知時日，因此對日後諸項事宜都逐漸作完善的安排，並陸續地將自己小佛堂內的珍貴佛像一一轉贈。當我知道此事以後，心中十分著急，當面告訴上師：「最尊貴的上師佛千萬別送走。」幾次藉著向上師求法的緣起，希望上師長久住世、常轉法輪。奈何弟子福報不足而未能如願，上師如幻的色身還是離我等而去了。

雖然弟子知道上師的法身常存，但是此刻仍要懇求上師，暫且允許尚未開悟的愚癡弟子，今日因驟失具恩的如父吉祥上師，瞬間如孤兒般無所依靠而哀泣一宿。待天亮後弟子一定會拭乾眼淚，重拾上師所傳授的珍貴法教，繼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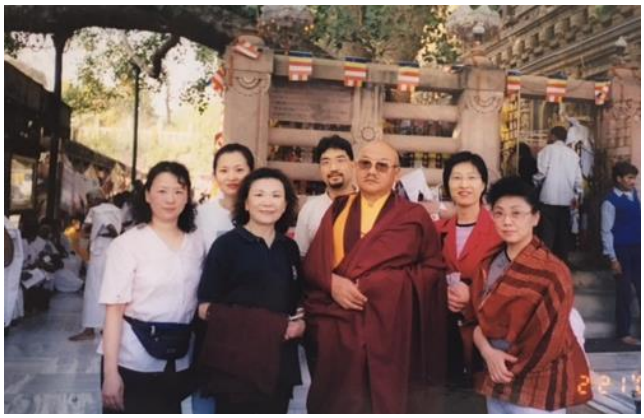
精進修持。祈願自己早日得見清淨赤裸自解的本智，於平等法性中與上師相融無別。

師在世時我沈淪　　今我醒悟師滅度
懺悔此身業障重　　不見恩師法性身

恭敬頂禮祈請上師早日乘願倒駕回航，以大悲力再度諸有情。願以此功德回向十方法界一切諸眾生，共乘般若船，同證無上道。

弟子玲達謹以此篇《憶念上師文》，誠獻具恩的如父吉祥上師朗欽加布仁波切。此為弟子對上師的一次俗諦法供養。圓滿完稿於美國康乃迪克州自宅，西元二零一七年十月十六日吉祥時。

於莊嚴寺，1997 年



於菩提迦耶，2001 年

那一年的冬天 特溫暖 ☺

2013 年，我一個人帶著唯一的兒子到了美國。我從温暖的台灣來到一個冬天大雪後就極寒凍的NJ.。說真的，這裡的冬天我並不是那麼適應。我在下大雪的日子出門，總覺得自己快吸不到空氣，這裡實在太冷了。所以平常並不是那麼容易感冒的我，那一年卻常發燒感冒。

可是在這大雪的寒冬中，最讓我覺得温暖的是，每當我和兒子去拜見老仁波切時，仁波切總像一位慈祥的父親，伸出雙手接待我們。每次老仁波切與我握手時，他老人家都會對我說：」哇！這麼冰的手？」我都回答說：「仁波切，這裡的冬天真的很冷！」之後，仁波切就會接著說：「我知道你辛苦！」我就告訴仁波切說：「您放心，只要有佛法在，我不辛苦。哈哈！」仁波切也笑笑說：「那很好！」然後，他又會對我兒子說：「要好好照顧媽媽！」

現在回想起來，剛到美國的那一年冬天，常常受到老仁波切慈愛的關懷。他那雙厚實温暖的手，瞬間彷佛能融化外面的冰雪、温暖我內心的寒冷。我和兒子都非常感恩老仁波切給予我們的慈悲相待！

寶寶 2017 年 10 月 21 日

如父之師 – 朗欽加布仁波切

我自認為自己的人生是在認識仁波切之後才開始扭轉、變得更有意義，也冥冥中覺得自己來到美國終究的目的是為了認識仁波切。

1997 年認識仁波切之時，是自己人生最為困頓的階段：論文毫無著落、經濟拮据，學佛也學不出太多的道理——喜歡打坐卻不知道打坐會坐到哪裡、深怕自己走火入魔。那時，真的只希望有位師父可以一步步地帶領自己走向「成佛之道」，將自己從火宅地獄中解救出。那年仁波切因因緣來到美國東岸弘法，衝著仁波切是文殊師利菩薩轉世的名

聲，愚慧的弟子在費城接受了此生第一次的灌頂─文殊師利菩薩，心裡只祈求可以早一點讓論文有點頭緒。

然而，在見到仁波切、聆聽了仁波切的法教之後，心裡只覺得：「啊！就是他了！」之後，自己摸索地看了－些「密宗」的書籍，或是也開始接觸－些仁波切，但總只覺得只有朗欽加布仁波切講的法自己可以理解，並且可以除去自己對佛法的疑惑。於是在那年年底，不顧論文的壓力，自己隻身從費城搭巴士前往理海接受四臂觀音的灌頂，目的只為「觀察上師」。因緣間、在不明究理的情況下，向仁波切請求《四加行》的傳授，當時仁波切只是淡淡地回答：「再看看。」便無下文。或許上師也要觀察弟子吧？回費城後，不知所以地發燒，昏睡了兩天兩夜，夢中記憶所及，是不斷地看見四臂觀音。

次年夏天，仁波切終於開許傳授《四加行》。喜悅之餘，卻也聽得前輩的告誡：「朗欽加布仁波切以嚴格聞名。求得四加行之後，必需每日持修；一旦中斷就必需重新開始。」權衡自己莫名對善法的渴求以及修法不可中斷的教誡，終於還是懷著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往領授教法。之後，每一個加行的 111,111 次，都是－個個的挑戰─畢竟在工作之餘，想要在一定時日內完成《四加行》，必需具有相當的毅力與體力。也畢竟當年還算年輕，多灌幾杯黑咖啡，每天早早起床打拼次數，也還撐得下去。日後仁波切在幫我在他所撰寫的《四加行》釋義的書中提字便寫著：「願你之修習，如飲用咖啡長久不斷。」

僅管自己對教法仍然懵懂無知，僅僅抱著求完成次數的心態，最終也圓滿了《四加行》。欣喜若狂地向仁波切報告時，仁波切笑笑地說：「雖然你不是兔子，只是一隻慢慢爬的烏龜，但最終還是讓你爬到終點了。」弟子我不知是悲是喜，好像當烏龜也還可以吧？

之後，仁波切傳授的教法便是《大印五支》。自初受法修習至今已十餘年，一切不再是次數而是心證。只記得當年我在持誦完本尊咒「十萬」次時，高興地再次向仁波切報告，仁波切只是笑笑地說：「是每一個咒字十萬遍，不信去問敬安仁波切。」見我一臉困惑，仁波切又說：「本尊咒的持修－輩子的事。」向敬安仁波切確認後，並計算總次數後當下崩潰──這果真是－輩子的事，從此再也不敢言次數地日日修持本尊。

《大印五支》修習之路的漫長，雖然這些年間仁波切仍不時地授予口訣，但愚慧弟子我卻總是不察而感到心灰意冷。某日在仁波切的書房裡，仁波切一如平常笑笑地問：「密勒日巴大師和岡波巴大師最後告別的故事你聽過嗎？」弟子我不知天高地厚地回答：「當然知道！密勒日巴大師拉起破舊布衣的裙襬讓岡波巴大師看他長滿老繭的屁股，並告訴岡波巴大師：『這是我給你最後的口訣。』」仁波切笑著問我：「不需要讓你看我的屁股吧？」弟子我窘迫無言之際，連說不用。只是上師的用心良苦，一定要這樣嗎？

在仁波切圓寂不久後，弟子協助敬安仁波切翻譯朗欽仁波切所著的《上師薈供儀軌》，打字、潤飾並細讀儀軌之餘，猛然了解仁波切早在過去幾年間完全教授整部儀軌的精華給我，愚慧弟子卻渾然不覺。羞愧之餘，愚慧弟子僅能持續修持仁波切的教法，盼於修持乍現的光芒中得些許上師的智慧。

仁波切的涅槃對我而言，自己其實沒有太多的悲傷──畢竟，上師只是捨離了他敗壞的色身，法身卻常在。自己不時覺得仁波切仍然在我們身邊怙佑著我們；但也不時地思念著仁波切。這二十年的緣份，足可以將襁褓中的嬰兒撫養成人；也許，這也是自己該「轉大人」的時候了。感謝上師的所授予一切，愚慧弟子僅得以祈請上師、持續修持仁波切的教法報答師恩。也祈請仁波切不嫌棄弟子的資質駑鈍，依於仁波切的大悲，讓弟子於來世生生世世中再追隨學習教法，直至證覺。

貢確杰哇拉姆

仁波切傳授《恆河大手印》圓滿．2016 年

憶老仁波切

三月是爸爸，Dave 和我每年最期盼的，因為老仁波切和敬安仁波切會來 Huntsville。雖然只有一個禮拜對我們來說是非常的興奮。特別是供養兩位仁波切的那一天。爸爸會看著他的老酒說是喝红的呢？還是喝白的？爸爸常說好酒好菜好招待。因為做菜不是我的强項，所以爸爸對我的厨藝是不太放心的。隨然老仁波切對吃總是很隨意的，但是為了表達心裡高興他的來到，我們都想要好好表現一下。Dave 最拿手的是烤 Biscuits。因為他說老仁波切喜歡吃 Biscuits。我對用烤箱比用爐子要有信心所以烤牛肉，飯後爸爸會和老仁波切說一些抗戰時期的故事，Dave 就忙著把他看的佛教書籍都拿出來請老仁波切過目加持。

我不是一個用功讀書的好學生。有一次我跟老仁波切說我都没有好好的讀經，心裡有些慚愧。聽到老仁波切說：「持咒，你可以持咒，要專心持咒。」我的心放下了，慈祥親切的老仁波切是我們心靈裡的一盞燈，照亮了我們人生的道路。

在老仁波切身體不適的時候我們担心，不捨。當老仁波切圓寂與佛同在。我們感到安慰。這是 2016 年 3 月在家中與老仁波切，敬安仁波切的合照。四個月後爸爸離世。享年 98 歲。這一年多我失去兩個我最敬愛也是我一生中影響最深的人。感謝佛，菩薩保佑我們有緣皈依在老仁波切門下。願此緣永續[1]。

Judy Chi

仁波切於 Huntsville

[1]編按：文中提及之亓冠文教授是位文武全才之修行者，對儒釋道三學有專精之研究。因感於當是之污亂，而提出「三三宏道」之說，為仁波切所推崇。亓教授之專文《三三宏道　救世工程》曾刊載於本雜誌之第 13 期，有興趣之讀者可參考。

綜觀仁波切在台灣弘法將近 30 年，過程是備極辛勞及多有阻礙但仁波切都是淡然處之而渡過！而仁波切的身體健康一直都是很硬朗少有病痛，記憶所及–早期 20 多年前在頂好中心時，法王有一天來電告訴仁波切會有健康上的關卡並囑咐仁波切要修什麼法門，但仁波切說：「我〈仁波切〉對根本上師昆努仁波切有信心，隨即閉關數日，問題就消除了！」而 2017 年仁波切的回歸法界～本來眾弟子信眾都認為以仁波切的健康最少到 85 歲是沒問題的，但哪知仁波切就突然的示現人生無常來警惕弟子信眾，要在菩提道上精進不能懈怠！在仁波切還在世時，不但是弟子信眾的恩師也是弟子們的大家長，對弟子是恩澤加被！在仁波切離去後弟子們湧出無限的思念溢於言表，但這是孺慕感戴思念之情，不是悲傷！因為仁波切是當今世上少有的生死自在的大修行者呀！

我福太薄，上師已到眼前，竟不識上師尊，再外漂流 12 年，待我回他身邊時，上師尊示顯法身給吾。懺愧！懺愧！真懺愧！

貢秋札西卓瑪

我記得三年前左右，朗公在台北岡波巴中心某一個法會時，中午用完餐後回中心，老人家坐法座上，我忽然跑去向老人家說：「仁波切，傳給我~大圓滿！」朗公啥表情？理都不理！真失望！隔年，過了幾個月後，朗公是從台北回美後又趕緊回台參加教主法會，我又再一次厚著臉皮向朗公求~大手印，而且是我要求何時，何日口傳于我，這次！朗公居然答應且親傳~帝洛巴版本的大手印教法。自此之後……朗公對我是好的無話可說，連今年我向老人家提及在台北過年及親教止觀禪修，老人家不僅在台北過年，連上課時都親自觀看各位師兄打坐的各種儀態二次！讓我非常感動，這輩子銘記在心！

陳凱政

憶念恩師點點滴滴

頂禮 如父大恩根本上師金剛持仁波切

不知我與恩師之間是何因緣，將近二十九年相識，他那慈祥帶著威嚴的面容，時而爽朗的笑聲，慈悲且有求必應解決我諸多疑難，特別是我自身體驗到各種神奇事蹟，實在令我難以忘懷。或許像多年前，恩師親口說「老弟子之一的我，對他不變的信心正是師徒間三昧耶誓言的要義。」怎知無常這麼快，恩師已回歸法界，我再也聽不到他的教導，不能為他換穿鞋，不能下課後一起用餐，扶著那大而溫暖的手陪他在公園散步…，想到這裡，眼淚不覺地又奪眶出來。

回想大四〈1989 年〉寒假前夕，偶然從《慈雲雜誌》看到「大悲觀音化身」的直貢法王初次蒞台弘法訊息，當時因研讀佛法概論有些時日，自己又對觀音菩薩有信心，順著因緣在 1 月 28 日就皈依法王，讓我進了直貢大家庭也開啟我與恩師相遇之路。幾個月後，我收到「直貢噶舉顯密精舍」寄來的法訊，原來是法王指派恩師為直貢首位駐台代表，並給予台灣信眾在佛法與傳承上的教導，法訊簡介還提到恩師是教派裡最熟悉道次第的上師，因此法王特別給予「朗欽巴」的稱號。那時恩師教授第一門課是「大手印禪定心要前行」，光看名稱我很好奇心動想一探究竟，其實這是岡波巴祖師的《解脫莊嚴寶鬘論》。恩師教得很詳細完整，讓我在佛法基礎有了正確不迷信的認識。

本來我對恩師沒甚麼深刻印象，更別說有信心，直到有一天在精舍課程結束後，我沒回家而逗留在中心欣賞壇城佛像，怎知恩師突然走近身後指著我的腰椎說：「你這裡是不是會痛？」我頓時愣住心想：「仁波切怎會知道我的宿疾？」回頭想問恩師，他卻不再多說一句。想想這是恩師以神通力來攝受我，而且點到為止，好比佛菩薩運用善巧方便度化眾生一樣。從這天起，我與恩師的師徒關係進展到更深一層。

由於服役的部隊發生好兄弟侵擾事件，有幾個老兵被附身，我也被影響而驚慌地不能成眠，不得已打電話向恩師求救，他先是寄送法藥加持我恢復精神，更在 1991 年 5 月 8 日這天帶著兩位喇嘛親自從台北南下高雄營區舉辦超渡儀式，從此部隊是一片安寧，大家和我都非常感謝恩師不辭辛勞頂著酷熱天氣，為我們這群愚昧無助眾生解決多日苦惱，這不就是佛菩薩慈悲對眾生的法施與無畏施嗎？

退伍後我回到顯密精舍，那時恩師賜與有緣弟子每人一套西藏式居士服，然後在瑪爾巴與密勒日巴祖師圓寂日，眾金剛師兄和我都穿這服裝，由恩師領著一起共修紀念法會。似乎是修著修著，吉祥夢境就常出現在我身上。1992 年 11 月 19 日，這是印度直貢強久林開光典禮的日子之一，恩師率領精舍弟子前去參加，忙著研究所考試的我雖然沒去，卻在當天清晨做個夢，迷糊間聽到有人喊說：「達賴法王要開講《解脫莊嚴寶論》了。」接著我驚醒過來，心想到：「沒錯耶！」按照時程，達賴法王會在這天在強久林教授這部論著，好神奇喔，如果我沒醒來會不會神遊去印度聽課呢，哈哈！

1993 年 6 月某日，清晨時我做了個夢，夢裡清楚見到恩師右手拿著一支香走向一座觀音像〈感覺是要做開光儀式〉，就在靠近觀音像時，恩師右手臂突然發出五種彩色光芒〈或祥雲〉，沿著香慢慢傳遞到觀音像身上一圈圈環繞著。後來，我向恩師報告這個夢境，他顯得高興萬分，旁邊師兄說：「這五色光芒表示仁波切是大圓滿成就者啊！」果真如此就太不可思議了，但我有何福報能夢見恩師的成就徵兆呢，實在是要感謝恩師慈悲攝受與傳承上師聖眾加持。

有一次，遵師指示我們在精舍大堂做觀修，恩師則在他的房間裡閉關，結束後恩師走出房間對我說：「剛才觀修時，你怎麼一直心神不寧很害怕的樣子啊？」。我聽了心想：「哇！，連我腦袋的想法狀態，都躲不過仁波切的法眼，他一定有他心通」。有一天隨恩師在精舍餐廳吃飯，我向他說明自己身體疾病，只見恩師雙眼突然轉上朝他頭頂看，再回復平視對我點點頭，表示「他看到了」。這些都是我親身經歷，不過，恩師曾說他不喜歡人家說他有神通力這回事。

中心輾轉搬遷到士林，可是一些因素，讓恩師決定在 1996 年離開台灣回去尼泊爾，我忙著工作錯過向恩師送行，師徒法緣暫時中斷。在此不久前，恩師曾喚我進他房間說：「老弟子都離開了，為甚麼你還繼續留下來跟隨我？」我回答說：「我對您的信心不變。」恩師高興地拿出有關三昧耶誓言內容向我說：「這樣師徒間的三昧耶沒有衰損。」果然沒多久，幾年後的 1999 年，台北岡波巴中心成立，我與恩師重逢了，師徒法緣自然又接續著。

2008 年 5 月初，因為忙著工作與家庭，有好長一段時間沒有去拜見恩師和上課，突然某天在夢裡我見到恩師，他說：「你快來找我，有禮物給你…」醒來後我雖然納悶，但還是上網查看岡波巴中心的法訊，得知恩師在 5 月 10 日於天龍山主持煙供與放生。當天我準時來到現場，首先去拜見恩師，他高興地說好久不見，我向他稟告夢境內容，他就說他寫的《大手印五支證道歌》中文版剛印刷好，旁邊的蘇媽跟恩師提到要贈送我一本，接著恩師就在書開頭處寫下偈語並簽名送給我。感恩尊師，這的確是珍貴的禮物啊！

2012 年，在台灣唯一次的文殊閻魔敵大修，恩師親自帶領閉關唱誦，記得那聲聲呼喚本尊的獨特音調，深深吸引並感動我。那時當我唸著保護咒時，因為心裡祈求本尊要保護恩師健康長壽，不知怎的，眼淚瞬間如潰堤般湧出不停，驚動恩師下座時走到我身旁查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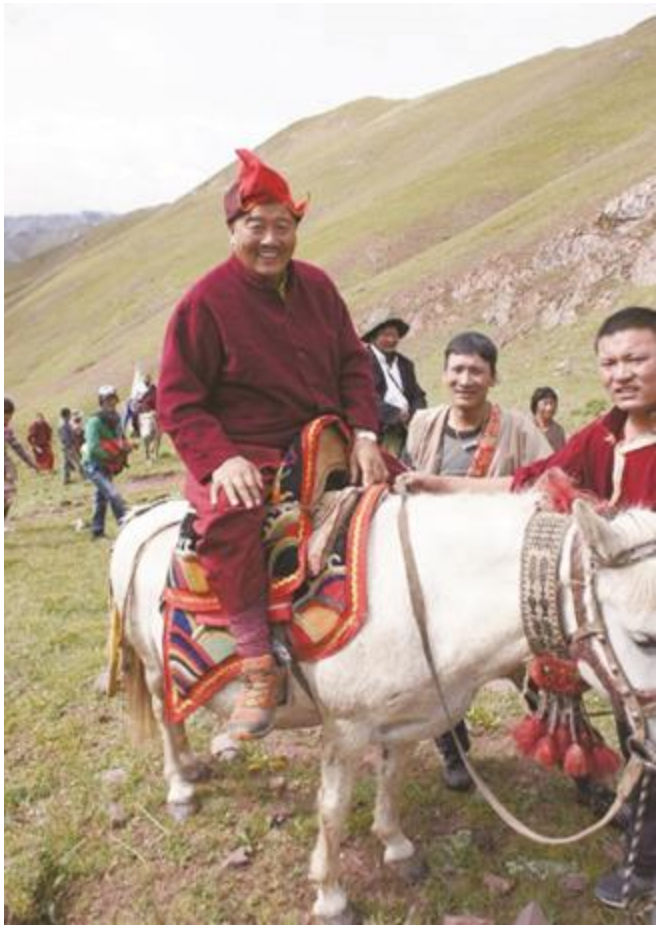
2013 年 8 月 5 日，在蓮池閣和恩師共進午餐，結束後我走在他後面，目睹他老人家右手抓著扶手，吃力地撐著身軀緩慢上樓梯，這一幕讓我想起朱自清寫的《背影》，於是眼裡心中一陣陣酸楚湧上…，二十多年轉眼消逝，無常真正說明了歲月不待人哪！我不再年輕，恩師的金剛化身也是一樣。傍晚時分，師兄師姐與我一起陪伴恩師去大安森林公園散步，這時我看到的是拿雨傘當手杖的老人家快步走在前面，這幅景像竟然和我年邁父親走路運動時一模一樣…。是的，恩師就像是我另一位父親，所以我對他才會有以上這些總總感覺罷。

雖然恩師說他不再轉世，可是眾金剛師兄一定和我一樣，真心期盼再次與他相遇，不管何時何地，因此得知恩師圓寂後，信筆寫下一首偈頌，祈願恩師慈悲不捨我們乘願再來。

頂禮 大悲具恩根本師蓮足前

無生法身普賢本初佛
無礙報身文殊閻王敵
大悲化身直貢大譯師
朗欽稱揚具有加布名
深圓大印傳承持有者
悲智引導愚昧徒子吾
灌頂加持口傳甚深法
本俱智慧剎那真實現
浩恩上師悲憫有情眾
祈願嶄新花蕊速綻放

直貢噶舉弟子 慶列多傑〈事業金剛〉
郝中蓬 敬書　　2017/1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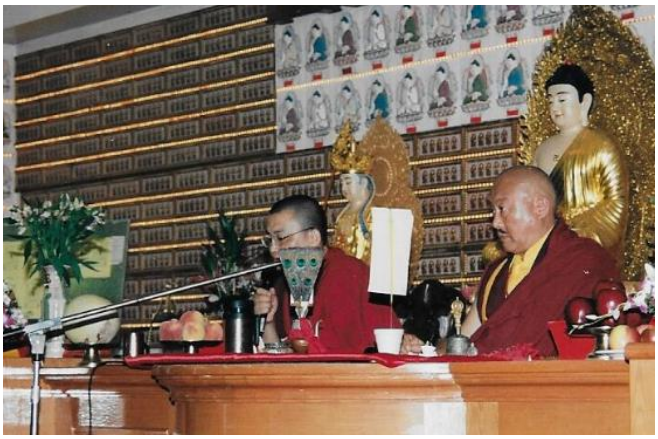
仁波切於青海

對仁波切的憶念

頂禮如父恩師　　朗欽加布仁波切

我第一次見到仁波切是在 1997 年。我剛從台灣回到美國，那時已經是星期四的晚上，女兒小芬跟我說：「星期六普門寺有法會，是一個姓仁波切還是叫仁波切的人來。」因為那一年的春天，我曾到溫哥華去參加佛光山辦的世界佛光會，我第一次看到喇嘛，身穿露出一隻胳臂的衣服，我很反感〈現在我一直為當時的無知感到慚愧〉。我想，台灣漢傳佛教都穿得很嚴謹，怎麼有出家人穿這樣子的衣服？我就問小芬，是那種袖子只穿一半的師父嗎？她說大概是。我就罵小芬：「沒有師父就沒有師父，要請也要請正正式式的出家人，怎麼請那種衣冠不整的。不行，把他推掉。」小芬說：「媽媽，現在已經是星期五淩晨，人家星期六

要來，怎麼可以推掉呢！」後來我就跟小芬講，那樣衣冠不整的人，最好不要請到普門寺。小芬說：「媽媽，這次不行了，下不為例。」那次仁波切住在浦靜芳家，於是我就先去浦靜芳家，再與戴宏箕等人一起坐車去普門寺。在車上我看到仁波切的簡介，上面有寫仁波切在整理佛經。我就想起我祖父，他以前也經常做善事、買佛經去送人。因為看到仁波切在整理佛經，我就昇起了一個動念：「這個人我要扶持！」星期六下午，仁波切到普門寺，他問大家有沒有皈依？我說雖然我沒有學佛，可是那時普門寺開光，我們皈依過星雲法師，這算不算？他說這個算！所以那時雖然不懂什麼是灌頂，可是就被灌頂了，那次灌的是綠度母。送仁波切回浦靜芳家後，我就跟孩子們說：「我今天遇到一位仁波切，他在整理佛經。他居無定所，這個弟子住一個月，那個弟子住一個月，這樣子心會不定。所以媽媽要在紐約租個房子給他，讓他安定下來，專心把佛經整理出來。」孩子們說：「媽媽，你要做什麼，我們都贊成、不會有意見。」



仁波切於費城普門寺弘法

後來我跟Raymond聯絡，他就約個時間見面，有葉小姐、張萬生、小芬等七、八個人。Raymond 說：「這位葉小姐有些錢想幫助仁波切買房子，但是可能錢會不夠，即然你願意幫助仁波切，可否請你幫助買房不夠的部份？」我就答應了！這是美國岡波巴中心的由來。後來仁波切曾跟我說，在我還沒認識仁波切時，浦靜芳就已曾帶仁波切去過我在費城的家，那時仁波切就知道他會認識這個家的主人。

那時我根本沒有想要去親近仁波切，只是把錢匯過來而已。後來仁波切曾對他人說他想要幫助我學佛，但不知如何開口？因為依藏傳佛教的習慣，弟子要先主動去請法才能教，但我又沒有去請！過了一陣子後，有一天浦靜芳跟我說：「我們的上師病了！」我問：「什麼上師？那個上師啊？」「就是那個你幫忙他買房子的上師啊！」所以我就與浦靜芳一起去看仁波切。仁波切叫我早上有空時唸度母祈請文，口傳給我。可是老實說，那時我真得聽不太懂他的國語。後來我從台灣打電話給仁波切，問他祈請文要怎麼唸？仁波切說在唸祈請文之前，要先皈依發心。我問他什麼是皈依發心？可是仁波切的國語我聽不懂，剛好戴先生在中心，所以他請戴先生告訴我。所以我的度母祈請文是戴先生「口傳」給我的！仁波切說先要皈依發心，結尾要迴向。我問迴向是什麼？他說就是把這功德給大家就對了，這個比較簡單，反而沒有叫我去唸迴向文。

那個時候的我，不知道要請法，也不知道要上課，直到有一次我到了美國，浦靜芳約我一起去看仁波切。那時候仁波切要到台灣，張萬生問我仁波切能不能住我那兒？我就答應了。但台灣社會比較封閉，比較不能接受一個出家人住在單身女子家中。所以每一次仁波切要回台，我就叫小芬也回台灣來，陪仁波切也陪我。還好那個時候小芬比較有時間，可以在家上班。就這樣慢慢的接觸佛法，才知道要學、要上課。後來劉國威的媽媽到我家來看仁波切，她跟我講仁波切以前在台灣被冤枉、被欺負的事，我聽了就很生氣，怎麼欺負這麼好的一個人。我想到中國人有一句話：「在哪裡跌倒就要在哪裡爬起來。」那時候我認識仁波切不深，也沒有向仁波切求法，可是我就覺得他是一個這麼好的人，我應該幫他。我覺得仁波切的名譽應該要恢復，恢復的地方就是在台灣！

2000 年時，我大安路房子的房客搬走了。我就跟仁波切說：「仁波切，我有個房子，地方很小。假如你要做台北中心，不知行不行？」

仁波切說可以呀！我說：「我聽了國威的媽媽說了你以前在台灣的事，覺得那些人很不應該。在台灣有一句話：在哪裡摔跤就要在哪裡爬起來！希望你在這裡能把你的名譽恢復，把以前人家對你的誤會通通排掉。」仁波切就說這樣很好！這就是台北中心的由來。

我自己本身不是一個很能幹、很聰明的人，可是一旦我起心動念，想為仁波切做什麼，就會很順，好像有護法在幫我。仁波切說過，我們以前可能有什麼因緣存在。我只是覺得仁波切這麼一個好人被欺負，不行，我一定要幫他！

第一次仁波切傳法給我是《頗瓦法》。那時台北中心還在整理歸劃中，所以仁波切傳頗破瓦法是在敦化南路的一個小房子，大概有十來個人，包括仁波切以前的老弟子，約三、四天。有一天我在修法的時候睡著了，作夢夢到在西藏的市集中，有一頭牛，旁邊有一坨牛大便，黑的發亮。那些人不是穿我們漢人的衣服，好像是少數民族的衣服。然後修法中「呸」一聲，就把我叫醒了。那一天我心裡一直很不安，很慚愧我的不專心。我睡著了，還做夢！回來後我就跟仁波切說我的睡覺，還有我做的夢。仁波切說：「很好啊！」。台北中心成立後，我就慢慢的學、慢慢的進入了，仁波切也傳了一些法給我，但是很慚愧，我沒有很用功。

我去青海的因緣是，有一次耶喜老師跟我說他們那裡很辛苦，冬天很冷，寺廟又沒有錢裝玻璃。冷到什麼程度呢？喇嘛在修法的時候，鈴杵結冰跟手黏在一起。我想哪有那麼可憐，就想要去看看能不能幫忙。我就跟耶喜老師講：「你能不能帶我去看看，你講的這種情況，我體會不出來，我不太能相信銅器的東西會跟手黏在一起。所以能不能帶我去？」他說：「可以呀，我帶你去。」我問那什麼時候，他說要七八月才去，因為現在二、三月太冷，不能去。我決定要去青海的時候，就打電話到美國給仁波切告知。仁波切說：「你要去，會很辛苦呀！」我說：「沒有關係，有耶喜老師會帶我去。」仁波切說：「你去的話，我也要一起去。」

2000 年，我們第一次去青海，漢人有四個，浦靜芳、我、小芬跟 Jennifer。第一次看到寺廟很破爛呢。進去的時候，要經過大小三、四十幾座山，然後進到了連車子都不能走的地方，還騎了兩天馬。從來不會騎馬的人要騎兩天的馬是很辛苦的，還要騎馬過河，水流得很快，頭會暈。我們不知道，就抓得更緊，頭又往下看，注意不要摔跤。仁波切說不能往下看，要往前看，往前看頭就不暈了，往下看，注意那水流就會暈。仁波切到青海的時候，當地的老百姓對仁波切盛大的歡迎，那個時候才知道仁波切是那麼的受人尊敬。有一個老人家跟仁波切說：「你記得嗎？我第一次去你家的時候，被你爸爸趕出去，因為我說仁波切應該要到寺廟，而不是去做國王，待在家裡。」仁波切就在笑。不過我很高興這幾年仁波切在台灣的聲譽恢復了，大家都瞭解他以前是被冤枉的。

跟仁波切到尼泊爾、印度朝聖，他都知道哪個寺廟有什麼寶物，再加上很多寺廟的住持、管家都知道仁波切，所以在沒人的時候，都會給仁波切看很多殊勝的寶物。比如說頭蓋骨上面有顯現金剛亥母、骨頭上有千手千眼觀世音菩薩等等。在鹿野苑時，一個寺廟還有佛陀的舍利子，仁波切跟他們聯絡好晚上進去，舍利子還在我們的頭上加持呢！所以我很感激仁波切，如果沒有他，我們就看不到那些聖物。仁波切還帶著我見了三次的達賴喇嘛。

有一次跟仁波切去青海，大約是八、九月的時候，他執意要去一個地方，後來才知道是噶譯師的舍利塔所在處，我們事先都不知道。我們本來要去另一個地方，中途仁波切才說要去那，遠遠一看，是個圓圓、很陡的山頭。那個時候仁波切也不太知道真正切確的地點，他就邊走邊問，他只知道這邊有這麼一個聖地，但切確地點在哪裡不知道！那時我心裏想上得去嗎？後來證實這條路是很辛苦的，路很陡，

很泥濘，那時天已經快暗了，黃昏幾乎沒有光線，還好帶路的人有手電筒。等我們出來時天已經黑了。我們那時有看到噶譯師的舍利塔，看到很多手印、腳印，還有噶譯師在打坐的印等等。仁波切後來就寫了《上師相應法》。2014 年，我們第二次再上去的時候，仁波切就在當地修了這個法，修到仁波切掉眼淚。那次當地的管家看到了這個法本，非常的高興，他跟仁波切說他們這邊沒有噶譯師的法本，所以他要請一份回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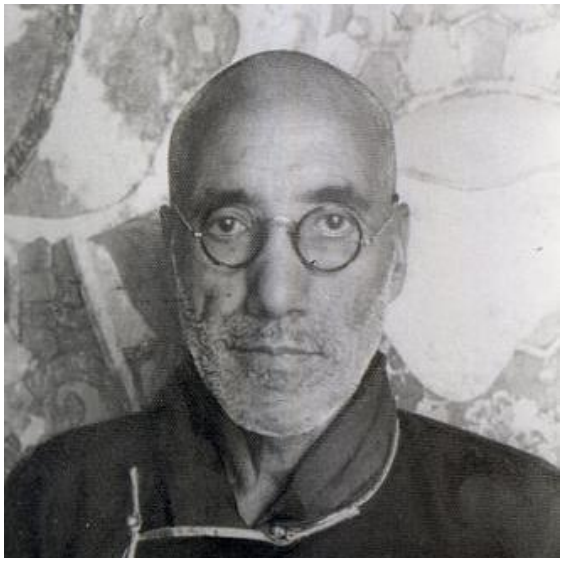
仁波切於噶譯師塔前，2014 年

耶喜老師還在強久林讀書的時候，是用一個哈達與五塊盧比請仁波切寫《施身法》！可是仁波切因為忙，沒有馬上寫而耽誤了兩、三年。後來寫完，仁波切也沒有馬上用。有一天我姑媽，現在 103 歲，去整理舊的櫃子。櫃子裡面有一床被子，她把那被子打開來，看見裡面有一窩死老鼠。我姑媽的腰就不能動了，躺在那邊兩、三天。後來我沒有辦法，就請仁波切幫忙修個法。仁波切答應了。我那時以為仁波切是要幫她修《心經除障法》。仁波切叫喇嘛做 108 個糌粑糰，要我帶回家，在我姑媽的身上拍拍，然後再拿回去給他。後來照顧我姑媽的人跟我說，姑媽那天在晚上八點多鐘的時候，她的腰就漸漸舒服了。第二天早上就可以起床了。第二天我跟仁波切說：「仁波切，真謝謝你！你昨天修法，　我姑媽在晚上八點多的時候，腰就漸漸的舒服了，今天早上就可以起床了。」仁波切就笑著說：「我本來準備假如我修這個施身法沒有用的話，就要燒掉，不傳了！」仁波切在修這個法時，他心裡有準備，假如有用，《施身法》傳！假如沒有用，我們現在就沒有這個《施身法》。後來才知道，仁波切在幫我姑媽修施身法的時候就是在那天晚上。

仁波切於台北傳授施身法，2014 年

後來我就請《施身法》，所以就要翻譯成中文。翻成中文，也有一個故事。那個時候在尼泊爾的藍毗尼有一個大法會，我跟仁波切都去了。那時剛好尼泊爾很不穩定，游擊隊鬧得很凶。一開始我是想找一個在北京的人翻譯，那人看了看法本，拒絕了。後來他跟我說他可以翻時，我已經找到別人幫忙了。那時我想中心已經排了這個課，我又很想學，那怎麼辦呢？我就去找一個曾經在內湖中心待過的喇嘛，他是法王的國語翻譯。我去拜託他的時候，他說：「我真的很忙，因為除了法會，還要幫法王翻譯；有空的時候，還要幫其他人翻譯；也有很多法本要翻；還有自己的自修。我真的很為難，但你從來沒有找過我幫忙，所以這個忙我會幫。」我就把法本交給他。等到法會結束的時候，因為共產黨弄的很不安全，又碰到尼泊爾的灑紅節，所以要大家趕快疏散，不能留在這裡。所以我們像逃難一樣的坐三輪車到旅館，然後到機場跑走了。因為走的太匆忙，我找不到這個翻譯。想怎麼辦？就慢慢聯絡吧！到了

加德滿都，我天天惦記著這件事情，要怎麼去找那個喇嘛？問仁波切，仁波切也不知道！有一天接到電話，說這個人要到仁波切家來，把法本翻譯拿來了。我很高興，他告訴我這是他沒有做早晚課，用那個時間來翻這個法本。後來他離開台灣，回到西藏。我找他很久，到現在都還沒再找到。我希望有一天仁波切加持，會讓我找到這個人，我真的要好好謝謝他。



昆努仁波切

我覺得仁波切很慈悲，只要弟子願意學的話，仁波切就很高興。跟仁波切出去，只要他看到莊嚴的佛像，就會很開心，就會介紹佛像的歷史給我們。仁波切講得比較多的是他的上師之一——昆努仁波切。昆努仁波切臨終前，仁波切去看他，昆努仁波切要把他的坐墊送給仁波切。在西藏有個傳統，假如上師把坐墊給你，就是指定你是他的傳承，幫他傳法。可是仁波切謙虛，不敢接受。照顧昆努仁波切的阿尼就跟仁波切說：「這樣緣起不好，既然上師要給你，你就要收。」後來仁波切就收了。當我知道這個故事後，我就跟仁波切說那個坐墊能不能給我看一下？後來到了印度，仁波切就把那坐墊拿出來給我看。那並不是一個什麼坐墊，祇是一張破毯子，折起來當坐墊。

仁波切在逃難的時候，原本帶了五百多個人出來。可是在躲共產黨遊擊隊的時候，不知道東南西北，有些人相信仁波切，就跟他走；有些人覺得這個方向可能不對、不安全，就自己走別的路。跟著仁波切走的人，約兩百多人，都沒有問題，可是其他的人就出了問題。仁波切有預感，譬如說大家走了一陣子後要休息，剛剛把腰帶卸下來，要去睡覺，忽然仁波切覺得不對，就趕快叫大家起來穿好衣服，馬上走。離開後沒多久，共產黨就去了那個地方。這種事發生了好幾次。他帶出來的人，只要是跟著他的都沒有出事。仁波切剛從西藏跑出來的時候，在印度的達蘭薩拉落腳，擔任類似工頭的職務，在做馬路。開拓馬路的時候很危險，有三、四次仁波切也都能預感到，趕快叫他們下面的人跑開，跑開後石頭就掉下來。

仁波切跟我一起去過金門，知道了古寧頭戰役，死掉很多軍人，所以仁波切就決定要在那邊做煙供。在做法事的前一天晚上，仁波切夢到有很多人要吃飯，做完煙供後，就再也沒有夢到這些人了。

仁波切訪問金門，2001 年

另一次，我跟仁波切到蓮師與佛母修長壽佛的山洞。仁波切就在那山洞裡傳蓮師長壽佛，在那邊灌頂、修法。本來我們是要住在那個山洞，可是因為那個山洞在很高的深山裏面，有共產黨，那邊的人怕危險，不讓我們住那裡，要我們下來。

2009 年快冬天的時候，仁波切、德童仁波切、淑惠和我去了拉契。仁波切是住法王閉

關的房子，我們是住在法王廚房附近。有一天早上起來，我與淑惠的睡袋上面都是米，嚇死我了，我以為晚上老鼠從我身上跑過，就趕快把米抖掉。吃早餐的時候，我跟仁波切講這件事，他就說我傻！ 那是菩薩的加持，很殊勝的！一般人都會把那米收起來。我不知道啊！因為那個房子看起來很簡陋。只有在那種聖地才會發生這種事情！我們在那裡待了九天。出拉契的那一天，天氣不好，坐直升機下來，直升機搖擺的很厲害。因有很多人送仁波切東西，還有仁波切自己本身的東西，直升機負擔太重，飛到一半又飛回拉契卸貨，所以飛回目的地時，已快沒油了。可是仁波切却穩如泰山，談笑自如，大概仁波切已預知不用耽心吧！

仁波切生病的時候，是他從印度、尼泊爾回來後，那一次我沒有陪。回來以後，仁波切脹氣、吃不下東西、腳腫。仁波切說他有吃藏藥，慢慢比較舒緩，可是還是感覺不舒服。有一天耶喜老師請他到台中，雖然他已經很不舒服了，可是想既然耶喜老師要請他去修法，那他就去吧！去了以後的當天晚上，仁波切就嘔吐的很厲害，所以送進台中陸軍總醫院。因為耶喜老師有一個弟子，叫戚姐，跟醫院有很好的關係，所以仁波切在台中陸軍醫院時受到很好的待遇，住最好的房間，檢驗也不需要排隊，可以預先第一個就檢查。在台中住了兩個禮拜，可是仁波切的主要弟子都在台北，為了照顧上的方便，就轉到台北台大醫院，在台大待了差不多有兩個禮拜，因為仁波切的腸子不通，恐怕要開刀，所以我就打電話給敬安仁波切，請他趕過來照顧仁波切。出院後，就在桃園我家休養了差不多一個月。後來仁波切的身體一天比一天健康，也沒開刀，所以才能坐飛機回到美國。5 月仁波切回到美國休養了約一個月就去了歐洲。在歐洲時，仁波切覺得在歐洲吃東西比較自由，比較健康，所以身體感覺比較好。但漸漸的，仁波切的身體就慢慢不行了！

仁波切從歐洲回來以後，我有回到美國看過他一次，他說他一切都好，所以我就回台灣了。回到台灣後不久，我聽說仁波切身體不好，所以我就又趕回美國。仁波切即使身體不舒服，也會經常修法、打坐。那時仁波切會坐在客廳的椅子上，吃飯時會到餐廳來跟我們一起吃。後來平時就在房間，但吃飯也會從房間出來跟我們一起吃。但是到後期，就全部都在房間了。最後一次出來吃飯是 10 月 3 號，那時南卓仁波切還在這裡。

有一次在吃早餐的時候，我說：「仁波切，你記得嗎？我伯母過世後，托了一個夢給我，讓我覺得她過世以後，不是太好。我就請仁波切幫她修法。修法完的第二天，我又做了一個夢。我伯母穿了一身很亮麗的咖啡色緞質、有花的長旗袍，很莊嚴的站在一個高的桌子旁邊，裡面有法座。我伯母一隻手就放在那個桌子上，旁邊還有一大串從樹上栽下來有葉子的桂圓，結實纍纍。我做到這個夢後，我就跟仁波切說，這一定是個好夢。仁波切，真謝謝你。因為你的修法，我伯母一定去了好的地方。」仁波切聽了笑一笑，就打坐入定了。入定後，兩隻眼睛睜得很大，看著遠方，然後嘴巴就開始唸起道歌。一開始時，因為是藏文，我們也不知道，直到唸了一半以後，大家才回神過來，堪布才說趕快用手機錄音，可是前面已經沒錄到了。仁波切唸完以後，慢慢的從空性中回來。那一天我很感動，哭了。就在那餐桌上，仁波切說：「Su，你要多打坐。打坐對你有用。」我答應仁波切說我會。那時我很難過，因為我覺得仁波切是要跟你交代什麼。

有一天我送點心給仁波切吃，然後仁波切就跟我講帕竹佛學院的事。他說我供養他很多錢，他都沒有花，他把那些錢去幫佛像貼金，貼得很漂亮。貼完金以後，仁波切就對佛像祈請，說著說著，仁波切的眼眶就紅了。我怕仁波切難過，就趕快打斷仁波切說：「我知道！你就不要再講了。」我現在很後悔，那時不應該打斷他的話，我應該讓他講完的。可是那時我看仁波切眼眶紅了，不想讓他心情不好。

仁波切要走的那個禮拜，我們才決定要替仁波切做壽衣。那個禮拜二，堪布量尺寸決定布料要多少，正好戚姐飛到美國來看仁波切，她很熱心的自告奮勇說她有朋友在杭州可以幫忙。戚姐請杭州的人買絲質的布料寄到美國給小芬，那時已是星期五。小芬拿到布後，就請費城的一個人幫忙做衣服，那時已星期六。星期天仁波切就圓寂了。

仁波切荼毘法會完了以後，敬安仁波切、堪布等人，處理仁波切的衣物。仁波切隨身有三個小包，我們都以為那三個小包裡面會有一些珍貴的小東西，結果裡面就只是一些藏藥、電話、充電器，還有一些簡單的法本，就什麼都沒有了。仁波切就是一個這麼簡單的人，對物質沒有任何的需求。

知道仁波切圓寂的時候，心裡很難過，但是看到仁波切是在那種情況下圓寂，心裡很高興。堪布也說仁波切圓寂後，他每天去房間看仁波切，他的面色一天比一天光亮。仁波切成佛了！仁波切雖然肉體不在，可是精神永遠跟我們在一起！所以感覺就稍好一點。初期真的很難過。我們是仁波切的弟子，先前他都這麼照顧我們，現在也一定會一樣的關心、照顧我們。

蘇星輝

早期的美國岡波巴中心

美國岡波巴中心佛像開光，1999 年

台北岡波巴中心開光，1999 年

如是我聞

如慈父的朗欽加布仁波切於 2017 年圓寂。淑惠師姊來信邀稿仁波切憶念專輯，而今明年度工作滿檔，忙不過來，且吾無甚文采，寫稿需要閒時間與靈感，此二皆可遇不可求，年前欠尼瑪堪布之伴隨仁波切印度聖蹟巡禮邀稿，如今仁波切已圓寂，撰述朝聖娛遊之文章已非其時，但若再推辭此憶念文，更非所宜，故提筆文之。

仁波切之根本上師為印藏大成就者昆努仁波切，眾所周知，仁波切夙習大圓滿與大手印。弟子們多不知，仁波切亦深諳禪宗無相之旨。此憶念文，若吾煞有介事，提筆撰述仁波切於此娑婆世間有來有去，若坐若臥，諸相如是言如是云云，以著相之文筆，寫仁者本來無為之事，四相宛然，般若諸經中佛陀明明訶斥，仁波切知之，亦必啞然失笑。寫憶念大恩上師仁波切行誼文，寫好，往往失之歌功頌德之矯，寫其不好，又非事實，各項事蹟又涉各人事地時物，吾發自主觀之角度，失於精準之回憶，下筆之始，早已非真正實情，故思量再三難於落筆。但大菩薩遊戲世間，廣行慈悲度眾之事業，為法忘軀，如大恩上師朗欽加布仁波切者，明行圓滿，法雨普澤於四部洲，行誼非吾所能管窺測度，所能贊言，今且勉為綴拾斯文，圖取遮眼，聊慰眾金剛師兄們之孺慕與思念。

仁波切從最早的離開印度，先赴台、後赴美定居、圓寂，期間約三十多年。吾是約於 1992 年起，經由鴻裕師兄引介，皈依仁波切，仁波切最早駐錫在台北市大安路頂好商場樓上的「直貢噶舉顯密精舍」，後復成立直貢噶舉協會，直貢噶舉顯密協會等，這段時間佛學會名稱數易，吾人在美，其更易之各個階段，馬先生較清楚。後仁波切離台灣赴美定居，在美東設立「岡波巴金剛乘中心」，又復在台北市大安路另址設立「岡波巴金剛乘佛學會」。仁波切的弟子們，對仁波切在台早期的歷史活動，除了知道受直貢澈贊法王派遣，來台認證第一位台灣出生的小活佛菩曼仁波切，且市面上有專書介紹外，頂好商場至美國這段歷史，知之者不甚多。由於跨時較長，內容太多，僅特就個人記憶所及，擷取吉光片羽，分享各位師兄，填充這一段歷史的空白，此即本文之目的。文中可能一些人事地時物敘述，因記憶不佳，必有不甚精確甚至訛誤之處，請師兄們見諒，並不吝指正。

皈依儀式

1992 年當時皈依程序，先向佛學會登記皈依，以便提前準備皈依證等等文書。皈依儀式開始時，皈依弟子一人或多人不等，與仁波切面前右膝著地胡跪合掌，隨仁波切念皈依句，仁波切會稍開示。儀式結尾，仁波切會象徵性剪下皈依者一小綹頭髮，象徵佛陀當年為弟子剃度。儀式結束後，發一本亮黃色小皈依證，裡面仁波切事先已用草書寫下弟子法名，請常隨助手馬先生填寫漢字音譯與漢字意義欄位。若仁波切有特別指定本尊，則在皈依儀式結束後稍等一下，仁波切會賜一張本尊唐卡小卡片，指示馬先生拿出來給皈依弟子。

薩迦秋吉崔津仁波切參訪直貢噶舉顯密精舍

仁波切早期如何學「國語」

所謂說漢話，仁波切管它叫說「國語」，管漢字叫做「國字」。雖然年輕一輩從西藏出來的喇嘛們說起漢話頗為流利，但仁波切的漢話，卻是一詞一句自己摸出來的，沒有專門找老師學。仁波切還不太會「國語」時，胸前口袋總有本小冊子，是 DIY 的口袋詞典，每學一新詞，皆叫弟子重複唸清楚其國語發音，說清楚意思，然後掛起老花眼鏡，取筆在小冊子裡以藏文字母拼音該「國語」，註以藏文字義，兩相對照。日積月累，從字詞改善到簡單會話。並輔以聽電視新聞，常叫弟子簡化播報內容，還必須用仁波切會的不多的國語字彙庫來實時轉譯解釋。這種將新聞唸簡單，還要用仁波切聽得懂的簡單字彙，對弟子來說還頗有些難度的。常有些弟子乾脆英語都用上了，殊不知仁波切是老一輩的喇嘛，無正式學過英語，英語恐比漢語更破，故有些弟子常心中奇怪，為何換成說英語，仁波切更

不懂。遇到佛學詞彙方面，則是桌案上有三大冊張怡蓀漢藏大辭典，每需傳法給弟子時，則取出字典，查出該詞位置，叫弟子自己朗誦一下，聽聽對不對，順便自己學起來，有必要的，便又收錄到小冊子裡，這樣一字一詞一句走過來的。

大安路頂好商場樓上

早期佛學中心在大安路頂好商場樓上，有馬先生與其妻甘秘書主持的佛學會，仁波切為住持導師，仁波切在此安頓身心，以此為家，居方丈室內，活動則除例行法會外，尚抽空每周上課，教授中陰總義與大印五支前行〈後改名大印五具〉，日後皆出版成書。上課由國威兄助譯，國威赴哈佛留學後，課譯多由馬先生或外聘譯師代，吾亦隨後赴美留學。不久由於精舍發生產權的問題，仁波切因一場誤會，捲入精舍房子法律訴訟，房子被收回，人則約於 1993 年被迫離開精舍，聽說此段時期的不順，有說可能為「止」貢之「止」字取名不佳，而宜改名為「直」貢云云，另有看風水者，說精舍仁波切法座正前方一根大水泥柱，亦妨法務推動等等。總之此訴訟事件拖延了頗有一段時間，由於日常弘法受到一定影響，不少信心未堅之弟子，亦紛紛離去。吾於暑期暫返國時，恰值仁波切被迫遷出精舍之當日，當天未有弟子能抽空接送仁波切離去，故吾與鴻裕師兄自告奮勇，由吾開車，兩人護送仁波切與侍者〈現為囊謙著名藏文書法藝術家密南仁波切，推廣藏文書法藝術享譽國內外〉離開精舍，至預定的寶蓮寺暫落腳。仁波切一早僅攜小行李箱，偕侍者，兩人孤伶離開，無人護行，情狀冷清，臨出大門口，還叮嚀馬先生，特別重要法器、佛像物品轉贈等等。吾在旁觀，頗為感慨，可用掃地出門形容。後聽國威兄轉述仁波切說，此時期仁波切自認為人生最困頓之時期。寶蓮寺住持非常大方客氣，應允仁波切與侍者暫住，並讓出方丈室供仁波切安住。到寺時已為中午，於齋堂與大眾共過午齋後，仁波切建議在附近走走認識環境。步行穿過一片稻田，前往海邊，仁波切說，此山間綠油油稻浪，低矮紅磚屋兩三間之景，似曾相識，赴台前，於印度夢中曾遊，夢中為乘坐一架美國的直升機，降落於此田間。吾報告仁波切，事有巧合，吾借來載仁波切的車，恰為家嫂今年留學畢業剛自美進口帶回台灣之美國車。至海灘邊，值退潮有密密麻麻的招潮蟹於腳邊四處竄，仁波切呼喊我們說，你們看，密密麻麻的小螃蟹，人身難得啊。當日離開，與仁波切告別時，依依不捨，依禮俗躬身慢步倒退出方丈室，直到車駛離停車場，從照後鏡中，還能看到仁波切佇立在窗前的慈祥面容，微笑望著我們，吾也打開天窗用力地揮手。

當時留學時，生活上各方面狀況，都會在放假回台時，與仁波切述說分享，仁波切也會請馬先生在精舍法務忙碌之暇，代書寫發越洋傳真〈當時為較簡易的通訊方式〉，叮嚀慰囑吾在美的生活，這些傳真，每張都特地珍藏保留。第二年學期結束放假回台時，仁波切已離寶蓮寺，被馬先生接至士林中正高中對面大樓內新的精舍，仁波切告知官司已無罪，還仁波切清白，因為無犯罪紀錄，已經在申請入籍與身分證，大家甚為高興。由於這一陣子與仁波切互相關心，仁波切說，奇怪，這幾個月天天想到你，比想爸爸還想的，師徒皆大笑。此時期吾念茲在茲掛心仁波切，甚至連仁波切回尼泊爾閉關，吾寤寐中還夢到飛身到仁波切尼泊爾關房外鐵樓梯邊，欲拜見仁波切。之後夢境敘述給鴻裕師兄聽，鴻裕轉述給仁波切吾夢中關房特徵樣貌，仁波切大呼奇怪，原來特徵樣貌甚吻合，多年後親自赴尼見此關房，自己也覺得怎會有此怪事。

赴美弘法定居 – 士林中正高中緣起

有一次放假回台，前往位於士林之精舍拜見仁波切，仁波切擔心的說，清早他去對面中正高中操場中例行的晨間散步運動，回精舍時發現沒帶鑰匙，門鈴也沒人應，被鎖在門外很久，求助無門，似不知是何緣起，隨後並詢及吾在美的生活感想。吾的感覺是，似乎仁波切開始有了解美國，赴美可能性的念頭。在士林精舍時期，每放假回國，必拜訪仁波切，仁波切會考吾經書的內容，要吾講解給他聽。仁波切也常會要吾唸一些禪宗公案，玄奘或法顯的遊記等，及漢地佛教歷史，給仁波切聽。有

時順便提供仁波切最喜歡的「唸新聞」服務，即看著電視中播報的新聞內容，實時翻譯成仁波切聽的懂的簡單國語字彙，轉報給仁波切聽，此時期與仁波切的師徒關係，到達無話不談的地步。吾亦實實在在視仁波切為「師父」，亦師亦父。亦是此時期開始，仁波切腳水腫症狀漸嚴重，每發病輒展示於吾，腿肉自膝蓋下，皮肉按壓後彈回困難，此症狀在住紐澤西彩虹湖時，因早晚勤散步運動服藥，有改善，但終其一生都沒斷根，時有復發。

仁波切首赴紐約訪問

這段的時間點，印象比較模糊，可能是 1995~97 年間，仁波切來紐約，似為國威兄與在美東熱心推動佛教事業的，《福德海雜誌》的主編 Raymond 吳共商，由 Raymond 向美國佛教會推薦，邀仁波切來美僑界佛學社團弘法。當時吾沒有適當的交通工具，又住在分租的宿舍，所以沒能接待仁波切，是 Raymond 吳開車載仁波切紐約一日遊，仁波切找吾同遊，當時大家經濟上皆非富裕之士，Raymond 的車也是有點年紀了，不過大家遊得很愉快。仁波切坐副駕駛座，車開入世貿旁地下道時，車突然往下行，仁波切一緊張，左手就去把排檔桿推成空檔，Raymond 說奇怪車怎麼突然壞了，只能滑行，低頭一看在空檔，問誰弄的，仁波切自招說，這個不是扶手啊，大家都大笑。記得遊畢後，在世貿大樓附近分手，吾要搭地鐵回去，仁波切趁 Raymond 停車場取車時，從腰包取出一張美金 100 元大鈔給吾，要吾好好讀書，吾急忙推辭，弟子沒甚麼能供養上師，反而收上師的東西，這不行，但仁波切堅持要吾收下，說希望以此善緣起，將來很快能於紐約再見面，當時外面刮著寒風，吾心中與眼眶都是暖熱的。

紐約莊嚴寺開光

這是 1997/5/24 的事，莊嚴寺是美國佛教大功德主，亦為十六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大施主，華裔船王沈家楨居士，捐出家產於自宅附近土地興建莊嚴寺，大殿落成開光典禮，同時也替一尊有一段不可思議因緣的唐代木雕觀音像開光，這尊木雕從唐代輾轉流落到紐約鄉下一位木匠家的樓閣儲藏間，捐贈給莊嚴寺〈詳情請 Google 沈居士所撰《千年古觀音像降臨莊嚴寺紀實》〉。此開光典禮有邀海內外顯密各派法師長老仁波切，其中包括法王達賴喇嘛，即當地政要。國威師兄則因為認識沈家楨居士，常在其圖書館查藏文資料，國威向沈居士推薦仁波切來參與開光典禮。吾一大早偕妻〈當時還是女友〉從紐澤西開車到紐約肯特鎮，到後人山人海，到處找仁波切未果，結果是 Raymond 吳幫吾找到的。隨後沈居士開著他的 Cherokee 老吉普車，載著仁波切、國威兄與吾，去參觀他圖書館珍藏的稀有藏文法本書庫，設備新穎而甚有規模，沈居士讓仁波切自由賞閱，國威兄則在旁向仁波切介紹法本。2007 年沈居士圓寂，法本則詢問仁波切是否有意接手處理收藏，仁波切詢問國威可否由佛光山出面收下保護，但最後事未成，仁波切每與吾提及，皆搖頭深嘆惋惜。法會會期有數天，仁波切交代國威兄與吾，第二天陪他在法王達賴喇嘛下榻飯店的 Lobby 拜見法王，國威兄亦住同一飯店，吾們在 Lobby 時，因為等待無事，仁波切拿起吾的手掌看了看，說如何如何，結果稍後吾前往櫃檯詢問某事時，櫃台服務小姐問吾，他在幫你看手相嗎，言下之意，亦想請仁波切看手相。法王出來後，因與仁波切是舊識，故與仁波切親切寒暄，吾則與國威兄傍於仁波切左右，法王突然眼睛望著吾，開玩笑對仁波切說：他是你的 Bodyguard 嗎？眾人皆笑，仁波切連忙解釋。吾自想，大概當時工作太過操勞，營養不良，看起來像是幹體力活的。

由此仁波切與沈居士相識因緣，約一年後〈1998 年〉，沈居士邀仁波切至肯特鎮莊嚴寺旁之私宅便飯。沈居士與藏傳佛教夙有深緣，加上國威兄向其介紹過仁波切，故沈老居士這次有佛法上的疑問，可能與仁波切傳承有關，特向仁波切求法並決疑，仁波切要吾陪同前往。到達後先便飯，滿頭華髮的沈居士親自下廚煮家鄉味，親手包的餛飩湯，盛情招待，賓主盡歡。飯畢略話家常後，沈居士引領師徒倆至二樓臥房，設有簡單的佛堂，閉門

後，立即向仁波切下跪行大禮拜，極為恭敬而鄭重，之後才開始求法。好在仁波切亦略懂中文，直接用簡單的國語應答，並授予口傳。沈居士以其八十五歲高齡，為求法故，仍依藏密傳統，行此對於老人家來說相當吃力的大禮拜，此禮敬上師求法之心，值得後輩們警醒學習。

初落腳法拉盛

仁波切移居美國，印象所及可能是先落腳在萬生師兄的紐約法拉盛私宅為根據地。在當時吾因工作關係，已移居紐澤西 Iselin 鎮，因為在美獨自打拼，常加班熬夜，必須「賣命」工作，實無暇顧及仁波切紐約活動。但仁波切某一些特殊活動，會打電話找吾去作陪，吾僅能盡量選晚上或六、日，開車進城參與。因為以前學生時期，紐約市是熟悉到不能再熟悉之處，故拜訪仁波切等等皆無困難。

暫住紐澤西戴先生宅

仁波切在移居 Rainbow Lake 現址前，記得是暫住戴先生紐澤西的家，仁波切通知吾前往，吾偕妻往謁，世界甚小，原來仁波切口中的戴先生，戴師兄，是吾紐約 Poly 的博士班學長前輩，不同系所，但學校中都見過面，只是當時不甚熟識，如今成為金剛師兄了。好像是聽戴師兄說，仁波切住於其宅時，修法抑或剃髮後，頭髮欲投放後山，鄰居發現要他們撿回去的趣事云云。

Rainbow Lake 彩虹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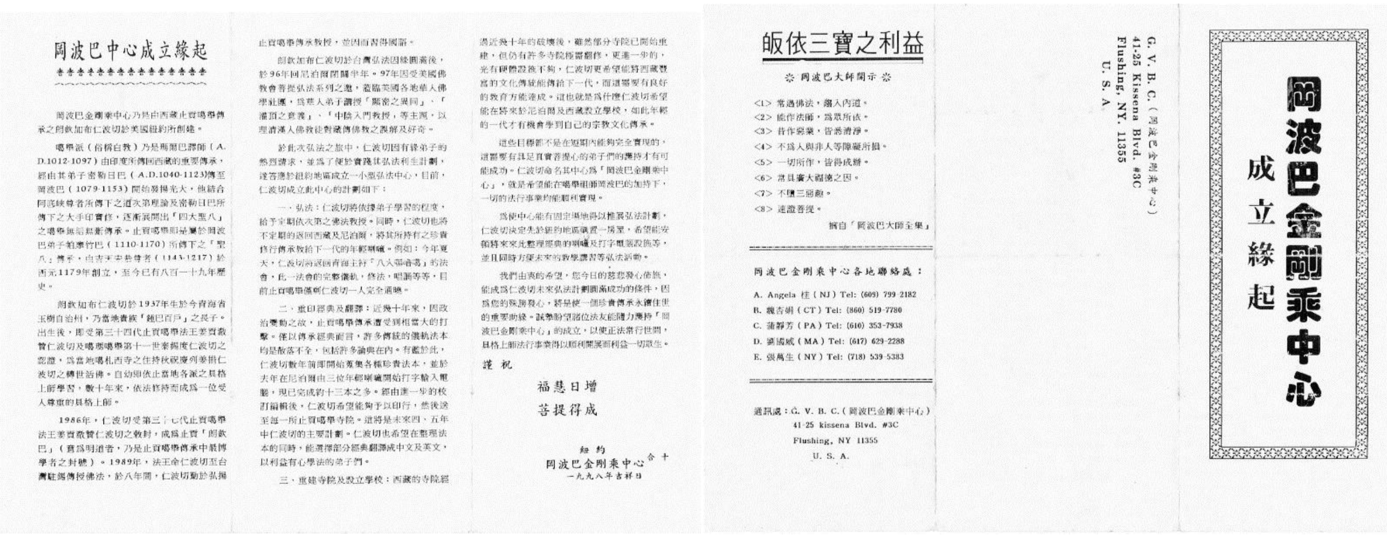
位於紐澤西 Parsippany 的彩虹湖現址是紐約的大功德主供養的。聽說買屋看屋時，居然巧見屋內有多寶佛唐卡，而彩虹湖之寓意虹光成就，仁波切視為善緣起，故選擇此地而居。吾去看時，該小唐卡在樓上房間裡，因緣甚奇妙。新居喬遷入住後，眾弟子都來幫忙整理粉刷，亦是在此時期，有幸結識了仁波切於美國的所收的弟子們，因常來精舍照料飲食起居，成為常隨眾，大功德主，皆盡心盡力照護幫助仁波切，護持精舍法務，如蘇媽媽，小芬，靜芳，杏娟，Angela，Linda 夫婦，石先生夫婦…等諸位金剛師兄。聽 Linda 說，有一次仁波切晚上急性高血壓發作，昏倒在地板上，叫 911 救護車，Linda 還跟醫護人員叮嚀，仁波切交代過，有宗教的原則，不能打針傷脈云云的細節。仁波切復原回家後，Linda 還私下拜託吾，去幫仁波切買一打絳紅色內褲，好像是因為急救時被醫護人員剪破扔了，這件事吾仍印象特別深刻。由於吾當時租屋在紐澤西的 North Brunswick，開 Highway 287 到精舍也有一小時以上車程，見到仁波切屋子對面樹林中有矮木屋掛牌出售，便告知仁波切說，有意購下，搬到精舍對面就近承侍仁波切，仁波切說，他也注意到此屋，但此屋破舊，位在林中暗低處，且附近為湖，下雨湖水甚潮恐成為溝壑，不宜購買居住，此事便作罷。

結語

以上為 1992 至 1999 之間，依記憶所及之片段散記，尚有甚多，須他人提醒始能完整回憶，故留待有緣再述。之後仁波切法務愈來愈順利，吾也移民加國，彩虹湖岡波巴精舍後續的歷史，有待其他師兄補充。以上諸事，有些為耳聞轉述，誤記必所在多有，可再求問當事人，當有更正確的細節。

此文除了聊慰金剛師兄們思念仁波切之情，諸位師兄莫以上師色身滅度，而懷憂喪志，亦非如法。仁波切最後咐囑：「…凡於吾前曾領受口訣、釋解之弟子，皆為吾之化身。」發願依仁波切所教修行者，今起各各皆是仁波切之化身，荷擔如來家業。仁波切之願行力量，今日起依於諸位師兄，如開花散葉，復更百倍千倍於前，則此世間如有仁波切在無異。所尚需者，只有各自務必信得過此最後咐囑句，各自領取，當下承擔，發願勇猛精進，行如所教。上師在世時雖未得解脫，上師之咐囑今後盡形壽莫再錯過。如十七世大寶法王噶瑪巴對岡波巴中心弟子開示：「上師色身雖遠離，法身在心中，依止法身，勇猛精進，自己發願，圓滿上師之意願。」誠哉斯言，非虛談也。謹與諸金剛師兄弟共勉。

三寶教日



岡波巴中心成立緣起

岡波巴金剛乘中心乃是由西藏止貢噶舉傳承之朗欽加布仁波切於美國紐約所創建。

噶舉派（俗稱白教）乃是瑪爾巴譯師（A.D.1012-1097）由印度所傳回西藏的重要傳承，經由其弟子密勒日巴（A.D.1040-1123)傳至岡波巴（1079-1153）開始發揚光大，他結合阿底峽尊者所傳下之道次第理論及密勒日巴所傳下之大手印實修，逐漸展開出「四大聖八」之噶舉無結集斷傳承。止貢噶舉即是屬於岡波巴弟子帕摩竹巴（1110-1170）所傳下之「聖八」傳承，由吉天宋恭尊者（1143-1217）於西元1179年創立，至今已有八百一十九年歷史。

朗欽加布仁波切於1937年生於今青海省玉樹自治州，乃當地貴族「鍾巴百戶」之長子。出生後，即受第三十四代止貢噶舉法王姜貢澈贊仁波切及噶瑪噶舉第十一世秦獨度仁波切之認證，為當地噶札西寺之住持秋祝慶列姜措仁波切之轉世活佛。自幼即依止當地各派之具格上師學習，數十年來，依法修持而成為一位受人尊重的具格上師。

1986年，仁波切受第三十七代止貢噶舉法王姜貢澈贊仁波切之敕封，成為止貢「朗欽巴」（意為明道者，乃是止貢噶舉傳承中最博學者之封號）。1989年，法王命仁波切至台灣駐錫傳授佛法，於八年間，仁波切勤於弘揚止貢噶舉傳承教授，並因而習得國語。

朗欽加布仁波切於台灣弘法因緣圓滿後，於96年回尼泊爾閉關半年。97年因受美國佛教會菩提弘法系列之邀，蒞臨美國各地華人佛學社團，為華人弟子講授「顯密之異同」、「灌頂之意義」、「中陰入門教授」等主題，以理清漢人佛教徒對藏傳佛教之誤解及好奇。

於此次弘法之旅中，仁波切因有緣弟子的熱烈請求，並為了便於實踐其弘法利生計劃，遂答應於紐約地區成立一小型弘法中心，目前，仁波切成立此中心的計劃如下：

一、弘法：仁波切將依據弟子學習的程度，給予定期依次第之佛法教授。同時，仁波切也將不定期的返回西藏及尼泊爾，將其所持有之珍貴修行傳承教給下一代的年輕喇嘛。例如：今年夏天，仁波切將返回青海主持「八大嘿嚕嘎」的法會，此一法會的完整儀軌，修法，唱誦等等，目前止貢噶舉僅剩仁波切一人完全通曉。

二、重印經典及翻譯：近幾十年來，因政治變動之故，止貢噶舉傳承遭受到相當大的打擊。僅以傳承經典而言，許多傳統的儀軌法本均是散落不全，包括許多論典在內。有鑑於此，仁波切數年前即開始蒐集各種珍貴法本，並於去年在尼泊爾由三位年輕喇嘛開始打字輸入電腦，現已完成約十三本之多。經由進一步的校訂編輯後，仁波切希望能夠予以印行，然後送至每一所止貢噶舉寺院。這將是未來四、五年中仁波切的主要計劃。仁波切也希望在整理法本的同時，能選擇部分經典翻譯成中文及英文，以利益有心學法的弟子們。

三、重建寺院及設立學校：西藏的寺院經過近幾十年的破壞後，雖然部分寺院已開始重建，但仍有許多寺院極需翻修，更進一步的，光有硬體設施不夠，仁波切更希望能將西藏豐富的文化傳統能傳給下一代，而這需要有良好的教育方能達成。這也就是為什麼仁波切希望能在將來於尼泊爾及西藏設立學校，如此年輕的一代才有機會學到自己的宗教文化傳承。

這些目標都不是在短期內能夠完全實現的，這需要有具足真實菩提心的弟子們的護持才有可能成功。仁波切命名其中心為「岡波巴金剛乘中心」，就是希望能在噶舉祖師岡波巴的加持下，一切的法行事業均能順利實現。

為使中心能有固定場地得以推展弘法計劃，仁波切決定先於紐約地區購置一房室，希望能安頓將來來此整理經典的喇嘛及打字電腦設施等，並且同時方便未來的教學講習等弘法活動。

我們由衷的希望，您今日的慈悲發心佈施，能成為仁波切未來弘法計劃圓滿成功的條件，因為您的殊勝發心，將是使一個珍貴傳承永續住世的重要助緣。誠摯盼望諸位法友能隨力護持「岡波巴金剛乘中心」的成立，以使正法常行世間，具格上師法行事業得以順利開展而利益一切眾生。

謹 祝

福慧日增

菩提得成

紐約

岡波巴金剛乘中心 合十

一九九八年吉祥日

皈依三寶之利益

岡波巴大師開示

<1> 常遇佛法，趨入內道。
<2> 能作法師，為眾所依。
<3> 昔作罪業，皆悉清淨。
<4> 不為人與非人等障礙所損。
<5> 一切所作，皆得成辦。
<6> 常具廣大福德之因。
<7> 不墮三惡趣。
<8> 速證菩提。

摘自「岡波巴大師全集」

岡波巴金剛乘中心各地聯絡處：

A. Angela 桂（NJ）Tel: (609) 799-2182
B. 魏杏娟（CT）Tel: (860) 519-7780
C. 蒲靜芳（PA）Tel: (610) 353-7938
D. 劉國威（MA）Tel: (617) 629-2288
E. 張萬生（NY）Tel: (718) 539-5383

通訊處：G. V. B. C.（岡波巴金剛乘中心）
41-25 kissena Blvd. #3C
Flushing, NY 11355
U. S. A.

G. V. B. C.（岡波巴金剛乘中心）
41-25 Kissena Blvd. #3C
Flushing, NY. 11355
U. S. A.

岡波巴金剛乘中心

成立緣起

親愛的朗公爺爺：您在天國好嗎？我們大家都很想念您，謝謝朗公爺爺從小到大的陪伴著我們，也參與中心舉辦的活動，我會永遠懷念您，後會有期，最後祝您一切順利

弟子 廖兆瀅 敬啟

憶念具恩大德上師朗欽加布仁波切

我從西元 1988 年皈依，1997 年夏天遇到朗欽加布仁波切。自覺非常幸運，能在人生不同的階段中得遇多位具恩大德上師，朗欽加布仁布切是其中之一位，從皈依到現在一直是沐浴在上師三寶的恩典中。他們對我的加持從未有片刻間斷，亦不斷在修補我的缺失，使我的人生因此而獲得圓滿，實在感激不盡，無以為報。

十月十五日仁波切圓寂，這已經是我第三位的具恩上師圓寂，雖知他們其實從未與我分離，但每當憶起都感到悲痛萬分，不禁淚流滿面。

仁波切圓寂前的一天，他的身體已經是虛弱到完全沒有一點力氣，但他還是堅持由親人和弟子幫忙扶起來打坐。經大約一小時左右，仁波切才示意要躺下。那時，我看見他的眼眶充滿淚水。我目不轉睛地看著仁波切，當時，心中有股強烈的感覺，感到他在哀憫我們，哀憫眾生，同時我也感到自己和眾生也是同樣的可憐。

從此之後的幾天，無意間發覺自己在日常生活中會生氣的事情不再生氣了，煩惱也減少許多。在作七憶念上師法會中，感到滿心歡喜，身心舒暢，這應該就是法喜充滿。感恩一切！

虔誠感恩上師

朗欽加布仁波切！

祈願我們在菩提道上永不迷失，永不退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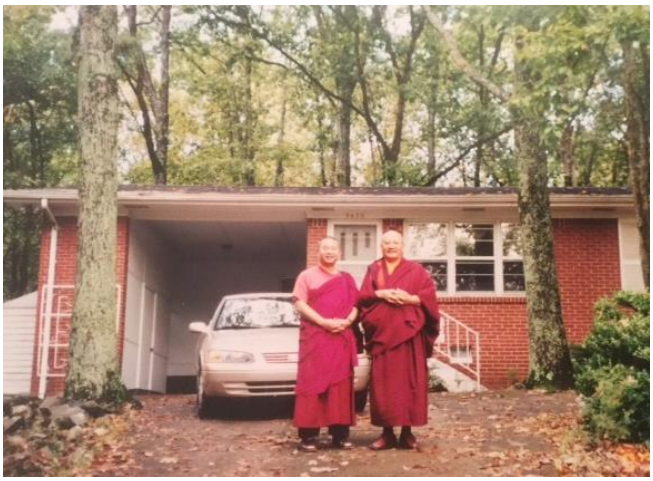
祈願具恩大德上師們永遠在前引導，直至我們開悟成佛！

弟子桂珠於西元 2017 年十二月書

傳授菩薩戒，2001 年

亨城憶事

十多年前老仁波切與亨城的緣起，盧喇嘛陪同。



老仁波切風塵僕僕，來去亨城，教化有緣弟子。

緣聚緣散，弟子來來去去，人事變化不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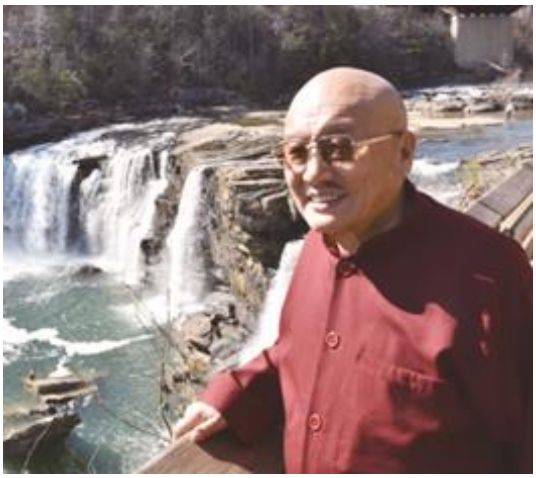
惟老仁波切堅定傳法之心，不因歲月不饒人辛苦奔波，十多年來始終如一。

以上是早期老仁波切蒞臨亨城授課的回憶紀念。

弟子靈性愚鈍，語言文化背景差異，怠惰不勤，於藏傳佛教仍留步於幼稚園程度，實有愧於老仁波切的期望。然而感恩因為老仁波切的殷殷不棄，才得以維持一顆向佛之心。多年來在浮萍般海外生涯，起起落落人生旅程，心神方能有所依止。但願從老仁波切莊嚴、慈藹、風趣、親和並存的感化記憶中，在未來有限的生命源源體悟佛法深義。

老仁波切的出現與圓寂，示現了緣起性空及諸法無常，提醒了我要感恩珍惜把握當下。

陳淑容隨記



上師圓寂感言

「一顆菩提心 照亮千萬心」這首在仁波切八十大壽上，弟子們獻唱的祝壽歌。

在 Vera 和紫晴介紹之初，我心中當下的直覺反應就是：「那不是仁波切的寫照嗎？」

從當初坐在張萬生師兄家的地板上聆聽仁波切開示六度，到去年他在中心傳《恆河大手印》，追隨上師二十載。他有如茫茫大海中的一盞明燈，在妄念迷霧中引領著我們駛向正確的道路。浩瀚師恩，永遠銘記在心。

並願繼續秉持他的教誨，於自在究竟的道路上續航。僅將此常執於心中為加持！

祈願上師教言，得恆廣播！

Angela

隨緣不變 行菩提法 住平等行
~憶念朗公

那天蘇師兄來電描述葬儀社執事來接走朗公的情景時，我詫異地問：

「朗公不是端坐示寂嗎？是怎樣去葬儀社的？」

「是平躺著進車子的，很順利，怎麼了嗎？」師兄有點困惑地問。

「經過七天，肌膚筋骨身形依舊柔軟，而且如此隨遇而安，為人著想，毫無罣礙，朗公真是偉大啊！」於是我與蘇師兄在電話兩端感動飲泣！

不由得憶起有位師兄告訴我：約莫廿多年前，有一回他奉命開車接送一位出家人。七拐八彎開到出家人掛單的荒僻小廟，其境遇的窘迫可想而知。不料，迎面而來的大德神采奕奕，開朗豁達，談笑風生。這位師兄當下格外欽敬。

是的，這位主角，就是我們的朗欽加布仁波切！

朗公的「隨緣」，甘心於聲光俱斂，與世無爭。即使晚年教內外對他的揄揚讚嘆鵲起，但一切的寵辱，對他來說，好像與富馨園的兩只銀絲卷，日暮里的一碟莎朗牛肉，都是平等無異，都能藹然受用，都願與徒侶歡喜共享。只要朗公在身旁，弟子都自然和樂，渾然不察有異，就如同我們早就習慣了新鮮空氣。然而如今，仰視 pm 2.5 紫爆的台灣天空，我們頭一次感覺到新鮮空氣是多麼的珍貴啊！

朗公「隨緣」，但不鄉愿。他「不變」的一面，是始終不渝的執持正法，弘揚聖道。朗公是直貢噶舉上師，但他對寧瑪，薩迦教法的造詣亦深不可測。有一次教授《一意》，他當場得知口譯是薩迦佛學院的高材生，於是全程即席引述薩班，釋迦喬丹，仁達瓦等人的說法以及詰難，詞鋒奮發，超拔新奇，讓初嘗法味的我在座下大快朵頤！他對藏傳各派的肯棨，漢傳佛教的精髓，甚至道教的窈妙，都別有會心。而朗公對大圓滿教法的孤懷閎識，修為踐履，早在其平日行持，乃至入滅瑞相一一昭昭示現。雖然我每次請法，他總愛半開玩笑說：「人家都責備我是外白內紅」但他始終擇善固

執，不詭隨眾口，奉持昆努仁波切法脈與偉瑟德童授記，如如不動。

朗公「不變」的另一面，在其堅持教法為先，不務個人與道場虛名。或亦懲於往日違緣，但我想當是他洞達真諦，徹見俗世排場、莊嚴、峨冠、高座僅如雲煙，或適足為修道之累。所以，朗公再三告誡我們不要汲汲營營辦大法會，搞大募捐，不登廣告，更拒絕出甚麼個人傳記，心情寫真之類來搏俗子新參的歡心。相對地，朗公編撰，指導，纂輯的法教儀軌，遍及中、台、美、印、藏多家寺院。今日直貢噶舉不少法本，乃至法會，閉關等等的漸塑成規，追本溯源，都是來自朗公。求法不懈，說法不吝，勤供諸佛，這是明道大寶王朗欽加布仁波切的不變無為。

朗公不出個人傳記，但他的一生波瀾萬丈，即使不誇張每一程一站都值得大書特書，他的的確確參贊了歷史的洪流。閒時聊到抗戰時期他的尊翁安輯地方，彌縫康藏與國府的摩擦時他眉飛色舞；談到噶廈爭鬥失政時他義憤填膺；偶爾提起逃難臨危九死一生的權變機敏，山河歲月，白雲蒼狗，最終他總是輕描淡寫的喟然囑咐：「唉呀！你不要跟年輕人講啦！」幕幕的情境，總讓我聯想到與他年紀相近，同樣遭逢時代苦難折磨的父親。我父親與朗公只見了兩次面： 一次是聚餐，第二次，則是皈依。我父親一輩子不信教。當時意外徵得他同意，我們夫婦推著輪椅送他進中心皈依時，我不禁在想：仁波切慈悲為懷，願力深廣，能感召一切信與不信的眾生。而我父親皈依朗公，除了心悅誠服，或許還多了一分同樣親證大時代的惺惺相惜吧？不到一個月之後，父親過世。不孝子的我，能這樣回報因緣，真是無比感激朗公玉成！

雖則朗公是時代悲喜劇的當事人，但他永不隨波逐流，總念茲在茲於匡時濟世。當今樹立法幢，開闡導教的大僧不乏其人，但朗公自少壯起帶領鄉親冒死逃難，安居異域，張羅生計，這些世間的磨難煎熬，恐非養尊處優的名山耆宿所能想像。聽師兄講：朗公赴美後幫助無數親朋僧俗後離開苦境，到外地開闢新天地。種種現世的救渡，早已超越離群索居自了漢的功德。朗公任運發心，實實在在救苦解厄，分明是同體大悲，行無畏施。

這樣一位隨緣不變，行菩提法，住平等行的上師復返法界。作為弟子的我悔愧之餘，照理說應該悲欣交集，加倍精進，但如今不爭氣的我，耳中縈繞的，卻是我太太乍聞朗公圓寂時對我的一句感嘆：「以後再也沒有人打你的耳光了！」

活到五十多歲，居然沒有比現在更希望有人能繼續來打我的耳光。今生有此福報值遇這位明道大寶菩薩提撕，駑鈍弟子如我也不算白來了！朗公啊！法界再相逢了！

廖康樾

回憶朗欽加布仁波切

「我好像見過你吧？怎麼有種親切感？」2013 年，一通出乎意料的電話，讓我有機會以口譯者的身分，再次拜見朗欽加布仁波切。這是會後，仁波切在喇嘛介紹完畢後，在休息室對我說的第一句話。

國一時，大海撈針般的因緣際會，讓我首次見到一位所謂的「仁波切」--朗欽加布仁波切。當時藏傳佛教在台灣還不算盛行，印象中仁波切也尚未成立自己的道場，我們一家對藏傳佛教的認識更是懵懂無知，不過是在仁波切每次短暫訪台時，都會去見個一兩次，話話家常，如此而已。

物換星移，二十年過去，我不再是青少年，成了一個孩子的爸爸；而仁波切依然是那位留著兩撇翹鬍子、時常咧嘴露齒而笑的長者。二十年的空白，似乎就重逢的那一刻，於仁波切微笑中，被完全彌補了起來。這二十幾年前就存在的、對仁波切莫名的熟悉感，直到他老人家圓寂後，也都不曾從我心中褪去。

「是的，我二十年前常去見您。當時我還小。」我簡單回憶著二十年前的往事，只見仁波切幽幽地說著：「是呀！這就是業緣呀！」接著便眉飛色舞地對我談起他正在進行的寫作計畫，希望一一譯成中文云云。由於仁波切寫的都是甚深法要，我一時搭不上腔，也就不敢承諾些什麼。

據說究竟菩提心的妙用是智悲雙運的。這哲理太抽象，但仁波切的住世與示現，恰如其分地詮釋箇中涵義。直到仁波切圓寂，我都沒有太多機會親近他老人家；但凡是接觸過仁波切本人或其著作的人，一定會對他卓越的智慧與豐富的學識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仁波切所流露的「智慧」，是不言自明的。每次短暫的私下交流，都感到上師身上所散發出來對教法的滿腔熱忱。能夠驅動一位年近八旬的長者如此積極投入弘揚教法與饒益眾生的事業，其背後的動力，若不是「慈悲」，又會是什麼呢？

從再次與仁波切搭上線後，這幾年我反覆祈請仁波切為我口傳希求多年的《菩提心讚》。雖然仁波切慈愛有情，第一次請求便已應允，但期間總遇到各種因緣，口傳一事遂一再推遲。不過，正憑著仁波切一句「沒問題的。你有心，我一定給你傳」，我這與仁波切沒有太多淵源的小輩，才敢厚著臉皮，不斷地叨擾他老人家。

最終，在 2017 年，為仁波切口譯《四敵轉為道用》教授圓滿後，與仁波切閒聊並祈請住世時，上師當即敲定隔天上午為我口傳《菩提心讚》。還記得當天一位師姐，因為身體因素，需要請求長壽灌頂，仁波切立即問我：「你明天時間夠嗎？她很辛苦，需要長壽灌頂，明天你順便幫她翻譯吧？」

隔日，仁波切以異於常人的速度，口傳了《菩提心讚》。我驚訝地請問仁波切是否將此文當成日課，否則怎麼讀得如此之快？仁波切只淡淡地說：「沒有，只是偶爾看看。」隨即賜與繁複的長壽灌頂。灌頂前，仁波切對我說：「你說你身體不好，也一起受灌頂吧？對你有好處。」到了當天離開仁波切之後，我才感覺到，仁波切這天的傳法，怎麼倒像是專為我安排似的。

長壽灌頂圓滿後，仁波切歡喜地靠著法座的椅背，對我娓娓道來他的傳承，包括他對學佛心態的看法。溫暖的陽光照著仁波切的招牌笑臉，帶給我一種錯覺：我們做師徒的緣分也許將要展開了，上師可能要攝受我了。

然而，善知識們總是用讓人最痛的一課來教育執著世事常有的頑劣之徒。我幻想著將來能夠常常向他老人家請益，所以竟也沒有特別重視仁波切那天在法座上的分享與開示。隨著時間的推移，諄諄法語竟也點滴流逝，終成我心中一樁無法彌補的憾事。

從沒想到，這天讓我感到滿是慈愛與關懷的傳法，竟成了我與仁波切最後的法緣。

得知仁波切拒絕醫療開始，腦海裡便不時浮現仁波切精神矍鑠的風采，揣摩著他信筆捻來便能撰文、興致一起便出道歌的自在境界。

然而，福薄如我，此生就這麼沒能再見到老人家了。

為祈請仁波切長壽住世而放生的當天，恰是仁波切示現入定的首日。錯綜複雜的滋味，讓我直到現在，都還不知道怎麼面對他老人家圓寂一事。

允許我「有問題儘管問」的您離開了，我又該上哪兒問人「朗欽加布仁波切走了，我該做點什麼」呀？

您對我展現了慈愛、耐性與寬大，對徒眾們示現了「一切想中　最為第一」的無常。也許，這些就是您留下來，讓我繼續與您保持連結的心靈功課吧？

持您名號的轉世不會再來，但相信您的無盡化身一定會持續普濟有情。

有幸少沐上師法語的敦珠貝瑪南嘉
寫於二零一七年十二月

仁波切於桃園機場，2017 年

仁波切於美國岡波巴中心，2017 年

朗欽仁波切與阿拉巴馬的因緣

1997 年 10 月透過美國佛教會的引介與支援，阿拉巴馬州亨城的弟子們有幸請到仁波切來給我們開示。〈那次仁波切的弘法之旅還包括其他三、四個佛教團體。〉那天近二十人盛裝到機場恭迎仁波切，向仁波切禮拜。我們獻哈達時，仁波切一直笑著說：「西藏習俗，西藏習俗！」儘管和仁波切初次見面，又有語言隔閡和文化差異，大家卻和仁波切一見如故。從此一而再地恭請仁波切光臨，和仁波切結上了不解的師生之緣。仁波切每次和末學回憶這個緣起，總是笑著一再說：「奇怪啊，奇怪啊！」。多年來仁波切所開示的無上甚深微妙法，非駑鈍末學所能領會轉述，在此僅就末學記憶所及，敬述仁波切在亨城開示之餘二三花絮，以紀念仁波切對此美南小城眾生的慈悲恩德。拙筆拙思，拉拉雜雜，敬請諸位大德海涵匡正。

仁波切第一次到亨城時在不同會員家中及亨城公立圖書館共做六場開示，依次為：何謂佛法？大乘佛法，認識灌頂，顯密圓融，佛法問答，中陰入門。並傳授四臂觀音灌頂。由隨行的盧衛楊喇嘛擔任翻譯。前後約共五、六十人參與法會。其中受皈依者大人童子共三十五人，皆大歡喜。皈依之前仁波切準備皈依證，一一寫上藏文的法名，盧喇嘛則寫上法名的中譯。皈依時場面莊嚴，儀式結束前大家依序上前，由仁波切剪髮並授予皈依證。幾位在旁觀禮，本來沒打算皈依的，最後也改變主意，臨時跳入行列，成為皈依者。而仁波切準備的皈依證竟然男女、張數都恰恰好！最後一位法名為三寶金剛王，在場沒有人比他更適合這個名字了。仁波切傳授灌頂時，唱誦《六字大明咒》，透過直貢噶舉特有的唱法，咒音渾厚悲滄，像是傳遞觀音菩薩對苦難眾生的慈悲加持。全場充滿慈悲的振動，令人感動落淚。是一次難忘的經驗，那感覺猶如昨日。後來我們又特別請求仁波切帶領我們唸誦並錄音。很多人聽了那份錄音都很受感動；我們也常常以之為共修的助伴。

仁波切與亨城佛學社成員合影

就在仁波切初訪期間，大家已經決定請仁波切下次來傳授《頗瓦法》。承蒙仁波切慈悲應允，並規定參加者必須持誦《百字明咒》萬遍。在仁波切指導下，全體都努力學習念誦《百字明》。第二年〈1998〉共二十一人參加仁波切傳授的《頗瓦法》，前後一星期。其中 Linda 和 Paul 師兄賢伉儷遠從 Connecticut 趕來助陣，廖師兄從印地安那來，Kevin 從田納西來，還有從台灣來的簡師兄。真是一時盛會。仁波切慈悲善巧，全體學員都堅持到底，最後仁波切慈悲宣布大家通通過關。又這次請法，真是巧合，緣於紀、陳師兄賢伉儷不久前在紐約街頭巧遇多年未見的老友，聽到仁波切在一道場傳授《頗瓦法》、插吉祥草等種種，回來之後提起，而引起大家的興趣，故有此請法之舉。

傳《頗瓦法》的那一年，仁波切應本地聯合教會之邀，在該教會做了一場西藏佛教的問答。容納六、七十人的教會，擠得氣氛熱烈。劉國威師兄擔任翻譯，堪布也坐在台上，場面莊嚴，不失輕鬆。記得有人問對 clone 的看法，仁波切說這是因緣法，條件具足了生命就會產生。簡單的回答化解大眾疑惑，也表現出佛法深邃的智慧。問答之後仁波切並介紹《普賢王如來祈請文》，帶領大眾一起唸誦。演講後的接待會，洋溢著一片歡喜。教會的女牧師非常高興，特別給仁波切一個很熱烈的擁抱。〈仁波切會後告訴我們說，他最怕西洋女人的擁抱禮！－笑....〉

仁波切於亨城佛學社授課

仁波切待人真誠、慈悲、謙虛，是給弟子們最佳的身教。開示時，每每說：「我不是佛，我知道的就說知道，不知道的就說不知道。」仁波切對佛法，對傳承的尊重，使人肅然起敬。每講一法必說明來歷。凡仁波切個人看法，也會特別加以說明。使弟子們漸漸懂得尊法重法，從而更認真的學習。

仁波切法前必講聽法動機：「對一切遍虛空如母眾生生起強烈的悲心，願度一切如母有情得證佛陀果位—以此動機來聽聞佛法。」真誠慎重，令聽者真實感受到。多年前有一天晚上仁波切開示完畢，末學準備送仁波切回駐錫處，正倒車時，從後視鏡中見到在外面等待的仁波切表情痛苦，手指地上，心想發生了什麼事，趕快停車下來，原來有一隻小蟲正從車後賣力的爬過。仁波切怕車子壓到蟲，正在不斷的加持它。每次聽到仁波切開示救度如母眾生，後視鏡中仁波切的表情就浮現在眼前。

多年來和仁波切見過面的，或皈依、或恭敬、或歡喜。仁波切每次來時總是一一的問每個人好不好。對於弟子們的請求，無不慈悲應允。弟子、信眾、友人見到仁波切也都歡心踴躍。久了大家都期盼這每年的盛會。相信與仁波切見過面的皆已種得度因緣。

仁波切好學不倦。高齡的亓老居士，文武俱佳，每次仁波切必和老先生論道。老先生一定和仁波切分享練功的心得，比如仁波切還很認真的學老先生教的太極尺。每年仁波切的光臨，是亓家閤家上下的大事。又亨城是個航太業中心，專家不少。佛學社中就有吳、林兩位老教授及許、黃、陳等師兄，或學術權威或專業一方。仁波切來此常常請問這些專家有關的問題，與佛典參照。例如：「有沒有可能同時有四個太陽？」仁波切說科學越進步，越接近佛法；但最後也不見得會和佛法一樣。

緬懷多年來仁波切傳法、灌頂、講授、開示，蔚然可觀，更覺仁波切的學行深厚。講授長的如昆努仁波切的《菩提心讚頌寶炬》、仁波切自著的《大手印五支前行指導》，短的如《心經總義》、《七度母祈請文》、《大印五支證道歌》等，信皆從實修經驗中流出，或層層剖析，或直指心要，無不令聽者各獲其益。至於個別請益者，仁波切亦必不厭其煩，慈悲導引。

恭請仁波切最大的挑戰是翻譯。第一年盧喇嘛翻譯。接著國威師兄直到其回國任教。然後小芬師兄也翻中又翻英，〈小芬懂得仁波切的華語，仁波切盛讚小芬聰明。〉敬安仁波切到美國後，承其慈悲應允，我們終於有機會聽到仁波切講述較長的經論。以上諸位皆是仁波切語的化現。如果沒有他們，我們就無法聽到仁波切的開示。特別感念諸善知識的恩德。

每次仁波切光臨，各位師兄分工合作，使仁波切的食、住都有舒適的安排。如：王、陳師兄，張、陳師兄，陳、柯師兄，黃、林師兄，David 和 Judy 師兄等賢伉儷提供仁波切住錫或法處。紀、陳師兄每次皆帶仁波切各處郊遊。孫、許師兄經常為仁波切準備特別的飲食。何、陳師兄為仁波切盡心盡力。淑惠師兄多次為仁波切臨而回到亨城支援。還有其他師兄、朋友的幫助不及一一備述。諸位師兄助成仁波切的莊嚴法會，護法功德無量！岡波巴中心諸師兄對仁波切的護持，對亨城同修的關懷，尤其是蘇師兄、浦師兄等遠道而來指導隨喜，都成就了我們學法的因緣，衷心感激！

如今仁波切融歸法界，弟子們再也無緣親近聽聞教法！回首前塵，敬結此曼陀羅，以為供養，祈請仁波切大悲恆常不捨吾等眾生！

三月芽

仁波切於亨城

想了很久不知道寫什麼比較適合，不過很久以前仁波切在上課之後有跟大家講一些話，那時候我回家有打成逐字稿，現在看起來還是很受用。

仁波切在 2010 年 7 月 3 日講授《依止至尊度母之四曼達儀軌》後，跟大家說了以下的話，當天的翻譯是貝瑪慈寧。

在中心裡有太過鬆散的過失，其他中心當中都很嚴謹、嚴格，尤其對出家眾都是很恭敬的，應是我們學習的方向。不要因為和出家眾親近，親近之後就變的隨便散漫，這樣是不好的。今天仁波切是各位的上師，各位也都這樣認為，身為弟子的你們應該要努力修行，雖然仁波切不曉得各位有沒有努力去修行。

仁波切年紀已經大了，今年已經 73 歲，往後的日子如流水般一去不復返的，流水隨時間而流逝，但是岸邊的岸石卻不會走動，我們這個中心如同岸石一樣，作為一個修行的地方，各位來到這個中心應當好好護持這各中心，無論是中心的灑掃或是供品的陳列，或是對出家眾的恭敬，對於這一切都要努力的去行持，因為這一切都是累積功德的福田，累積資糧的福田。尤其從更廣大的角度來說，一切有情都是親近的，因為如母有情的關係都是親近的。

從另一方面而言，我們也是金剛兄弟，從佛法的角度來看我們都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關係是親近的。尤其我們都身為同一位上師的弟子，這個關係就更加緊密了。彼此之間應該珍惜彼此的關係，如果可以的話，讓我們這個中心更加廣大，人員更加的多會更好。今天帶領自己的親朋好友來到這個中心當中，是為了能親近三寶，學習正法，要以這樣的心態帶領其他的人令他們學習佛法。由於學習佛法親近三寶的緣故，自然會獲得廣大的利益，而且明年直貢大供養的責任在我們這個中心的身上，從現在就要開始努力，希望經濟上或人員能越來越多越好，每一天每一天更加進步。

同時中心無論是在提供住所或休息的地方給仁波切，這個部份仁波切都深深感受到，也希望各位能好好的維護這個中心。尤其是弟子學員之間關係的和睦是非常重要的，大家都屬於金剛兄弟。從廣大的角度來說，一切如母有情關係都有著緊密的關係存在，或者從佛法角度來看，我們同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我們有非常緊密的關係。或者從更親密的角度來看，我們同樣成為一個上師的金剛弟子，我們都身為金剛兄弟的關係，我們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們應該互相珍惜愛護我們之間的這一段關係，有任何紛爭的話，雖然

仁波切沒有看到任何紛爭，不過有任何紛爭的話，都要懂得修持忍辱。究竟上，我們都是要共同成就無上佛道的。所以平常維護這個中心，令中心增長廣大的重責大任都在各位的身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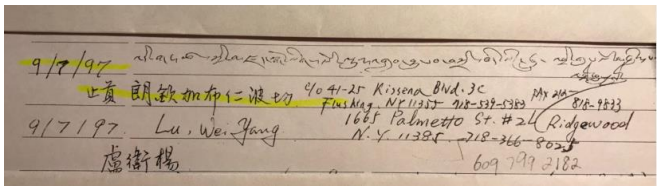
陳慧娉

台北岡波巴中心藥師佛灌頂暨佛像開光，2017 年

美國岡波巴中心藥師佛灌頂，2017 年

顯現佛法莊嚴之大仁波切

第一次見到朗欽仁波切，是 1997 年的九月在費城的普門寺。透過理海佛學社佛友的介紹，費城普門寺與費城西郊的明心學佛社聯合邀請當時在紐約莊嚴寺參訪的仁波切，到費城來結緣弘法。費城普門寺 1996 年以前由慧開法師指導，學佛的風氣很自由，在慧開法師的佛學講座中，常可見很多初機學佛的大學研究所學生，秉承著學院派作風，翹著腳坐在慧開法師面前，跟法師「討論」佛法。朗欽仁波切第一次到普門寺開示時，就有佛友問：「我對藏傳佛教不了解，對轉世很好奇。想請問你這位轉世而來的大仁波切，記不記得自己上輩子是誰，是怎麼轉世的？」仁波切先用中文說，「我不是什麼大仁波切」，接著透過翻譯回答，重點大致是：他不確知自己上輩子是誰，也不記得自己是怎麼轉世投生的，但他從小就喜歡聽聞修學佛法，四歲時一開始修觀音菩薩法門就馬上能相應〈後來我們了解他指的是能入定觀想〉，常常一修法就捨不得下座，「所以我覺得我上輩子應該曾經修學過佛法。」會後仁波切發送他唱誦的《六字大明咒》錄音帶跟我們結緣。那年年底，我到台灣打佛七，在某一座中有佛子突然發狂，影響到我同寮房的多位打七佛友，直到當晚她們都不得安眠。不得已我打破禁語，建議大家試著聽聽仁波切的《六字大明咒》錄音帶，放了沒多久整個寮房的人就都熟睡了。



仁波切參訪費城明心學佛社之簽名，1997 年

普門寺弘法後，隔天仁波切到明心學佛社結緣。活動結束，仁波切準備離開時，我看到他站在門前，由一名弟子跪在地下幫他穿鞋繫鞋帶。當時仁波切背對著我，我心裡想的是：「這些西藏仁波切真了不起，連穿雙鞋子還要人家伺候。連我爸爸我都不曾幫他穿過鞋！」才動完念頭，就看到仁波切轉過頭來對我笑了一下。我心裡嘀咕著：「難道他知道我在想什麼？」2000 年七月，仁波切在新澤西州傳《頗瓦法》。這時我已經正式跟仁波切修學《四加行》一陣子，也曉得仁波切血壓高，如果不坐在椅子上，身體不能蹲下穿鞋，需要人幫忙。修完《頗瓦法》後的週末，有金剛師兄請上師

與所有參加法會者到她家 party。在室內用餐後，大家陸續從前門提了鞋子，拿到後院穿上，在後院玩。我跟仁波切是最後兩位要去後院的人。仁波切起身時，我跳起來準備到前門口幫他找鞋，仁波切馬上很慌忙地搖手說，「不用不用」，證實了我兩年多前的猜測。仁波切最後自己坐下穿鞋，只讓我在一旁稍微幫了一下。那天沒有當下跟上師懺悔早先不善的妄念，現在想來懊悔不已。

仁波切傳授頗瓦法，2000 年

仁波切是直貢噶舉的「朗欽巴」，教派傳承中的明道者，博學多聞，五明通達，善於解答弟子們各個類別的疑惑。初認識仁波切時，仁波切知道我們許多修學顯教的弟子，對藏傳佛教教導尚未生起信心，教導時會隨時告訴我們，「這在《大藏經》裡有記載」，要我們自己從經典裡找證據。美國岡波巴中心佛堂有兩套中文《大藏經》——《大正藏》與《乾隆藏》，放在佛龕兩側，不僅是尊貴的三寶象徵，更是諸多弟子修學佛法常使用的參考書。除了經書外，我們初學法時也很勤於找藏傳佛教的論典來讀。九零年代末，二十一世紀初，坊間藏傳論典著作大多只有英文翻譯。我們找到書後通常會拿來請問仁波切，然後很驚訝的發現雖然仁波切不會看英文，但半數以上的譯書他都知道。對他不曉得的書，仁波切會檢閱鑑定藏文作者、教授者，佛像及唐卡的附圖，再詢問翻譯品質，並提出一些關鍵問題。最後的論斷，從「很好」，「這作者當然可以讀」，到「差不多」，「可以大概看看」，甚至是「這個作者〈的書〉不要看！」有次我們帶了幾本從舊書攤找到的書，仁波切一看作者就要我們拿走，說「難怪我今天頭痛」，後來得知是因為作者修的法有問題。從此以後我們買書都非常地小心了。除了佛法外，仁波切也會用卜卦，堪輿，藏醫等知識幫忙度化有緣者。這一切利生所行，及一再得到驗證的教誨，都堅定了我們對佛法的信心。

我們曉得仁波切精通西藏歷史，並寫了幾本囊謙歷史與地方誌，可惜不懂藏文，只在搜尋英文文獻時，看到仁波切寫的的書常被引用為研究康區的參考資料。2005 年我與幾位在家眾跟著仁波切到青海，有機會聽仁波切第一手地介紹玉樹及囊謙地區的歷史，包括直貢噶舉的傳承祖師的故事與修行事跡，才第一次體會跟學問淵博的上師參訪勝地，是稀有的珍貴經驗。那次印象最深刻的，是在玉樹吉天宋恭故鄉覺拉扎的文成公主廟觀看文物。雖然去青海前沒做功課，不曉得文成公主廟跟直貢噶舉的深厚淵源，不過卻有機會連續兩天去那裡參訪：頭一天因為仁波切被當地居民請去家裡灑淨，所以我們兩三位在家眾，由一位在政府當幹部的藏人朋友的陪同，在寺廟傍晚關閉前去參訪。或許是有官員陪同，或許是因寺廟執事喇嘛看我們當時禮佛很虔誠，禮佛點燈完我們特別被帶到後面參觀寺院的珍藏，包括兩個有手印，腳印的珍貴石頭，執事解說是某一世大寶法王所留下的。第二天我們跟著仁波切再訪文成公主廟，由同一執事接待。我們跟仁波切報告前晚看到的古蹟珍藏，仁波切用藏文跟執事提出要求觀看，但被婉轉拒絕了，沒能看到。其實那些珍藏仁波切都知道，也看過，事後仁波切用相當的時間，跟我們解說那手印腳印的來龍去脈，從歷史文獻，相關人物的居住及造訪時間，手印腳印的尺寸等，認定執事的解說有誤。雖然他引用的史料文獻，都是藏文，我無從得知其內容與優劣，但那天聽到仁波切系統性地引經據典，做推理辯證，提出結論，讓我第一次知道，仁波切治學的研究法及嚴謹度，絕不亞於現代西方人文社會學的方法論。青海行我帶了錄音筆錄下仁波切的話，不幸在香達縣渡

河時，整個人及背包墮入水裡，錄音筆和珍貴的口述歷史全毀了，實在是最大的遺憾。

仁波切於普門寺

我能夠有些機會聽仁波切講述佛法與歷史典故，部分源於我在 2001 到 2007 年之間，幫忙編輯《聞喜雜誌》。在中心初創的前幾年，不容易找中文翻譯，所以我們常得四處搜尋現有的中譯文，充實《聞喜》的內容。我開始編輯《聞喜》的初期，仁波切要我們登載噶舉祖師瑪爾巴譯師的傳記。仁波切給我的，是一本影印來的中文簡體字翻譯本，還附有藏文原文。那冊子原始的打字，編排，都是手稿的形式，藏翻中的譯文，讀起來也不很流暢。我那時偏見，覺得這種「讀起來很痛苦」的文字，不應該登入《聞喜》——因為登了也沒人會讀。仁波切很慈悲地說：「就用你們可以接受的方式編輯改寫」再登出。所以請陳淑惠師姊負責打字，我負責編輯，我們就一期期的打字整理，總共刊登了 11 集才把整本書登完。為了負責編輯，我得細讀原文，看到內容中間有教義、文化或歷史的問題，都時時跟仁波切請教，澄清細節。到後來幾期，可能是對譯文的了解比較深入了，也可能是習慣了原譯者的文字風格，對文字沒做太多的編輯，只是會加入很多註釋，幫助讀者了解及閱讀。從請教仁波切的問答之中，聽到很多精彩的故事及發人深省的回答，自覺受益良多，加上後來敬安仁波切又願意幫忙翻譯，所以我們特別針對瑪爾巴的傳記，安排了一場弟子與仁波切的即時問答會，大家根據正文的內容提出問題，請仁波切回答。問答專欄刊出後，頗受讀者歡迎。我原來跟淑惠開玩笑地說，細讀瑪爾巴傳記的，大概只有我們兩人，多年後發現中文的《福德海月刊》，不但轉載我們編寫的譯文與注釋，還把我們與仁波切的問答錄，一併刊登。看樣子至少有三個人仔細讀了這版本的瑪爾巴傳記。仁波切的慈悲及洞見，驅使我們自利利他，助我們增長福慧。

讀過密勒日巴故事的人，都熟知他擅長唱歌，將修証的領悟以歌曲表達出；在中國佛教的經典，也載有一些修行大師證道歌等。但這些只是能「讀」到的道歌歌詞，對讀者而言，跟看偈頌的效果一樣，僅僅是用眼〈或加上用心〉接觸那遙遠的，古代證悟者的行儀及領悟。瑪爾巴的傳記裡有一特別之處，就是不僅記錄了道歌歌詞，還進一步描述所唱道歌的調子名稱或曲風。在瑪爾巴傳記的問答會間，仁波切說這些古代的調子沒有傳下來，但是他即興示範，用不同噶舉傳承的調子，為我們唱瑪爾巴大師的金剛道歌。有師兄在仁波切剛到美國時，曾經陪仁波切在湖邊散步時聽過他唱道歌。我們較晚跟隨仁波切學習的弟子，在這以前一直沒機會聽過。那天在詳盡地問過瑪爾巴的生平之後，再親耳聽仁波切唱瑪爾巴的道歌，似乎把我們跟歷代祖師都連結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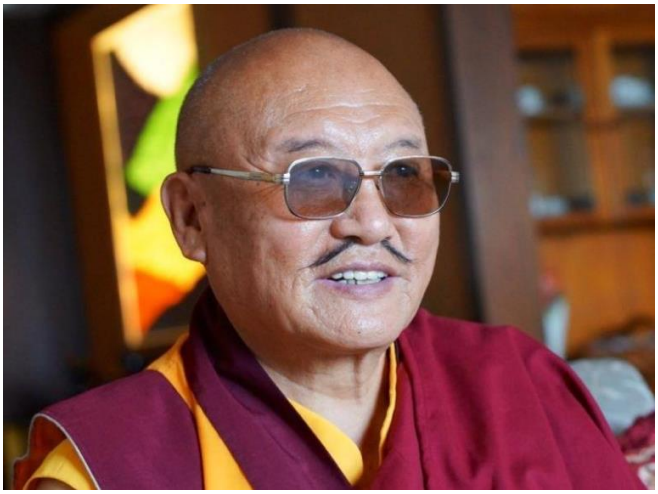
最近幾年，自己因為工作、遷徙及身體的病痛，沒有能夠精進聞思修，但每次聽聞仁波切傳法教授，都覺得上師一一指出我個別的缺失，指引修行的方向。自今年年初仁波切生病以來，四眾弟子盡力修法，祈請仁波切長久住世。從上師病情加重，身體日益衰退，到最後入定，最終融於法界之間，我反覆讀誦 20 年前仁波切因心臟病就醫急診時所唱的「轉相證道歌」，逐漸體悟大修行人的舉止行儀，在在都是對弟子及眾生的教授與示現。正如同密勒日巴尊者在涅槃前告訴弟子：「一般凡夫的生病原與瑜伽行者的生病性質不同，緣起亦不同。我現在的病，實為佛法莊嚴之表現。」

密勒日巴尊者隨即所唱的道歌，也貼切地描述了朗欽仁波切一生的教誨示現：

生死涅槃一切法	法界體性顯光明
以大手印印一切	諸法無二等一味
我知順逆皆法性	心無罣礙大自在
魔病罪惡一切障	安住氣脈明點處
為我修持作莊嚴	為我德行作莊嚴

願我與眾生，從此後不執病痛障礙，努力精進修行，供養仁波切與法界一切的傳承上師！

Vera Huang



我與仁波切的因緣

我跟仁波切的認識

2001 年在小芬和浦靜芳師姐的引薦之下，我遇到了仁波切。這是我第一次接觸藏傳佛教。

第一次見到朗欽仁波切，他嘴上翹翹的八字鬍，讓我印像深刻。我心想：原來仁波切是可以有酷的造型的。之後一起用餐，仁波切左手拿肉，右手用小刀，直接將肉一片刮起，並直接送到口裡。我看得又是吃驚，心想：「wow！這麼驚險又豪邁。這刀的距離跟嘴巴會不會太靠近了？」仁波切發現我看他吃肉，吃到傻眼目瞪口呆。他笑了問我：「要不要吃.....？」我笑說：「不用。」

仁波切平日生活平易近人。一旦翻開經典佛籍瞬間，眼神又開始煞時專注，詳細的解說，也不顯厭倦。2001 年我皈依了仁波切。

空行母的安慰

2001 年，我告解仁波切我決定還俗，請他做為我的印證師之一。他說好。放下出家人的身份，我感到深深地鬆了一口氣，壓力頓除。我不需要為我的情緒感到自責與抱歉，一路平靜的坐著火車回去費城。我回到費城住所，突然間，無法控制的狂哭，開始為放棄出家身份感到難過。從早上哭到晚上，睡覺繼續哭，哭的非常專注.....，悲傷不能自已。就是我父母兄弟，與爺爺跟奶奶去世，我從沒哭得這麼悲傷過。這是這幾十年來最悲傷的哭泣了.....。

我側躺在床上哭的死去活來的時候，突然間，有一道白光從胸前轉著轉著跑出來。一團白光，突然出現在我眼前。一位很美，很類似藏傳佛教的圖片的女神的臉，出現在我面前。她很溫柔地對我說：「覺喜不要難過了，你只是外表變了，你的本質並沒有變呀。」

我聽到她說話，我愣了一下，頓時忘了哭泣。心想，她怎麼長得這麼美。她說這話是啥意思？我不認識她，她是誰？一連串的困惑中，很快的，她就消失了。隨著她的消失，我再度陷入悲傷，又開始很專注地哭泣.....。再次的，那位美麗的藏傳女神又以同樣的方式，從我心中轉出來，一團白光中，她又出現了。

我當然是再次被她的美妙，看得再次的愣住了。然後聽到她再次溫柔地對我說：「覺喜不要哭了，這沒什麼好悲傷的。你雖然還俗了，你的本質並沒有變呀，你還是你呀。」說完又不見了。我呆了一小下，臉龐眼淚垂，低頭不

解地看一下我自己的胸口，我感到萬分納悶，我又沒有修她的法，她是誰？

我根本不認識她.....。來不及思考太多，悲傷的情緒又無法阻止的湧上來，無法控制地哭泣....。但是心裡頭開始疑惑，她是誰？她為什麼要對我說這話？她怎麼會從我心底跑出來...？

因為想不通她是誰，我又開始陷入忘我的悲傷情緒，哭的唏哩花啦.....。

結果不久，當我正哭到最高點，最盡情的時候，我的胸口又開始開了個光洞。洞裡的光團又開始轉出來。這次我清醒多了，驚訝低頭看著她轉出來，然後光團裡女神又出現了。她重複的說：「覺喜你不要悲傷了，你只是外表變了而已，你的本質並沒有變呀，你還是你呀。」我依然愣頭愣腦的望著她.....，似懂非懂....。

經過三次重複的安慰，我心情慢慢恢復平靜。我心想：她一定是藏傳佛教的護法神。她指的本質，當時我不懂。我當時也還沒找到我的本質。但是因為她長得那麼美，又那麼溫柔的安慰我，她說的話又那麼的玄。我決定往那方向思考，慢慢的學習過著一般人的生活。之後，我的睡眠也開始改善。之前，因為太多無形的干擾，無法睡覺。後來才知道，她是空行母的化身。

當然，一般的唐卡，真的是無法完全的描述她・本身的美麗與莊嚴，皮膚是白色的，透著金光。她是以意念，以你的語言傳遞訊息。

無盡的感謝。我心想：若不是中心仁波切們的德行馨香，怎能感應這麼殊勝的空行母來幫助我呢。

灌頂覺受

2002 年，我參加了第一次中心的灌頂。灌頂的名字我忘了。那是一個極為特別殊勝的灌頂。因為首先我完全聽不懂，但是整個氣氛與佈置非常的莊重。還好有敬安仁波切的翻譯。

我坐在第一排，望著仁波切炯炯有神的眼睛，嘴角含笑，唸著渾厚低沉的咒語。笑看著堪布逼我吃一小口的生牛肉，我腦神經整個斷線。那軟軟的沒吃過的口感，我含在口裡。正在演內心戲時，師兄在旁笑說：「你別想它是肉，直接吞下去就對了。」我說：「我沒吃過牛肉，第一次就是生的，我會不會死呀！〈細菌〉」。她說：「不會拉！你想太多。你那麼大隻，那一小口生肉〈大約 0.5cm〉，死不了拉！」所以我吞了…。

很快的大家都吃完肉了。這時我只記得，敬安仁波切說：「觀想佛就在你眼前，為你說法。」一隻白色的大腳指頭，突然出現在我面前，那是佛的左腳。我驚訝的想，其他人有沒有看到？於是我左右望，也回頭望。大家都在閉目念咒，只有我一個在探頭探腦，完全在狀況外，問題是那咒語我也不會，沒人理我。我抬頭看看仁波切，他又是一邊唸咒，一邊又對我笑了笑。我心想：仁波切看起來沒有在認真念咒呀！我對著仁波切指了指那個腳，他又是笑了笑，嘴裡不停得唸著咒。

不久，突然間，我好像是身處在空中似的，好多人從我身邊飛過去，都是天人。他們都朝著一個遠處的壇城飛過去。〈當時我不知道那是壇城。〉我心生好奇，也希望過去。想起以前我曾經修一個法：腳踏蓮花。所以我當下觀想了蓮花，也跟隨著飛過去了。一路由上往下看，壇城內花園優美。來了壇城，每個人一一入座，我也坐在後面。我看了看，佛的樣子真的是好莊嚴。他也是安然的微笑的，靜待大家入座。來不及參與他們在做什麼，灌頂突然就結束了。我人在中心會場，可是佛的壇城也在會場，這兩個影像是重疊的，我猶如身處兩地。

我急忙跑去找仁波切說：「仁波切，您有沒有看到我看到佛了？」仁波切眼神又是含笑，笑笑的說：「喔.....很好很好，很有善根。」然後突然間，大家都跑來找仁波切，一團錦簇

的，就被湧進書房裡去了。我感到很法喜充滿的，這境界維持了一個禮拜，彷彿是同時處在兩個空間裡一樣，走路都像是在飛。那一星期裡，充滿著平靜與法喜，並且感到與佛同在。

室友見我所見

自中心灌頂後，我開心地回到費城。那時我有一個白人室友，他是一位藝術家。同時也已經在秘魯叢林裡學習白巫術有 8 年之久。當我從中心回到住所，他看到我，他很驚訝地問：「你看起來不一樣。你去了那裡？做了什麼事？」我說：「我去了中心，今天有灌頂。」他問：「你可以告訴我灌頂的過程嗎？」我說：「依照他們的規矩，不可以說。你必須要是佛教徒，然後才能參加。」

他棄而不捨追問：「不然，能否請你什麼都不用說。只要回到當時你在當場時的體驗。我想：那應該可以。於是，我閉上眼，回到在中心參加灌頂的那一幕。當我正專注地回顧那一刻，霎那間，他喊著：」我看到了！「

我眼睛睜開問他：「你看到什麼了？」他說：「我看到了城市。」於是，他畫了我看到在灌頂時，所看去的佛的壇城。他畫在紙上的東西，與我所看到的是一模一樣的。

覺喜

仁波切與堪布校對法本

憶上師朗欽加布仁波切

西元 1997 年夏，噶瑪噶舉的一位吳師兄〈雷蒙〉，來到我位於法拉盛百利大廈三樓的住處，告知有一位直貢傳承的仁波切剛從台灣抵達紐約，目前暫無居所，詢問是否能在此借住幾個星期，我立刻答應了。這就是我與仁波切緣起的開始。

當天晚上，仁波切的大弟子，哈佛大學古梵文系博士研究生劉國威師兄，從波士頓趕來紐約。另有十幾位學佛師兄〈包括余冠逸師兄、吳師兄等〉，大家一起宴請仁波切晚餐。透過國威師兄的全程翻譯，眾師兄都法喜充滿，仁波切也顯得非常高興。

於宴席中，我突然要求請問一個十分奇怪的問題，並請求仁波切能無掩蔽的回答。此舉當時引來眾人哄堂大笑，心中皆想著此怪伽又要問那門子的問題。我問道：「仁波切，若今天我未出生於此世，仁波切您在那裡？我又在那裡？我無、無我？」當國威師兄以流利的藏文轉述後，突見仁波切嘴吧唸唸有詞，兩眼射出銳光，大笑道：「這是我們師徒倆必需關起門才能說的！」隨後，又以藏文和國威師兄談論許久。

第二天早上，我買些早餐請仁波切與國威師兄一起用餐。仁波切吃了三分之二後，突然用舌頭在盤子上舔了幾下，並將盤子遞到我的面前，說道：「將它們吃乾淨。」當時，我想也不想的就端起盤子吃個精光，並也舔了幾下。仁波切見此很滿意的大笑，並以藏文和國威談了許久。仁波切與我的師徒關係就此正式建立。啊！仁波切於我是亦師亦父也。

不久，除紐約州外，賓州、康乃狄克州、佛蒙州、麻州、伊利諾州、科羅拉多州、佛羅里達州、阿拉巴馬州等地的許多具緣弟子，紛紛邀請仁波切前往傳法。同時，我也盡可能的開車載仁波切至較鄰近的師兄家傳法。看見許多仁波切具緣的弟子，我心中亦感隨喜讚嘆！

經過幾個月後，許多弟子見仁波切常奔波於紐約州與外州之間傳法，於是懇請仁波切在美國成立金剛乘佛教中心之道場。當時，沈家禎老居士也希望在紐約上州建一道場〈我親見沈老居士向仁波切行大禮拜弟子之禮〉，但仁波切為避免閒語而決定不在紐約市或州選址。

我們前後看了十幾棟房子，但皆未合意。某日，我載仁波切去紐澤西州看房子。當房產仲介引領仁波切到處參觀時，我則走上去小半樓查看屋況。無意間，發現小半樓中儲藏一佛像壇城，於是取下樓詢問仁波切：「這尊佛像是誰？」仁波切見了大喜道：「這是直貢傳承的釋迦牟尼佛壇城。此房子後院有一小湖，名Mirror Lake〈鏡湖〉，這正象徵阿企護法手中所持的明鏡。這是很好的緣起，就決定這棟房子了。」隨後，仁波切要我邀請房產仲介一起吃中飯。抵達餐館的停車場，下了車，我向仁波切指出有一隻大的「水鼠」。一般水鼠體大，其外型極似財神手中所抱的吐寶鼠。仁波切看見後，對我說：「這也是緣起。」

眾弟子得知仁波切已選好房子後，雖然都踴躍捐款，但仍有短缺。之後由紐約的葉師兄以及蘇師兄大力鼎助，終於圓滿仁波切取得中心的成立。隨喜讚嘆！

曾於某日，仁波切從外州傳法歸來入浴。我與國威師兄在外廳聊天，隱隱約約的聽到從浴室中傳出詠唱聲。待仁波切出浴著裝後，我請問仁波切：「您在入浴時，唱的是什麼歌？」仁波切笑著答道：「那是《金剛薩埵百字明》咒的唱誦。當我們淋浴時，浴水從身體流下；然後通過水管、下水道而流入水溝、河，最後融入大海洋。由於《金剛薩埵》咒力的不可思議功德，所以溝、河、海中的所有蟲、魚、蝦、蟹等眾生，皆能得到咒力的加持，而種下成佛之因，將來定能成就佛果。」由此可見，大成就者仁波切慈悲度眾的願力。從此，每當我淋浴或上大、小廁所，我亦如是作。此乃上師加持之力。

中心成立之初，一切從簡。有一次，我從紐約開車到中心拜訪仁波切。只見大門鎖著，直到傍晚，才看見仁波切沿著鐵軌走回中心。原來，紐約市有人請法，仁波切就自己拿著地址，從中心沿著鐵軌道走去車站，然後搭火車到紐約傳法。傳法完後，搭火車到車站，再走路回中心。這一幕幕，至今猶在我的眼前。感恩仁波切為續佛行事業的奔波。直到後來，堪布天津寧瑪抵達美國中心，並由蘇師兄供養一部新車，才解決交通問題。善哉、善哉！

於仁波切抵紐約不久，某一位師兄的先生因病重已於彌留階段，她請仁波切前往作法事。我載仁波切到紐澤西州並與吳師兄會合。仁波切見到病床上的病人，隨即將其所擁有的釋迦牟尼佛延生舍利送予病人服用。第二天傳來往生的消息，醫生也開出死亡證書。但到第三天，已往生的病人突然復活過來，並告訴家人他有三天時間。交待完許多事情，三天後，感激上師所作，然後毫無任何病痛的安祥往生。事後，我問仁波切：「您有幾粒釋迦牟尼佛舍利？」仁波切答：「這是最後一粒了。」啊！上師的慈悲不可思議。

其他還有吳師兄、戴師兄修持仁波切所傳煙供，以助女冤魂的事蹟；以及白冰冰之女超度法會卻不願被超度，終於經上師度化之事等等，有機會再另敘。

末學佛弟子　張萬生合十

思念我的上師

抬頭見一輪明月　　我思念我的上師
總在迷惘困惑時　　叮囑勿失菩提心
他說　月亮破雲而出時　　恰恰如同菩提心
照亮所有眾生的黑暗

看著傷口結痂處　　我思念我的上師
當我生病痛苦時　　諄諄安慰撫其心
他說　無論身心再難受　　不要失去大悲心
更加堅定三寶之信心

我思念我的上師　　我思念我的上師
只要為法　　只為眾生
不顧一切向前奔馳的上師

我思念我的上師　　我思念我的上師
加持我心　　與您無二
生生世世　　追隨我清淨上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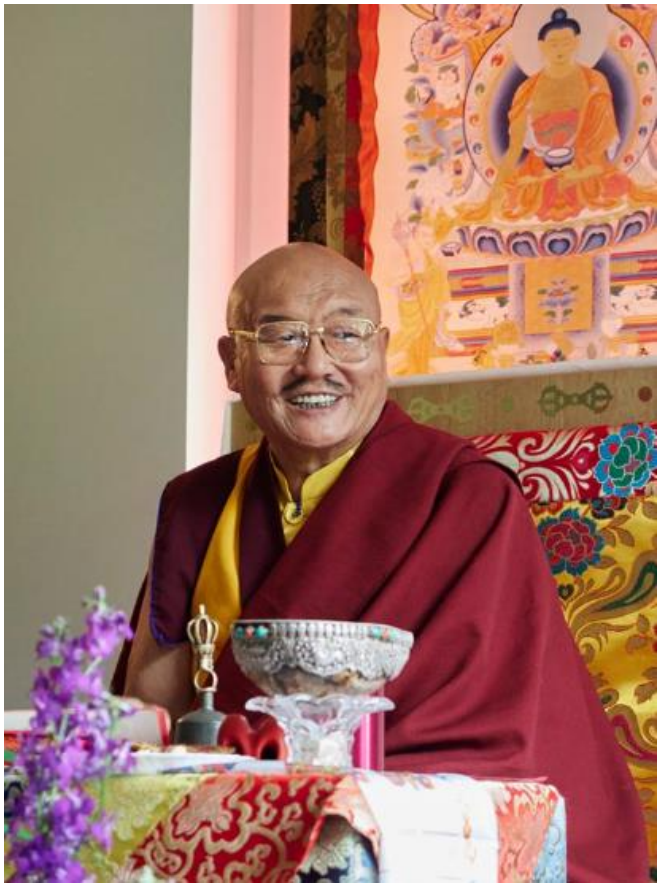
佇立彩虹湖畔邊　　我思念我的上師
猶記初次見面時　　彈著吉他做煙供
琴音繚繞煙霧漫　　法音淨物供眾生
心音源源不絕渡眾生

望著大門原木椅　　我思念我的上師
無論狂風或暴雨　　飯後走路繞湖畔
彩衣大傘蒙古帽　　總是笑說沒問題
精力充沛笑談或修法

我思念我的上師　　我思念我的上師
只要為法　　只為眾生
不顧一切向前奔馳的上師

我思念我的上師　　我思念我的上師
加持我心　　與您無二
生生世世　　追隨我清淨上師

紫晴　12.16.2017



仁波切與桂華的奇妙因緣

~緣~真是奇妙丫第一篇

話說從頭起~為什麼我會寫這篇~

在中心來了一位師兄~看到我~就叫我阿華師兄
我嚇了一跳~我不認識他~他還叫我~於是就大約聊了一會
他說他會來中心~是因為看了我的部落格〈幾乎每天來看〉~但他住桃園〈來台北也有一段路〉~還跟我說我最近都沒寫新的文章~但是他最喜歡就是那篇~不要挑戰我〈很不錯〉~哈哈~~我寫的還不夠好~還要加強啦~
我說我最近沒空~但是我還會寫~當然要分次寫~不然一次都寫出來~都沒新的就沒人來看了~哈哈
他說看到我與朗欽仁波切的合照與文章~所以就來中心見仁波切
沒想到一見到仁波切~並且皈依了~確是讓他覺得不一樣~跟他之前所見過的仁波切們是不同~高高在上~不可親近.....

自己想跟仁波切請求的事~居然一口就答應了~讓他很驚訝的~仁波切很平易近人~也請教了仁波切學佛有沒有自己要注意的地方
~仁波切回答沒有沒有特別的~

所以我就想~我也來寫我與朗欽仁波切相處的~緣~應該讓大家會心一笑的
~可能要分很多篇喔~因為我是他最最難以捉摸的弟子啦~哈哈~

~話說從頭~2006 年他~我沒見到面~聽過他
〈因為別人的亂七八糟說他對我認識的某人不好~這中心不好~不要去〉
ps.在心中就覺得他一定是不好的人~當時有人要給我仁波切的書~
我一看到是他~所說~我不拿~但是之後來到中心卻要上這本書~
還要花 200 元買書~真的天註定好的~當時真的是臉上出現 3 條線~哈哈

~2007 年第一次見面~看到本人~真的改觀了~
還跟他說了上面的小故事~他很認真皺眉頭嚴肅的說~我人很好~沒有不好~
我也跟他說~我被人騙了~現在知道了~你人很好~但是不笑的時候~還是
看起來很嚴肅喔~仁波切還是有時要笑一笑吧~不然弟子都跑了
我很多事有疑問時~都會跟仁波切說也會問他~他都會回答我
還會找字典或書來給我看~真的很厲害喔
有一次我問了他一個問題~他不想回答我~
他就翻了佛書~給我看~解釋說~佛也有 14 種邪見的問題不回答
但是我沒得到答案~我就每見一回就問一次~他只好用點頭或搖頭
來回答我要問這次的答案~嘻嘻
還有就是有些弟子知道我不喜歡我的法名〈藏文的唸法~不是很好聽啦〉
〈中文是很好聽啦~意義也很好〉
所以我就跟仁波切說~不管啦我要換啦〈其實是不能換的〉
但是別人在問我時~我一說大家就會笑成一團~
所以我又用老方法~每見一回就問一次~他就頭痛
於是他又翻了字典~翻到「朗欽」就說這個給妳
~我一看到哇~是大成就者很有學問的意思
我就跟仁波切我不要這個名字啦~
他說丫~不好嗎~我說不是啦
~但是我不是因為這是大成就者很有學問的意思
是因為這是男生的名字啦~所以再換一個啦

他很多可愛的小地方是大家沒注意到的~
他說弟子們就像是他的孩子
有一次我看到他對喇嘛老師也一樣
正趕著出門~衣服沒拉好~他還會幫忙喇嘛拉好
像個父親在幫孩子整理衣服一樣~
出門要體面~不能穿的太難看
所以認識他~真的學到很多喔~

請期待下一篇喔~哈哈

~緣~真是奇妙丫第二篇

下一篇又來了
他真的很好喔
都知道我們還有另一位帶我們進門的上師~盛噶仁波切
他很少待在台灣~上次剛好來台灣宣傳唱片
我們大部份的弟子都去了~而沒去參加他辦的灌頂與上課~
我們告知他~他也都很高興的說~去參加沒關係
~不用再意他~我在想~要是別的上師~鐵定不開心
有一次我去了台中活動幸福列車~晚上在唱歌活動開始
與沒去的弟子連線~讓他們聽盛噶仁波切唱歌與說話
後來朗欽仁波切把電話接過去〈那時他們正在公園散步喔〉
~跟我說話妳妳在那裡~為什麼不在台北丫~沒來上課
我生氣喔~
〈我心想人家不是跟你說過要來參加活動~你也說好丫〉
結果~哈哈哈哈的笑聲又出現了~說在那開心嗎~有很多人嗎~
~還在台中嗎~要小心喔

2007 年的吉天頌恭法會
由朗欽與南卓仁波切一起主法~
我剛好坐在他的正對面第二排~
每次仁波切要上法座或下法座~

看到我~就做一次鬼臉~
別人看到真的很不好意思~
我就會裝做沒看到來對付他~哈哈
他真的很調皮喔對吧~

他 2007 年要回美國前~想要給我一本書
叫《大解脫經》~他剩下二本
於是他說桂華~你來給妳這本書
我看到說~我不要啦不拿
他就罵我~你阿達ㄚ
這是一本好書~你一定要拿
當時有別人也要~我就說先給別人啦
~他還是堅持要給我
他也有對付我的方法~
妳四個月把它念完就好~我說不要
~他再說那半年好了~我還是不拿
~結果他說好啦好啦
妳一年把它念完就好
~於是我就收下來了
~當然個人也真的是用快一年的時間
念完一遍〈是在仁波切今年回來台灣前念完的喔〉哈哈
PS 大家一定會問為什麼我不收
因為我想我應該不會念~拿了放著也不好~如果有人要
就先給別人看不是比較好嗎

每年見到他真的越看越年輕~都沒變老啦~跟我一樣~哈哈
希望他身體健康~每年都要回來喔

這篇看完好像比較沒爆點~哈哈
大家就當小品看看吧~嘻嘻

~緣~真是奇妙ㄚ第三篇

下下一篇又來了
跨年的活動之一 97 年 12 月 31 日晚上 11 點多時
打電話給朗欽仁波切~問候
結果打中心沒有接~我打他的大哥大~響了 2 聲
他接了~就他常說~哈囉~哈囉
你那裡ㄚ~我說在台灣ㄚ
他說ㄚ~妳的名字是台灣~爆笑~真是愛開玩笑~的仁波切
我回答~是桂華~我發現仁波切
每次別人都會問他~仁波切你記的我是誰嗎~
他都會回答~知道知道阿~但是只要反問他說~是誰
他就會答不出來~哈哈~
但是我想他應該知道~只是弟子太多名字記不住
但是今年回來時~在機場就讓大家嚇一跳
他居然記的~他幫弟子取的名字~一一叫出~
聽到的人~都很開心~都覺得仁波切真是讚
我呢~更覺得他酷~他直接叫~桂華
過了幾天再遇到他~他居然叫我~ㄕㄣ桂華
更讓我嚇一跳~不會吧~全名都叫了
我就問他~你為什麼知道我叫ㄕㄣ桂華
他說他就是知道ㄚ~因為他說我有神通
是神ㄚ~當然叫ㄕㄣ桂華
我說我沒神通啦~仁波切你不要開玩笑~哈哈
再過幾天~他又叫我別的名~他新取的~我沒理他
因為我不知道他在叫誰~哈哈
他就說~妳不是喜歡換新的~哈哈〈他還記的〉~
現在我看ㄚ中心的弟子~就是我的名字最多~哈哈
他說他知道為什麼我會皈依 2 次啦
一定是我不喜歡我的法名啦~哈哈
我說我才不是這樣
他說是什麼~第一次是不小心皈依了
我說雖然第一次皈依時不懂是什麼
但是我說我重來都沒後悔過
沒有第一次皈依~也不會認識仁波切ㄚ
仁波切又說：
那第二次可能應該也是不小心皈依了
我說不是ㄚ~因為仁波切~我學到的更多
但是當然還是又抱怨了一下法名~哈哈
他說天已經註定好的事
如果妳還是想要有第三次的...
跟妳說~可能還是妳不喜歡的法名喔
妳可能要一直皈依下去~皈不完~哈哈哈哈哈
但是妳還是會不滿意的
所以還是我給妳的這個比較好~不要再換了

Ps.是我仁波切開玩笑的說~我啦~桂華~不是顯宗的
1.不唸《心經》
2.不唸《解脫經》
3.不吃素食
所以我還是適合密宗~哈哈~仁波切的記憶還真好
~知道我不喜歡什麼~哈哈

我還問他~不要一直記的~他說他是電腦~是不會忘記的~哈哈

憶念上師-第四篇

最讓仁波切頭痛的弟子
是誰呢~每次給好東西都不拿
是誰呢~每次握手都不握
是誰呢~每次說話都不認真聽
是誰呢~每次都要讓仁波切想要解釋到頭痛
但是弟子還是不收下
是誰呢~每次都讓仁波切傷腦筋
是誰呢~每次讓仁波切想做鬼臉
是誰呢~每次讓仁波切想打她
是誰呢~每次都有那麼有福報
是誰呢~每次有好的都會留給弟子
是誰呢~那麼不知好歹
是誰呢~讓仁波切很忙還是會幫忙簽名
是誰呢~是誰呢~是誰呢~
答案~就是我~這個調皮鬼
仁波切說雖然有時不聽話~不按牌理出牌的意思
但是他說他的弟子們個個心地都很善心~他很開心
而我呢~做事也勤快~交代事情很放心~但是就是笨
只照自己想的~給好東西有時都不收
還要讓他想半天一直解說~但是我還是不收
還會一直跟他說話告狀還小小警告他不要說不好聽的話給弟子聽
讓仁波切很沒輒的事~就是遇到我這個不愛聽話的孩子~~哈哈
讓他真是好氣又好笑~
所以仁波切請你不要再對我傷腦筋了
請不要再強迫我接受我不答應做的事~
對不起~因為我不想自己不做的事~
跟你拿東西就放在那裡~動也不動
可能我是你的業障喔~嘻嘻

2008/7/15

PS.心想以後再也無法看不見，有這樣對我那麼好的仁波切了，眼淚就聽不話，又滴下來。

憶念上師-第五篇

每當看到《心經》手寫本，就想起朗欽加布仁波切，他真的是一位平易近人的好上師，或許因為他都處事很低調，很多人不認識他，真的覺得我很有福報認識他，有次有人給他心經手寫本，他就說要拿一本給我寫，但我又是不拿，推了好多次，我這不聽話的弟子還是不拿，又請他先給別人，他也是不死心，每每看到我又說了，我也沒叫妳背起來，妳還不拿，但當你在寫的過程裡，妳也會在無意中背起來了，或許妳覺的自己用不到，但以後還可以幫助六道一切眾生，真的很好，但如果妳還是不寫，可以用唸的吧。我這才說好。

仁波切他真的人太好，都會想著用那種方便法來對治我這調皮不聽話的弟子。要是別人鐵定就叫我滾蛋了。哈哈

PS.我是真的沒空寫，也不想拿著東西放在那裡不寫也不好，給會寫的人，會更好。

仁波切八十大壽法會，2017 年

仁波切於直貢猴年法會，2004 年

仁波切教授金剛舞，2007 年

追憶根本上師朗欽加布仁波切

自仁波切於十月中圓寂以來，對其思念時常湧現，回憶起過往和仁波切的相處與受教，幾次熱淚盈眶，未能成眠。中心師友們囑我寫篇紀念文章，以我和仁波切的長久因緣，當然應該，只是一來個人文筆不佳，從事學術研究工作，雖動筆亦頻，但多是撰寫論文，文體讀來無趣；二來對上師的憶念感想，思緒雜然，一時不知應從何起。有些往事塵封已久，整理尚需時間，目前此文就暫且想到哪寫到哪吧[2]。

一

以時間而言，我應是仁波切的漢人弟子中追隨最久者吧。自 1989 年 7 月初次拜見算起，至今已 28 年。然我福緣不足，未能長時隨侍上師，2001 年自美返台定居工作後，僅能不定期以電話或視訊與仁波切聯絡，須待仁波切每年下半年回台弘法時才得機會見面請益。但仁波切法務繁忙，造訪者眾，有時晚間拜訪，見其疲倦，我也不便長待打擾。前些年在佛光大學任教時，仁波切回台事務太過繁雜，數次請我安排到礁溪短期閉關休養，也因此才得便與仁波切盡興交談；到故宮工作後這幾年，未曾有此等機會，前兩年又因仁波切申辦美國護照之故，有兩年未返台，直至去年 11 月方再見面。

今年初仁波切急診入住台大醫院，多次探望，仁波切說他已恢復沒事。三月下旬仁波切搭機回美休養，當時因故宮公務須至多倫多出席會議，錯過時間無法向上師再行問候。彼時心中雖預感仁波切可能不會再來台灣，但不願多想。5 月得知仁波切拒絕入院洗腎，心中縱

[2] 除整理過往資料尚需時間外，也因近期公務打擾，無法靜心詳述。此外，堪布希望為仁波切作一正式傳記，其中有些部分是我直接間接參與的，較為熟悉；有些是當年仁波切曾應我請，口述錄音記下其年輕時期經歷，此資料一直未整理，也未曾與他人言，留待未來正式出版傳記或另立專文。

覺不安，但以我對仁波切個性的理解，勸說亦是無用，所以致電聯繫時也未再提。

年中某些徵兆更感不安：仁波切贈我隨身多年的長串念珠，沒來由的破裂數顆。然一方面因家務公務瞎忙於俗事，另一方面心態上可能有些逃避吧，未和他人提此事。致電仁波切時，常未接通，幾次聯繫上時，仁波切雖安慰我說身體恢復不錯，但聽得出來體力虛弱，說話中氣不足，最後一次講到電話大概是八月初吧。由於故宮工作不如以前在大學任教自由，假期有限，本想明年初有新假期時必定赴美探望，但也確實多次想到是否會世事無常而於今歲壽盡。

九月初多次致電都未接通，我心想可能身體虛弱，不便說話，也沒想到詢問在美師兄們病況如何。九月下旬赴雲南大理出席佛教論壇，會後自行前往麗江考察參訪藏傳佛寺，那裡多為噶舉寺院。以前仁波切也曾造訪，並曾應邀撰寫當地聖地志，想到有些資訊可能仁波切會有興趣，也是連繫數次未有回應。當時心中略有所感，此等直覺不安感日增，直到 10 月接到來電通知，趕緊臨時請假四天赴美，惜未能再見師容，僅能作弟子的最後頂禮拜別。

阿底峽尊者於《俱生和合簡短教誡心要》有言：「行者於內雖已瞭悟心即法身，但由於連結受限於往昔業力所生身之故，苦樂等仍然生起，此無相違[3]。」從認識仁波切以來，他因早年逃難翻閱雪山受風寒之故，夙有膝蓋水腫之疾，時好時壞，腎臟也是受此影響。以仁波切的一生修行內證，我相信此次病災他已觀察世緣將盡，自主要走。十月前往美國中心送別，聽隨侍照顧諸多弟子描述，仁波切直到臨終前其正念皆清楚堅定，不受肉身病痛所擾；最後起身端坐，口吐「阿」字，安然入定而逝。從另一角度而言，身為弟子的我，其實頗為上師讚嘆，多年前他曾向我提過[4]：往昔包括其上師在內的諸多成就者，都能預知時至與自在離世，修行人的內證境界於其臨終可見端倪—他也必達到，立下大圓滿行者典範[5]。

二

朗欽仁波切不僅是我的上師，在我這目前將屆 50 歲的人生中，也是影響我此生的最重要貴人。若非大四那年〈1989-1990〉得遇仁波切，在其提攜教誨下，我不會下定決心自應用數學系轉行研習佛教，也不會有機緣到哈佛大學攻讀梵文與印度研究的博士學位，成為現在的佛教學者。不是與仁波切的此番因緣，今生的生涯規劃應不會如此進行[6]。

回憶往事，包括堪布在內的一些仁波切弟子說我似仁波切之子，仁波切多次閒聊時也說過類似語。二十餘年前，某次仁波切和我聊天時提過我可能是他前世秋祝・慶列嘉措的兒子—辛噶朱庫的轉世[7]；我沒在意，因自覺修行不佳，也不好轉世名銜。2002 年，在辛苦九年後，終於以對直貢噶舉大論《一意》的研究取得哈佛博士學位。仁波切頗為我高興，堅持贈我「直貢譯師」〈'bri gung lo tsA ba〉名銜，我本

[3] 此阿底峽向其弟子貢巴瓦所言大印教誡，我發掘此文後曾撰論文研究，三年前將此教誡連同漢譯呈予仁波切，當時上師甚喜，並為我口傳講解其中要義。

[4] 當年在顯密精舍住持時期，仁波切臥房牆上掛鐘旁以藏文書寫「死亡」〈'chi ba〉一詞，時時提醒無常，那時即和我言即此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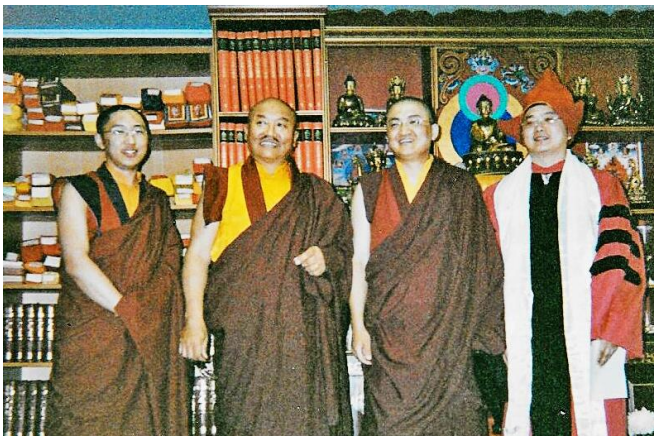
[5] 個人感受：仁波切的圓寂歷程和教導其大圓滿法的波力堪仁波切頗近。

[6] 附記：1991 年服預官役時雖下定決心轉行赴美研習印藏佛教，終蒙父親許可，答應若申請到尚可學校就支持我去留學，但佛教研究在美國並非顯學，相關資訊又不像現在有網路可檢閱搜尋，僅知道具規模的大學方設此類學門。申請八間學校，算來都是美國排名前五十名的大學，我又非此專業，心中頗為忐忑，因此請仁波切卜卦。卦象顯示四可成四不成，其中哈佛在四可成之一；彼時縱然我對仁波切所言一向具信心，但斷言說我能去哈佛攻讀學位，心內實頗懷疑。後續發展已不用細說，且仁波切所作預測全部命中。此外，直貢法王當時為我寫的強力推薦信，幫助亦大，至今我仍萬分感念。或許因此，我父親，這位不太懂佛教，且帶剛烈軍人習氣的固執長者，生前也認為我與仁波切情同父子，可能他覺得我能取得哈佛博士學位，仁波切的幫助頗大吧。

[7] 後來青海的噶札西寺始認證此轉世，即前幾年出名的勝噶仁波切，他對仁波切亦頗尊敬，但未曾從學，現不知何處。

推辭，仁波切說必須接受。其親撰認證書也請法王蓋章認可，只好接受，但此名銜向來不願宣傳〈仁波切同時亦贈我一顆隨身多年的家傳天珠，至今隨時配戴〉。我和仁波切戲言：直貢譯師是覺囊派祖師多波巴〈dol po pa，1292-1361〉的十大弟子之一，應算覺囊派。仁波切說譯師本來出身自直貢噶舉，且多波巴自認他是直貢噶舉初祖吉天宋恭的化身，所以不是問題。

這些年來，我僅將直貢譯師的生平與著作當成一研究課題。大陸的安貢仁波切找到兩部直貢譯師的著作，覺囊派近年也發現一些傳記資料，我雖蒐集，放在一邊還未仔細研究。後來某次與仁波切的閒聊中，仁波切說我過去世大概是寺院圖書館的管理僧人，所以有這些習氣因緣；我不知自己過去世曾為何人，但現在到故宮服務，成為佛典古籍的研究者與管理者，或許有些道理吧。



仁波切贈「直貢譯師」予作者後合影

三

不知是何因緣，其實仁波切是首位造訪台灣的直貢噶舉仁波切。1987 年 4 月，仁波切時任直貢法王秘書，陪同法王於舊金山弘法；臨時受法王任命，前往台灣桃園縣主持菩曼仁波切的認證儀式。那年我僅是大一學生，此事當年算是頗受報導的社會新聞。記得「華視新聞雜誌」曾作專題，電視上剛好看過頗有印象，但只記得年方五歲的活潑藏族小孩，對主持認證儀式的仁波切全無印象，當然也未有機緣見面。那次赴台後，仁波切又承法王任命，代表法王返回藏區，造訪各地直貢噶舉寺院，視察並兼弘法，這也是仁波切 1959 年率三千人避難印度後首次返藏，此行約有一年[8]。

我是先有緣得見直貢法王激贊仁波切，隨後方認識仁波切。約是 1989 年 1 月，法王應台灣信眾邀請，自馬來西亞初次抵台弘法，臨時駐錫處剛好位於政治大學道南橋旁一棟透天厝民宅。可能是有緣，當時法王傳法缺乏中文法本，我參考美國直貢噶舉中心住持昆秋嘉參堪布[9]的英譯本，幫忙法王進行漢譯編輯。那時在政大才剛學藏文一學期，程度有限，承蒙法王不棄，將所有準備漢譯的法本都囑託由我負責。法王離台前晚，其他弟子都離開後，仍不辭辛勞和我一句句審訂《頗哇法》儀軌的漢譯草稿，至今記憶猶新。

那次初訪台灣，法王應台灣信眾請求，決定成立直貢噶舉在台的第一間正式弘法中心，命名為「顯密精舍」〈mdo sngags chos gling〉，並成立基金會。當時法王主持的籌備會議，施主多是各方社會名流，只有我這位大三學生。

半年後，仁波切再受法王任命，擔任直貢噶舉傳承首任駐台代表。印象中應是 1989 年 7 月初，仁波切抵台次日，我受託先去《時報周刊》雜誌社從副總編輯那裡取得一本 1987 年的《時報周刊》，因仁波切該年訪台時，手抱菩曼仁波切的合照為該期封面人物。我攜周刊往見仁波切，仁波切頗為歡喜，和我聊了許多。那時他漢語當然不好，我的藏語能力更有限，我們倆雞同鴨講的靠字典慢慢溝通，那年暑假

[8] 仁波切曾言當年他 49 歲，由於仁波切祖父與父親兩代皆於 49 歲過世，本想閉關專修，但法王囑託回藏視察，並說為了佛法與眾生，絕無問題，所以仁波切就不管己身整裝出發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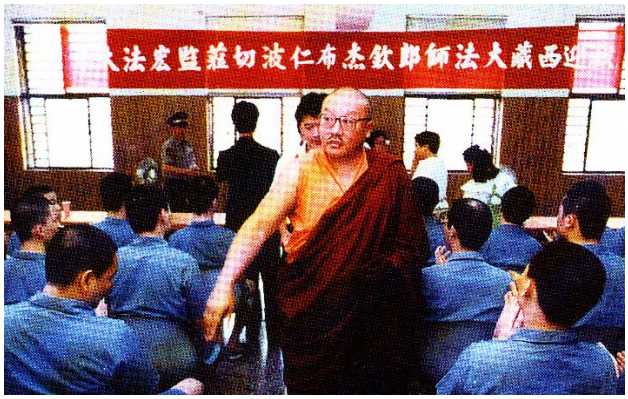
[9] 當時他還未受封為堪千－大堪布。

就和仁波切逐漸熟絡起來，開啟我此生與他的師徒情緣[10]。

大四下那學期，因為學校學分已足，課程較少，蒙許可掛單在忠孝東路顯密精舍，有幸和仁波切朝夕共處，獲益良多。我修行不夠精進，仁波切習慣四點起床，作一百次大禮拜後進行早課禪修；至七點，仁波切叫我起床共進早餐〈我睡客房榻榻米上，有時仁波切進來一腳把我踢起〉。餐後我們散步至國父紀念館、走一圈後返回精舍，再進行些修持，我常藉機向仁波切詢問各類問題。當年台北藏傳佛教僧人尚不多見，仁波切的八字鬍又頗具異相，散步常引人側目，詢問者不少。

在仁波切指導下，我在精舍進行過幾次為期一天的禁語閉關，也陪仁波切至淡水進行短期閉關。仁波切所著《大印五支前行—了義成就乘》，現已有漢譯，不少人也讀過，跋文記載是 1990 年應我請求而寫。當時究竟如何祈請上師，年久已忘，應是仁波切觀察與我交談的緣起，他僅花二十一天即完成此作。當年大作圓滿後，有幸蒙仁波切賜予其親筆抄寫影本，珍藏至今，撫今悼昔，師恩難忘[11]。

仁波切有另一項不為外人所知的紀錄—他應是在台藏傳佛教上師中，首位赴監獄弘法者。約是 1990 年 4 月左右，受台北監獄教誨科某科長〈年久已忘其名〉之邀，仁波切先後前往台北監獄、土城看守所、少年觀護所進行三次佛法開示，我隨行擔任翻譯。那時我年輕見識少，仁波切也未有赴監獄弘法經驗，去之前我們都有些戰戰兢兢。但我至今印象仍深，坐在台下的刺龍刺鳳聽眾，不少人見到仁波切都自然恭敬合掌問訊，未顯暴戾不馴之貌[12]。



仁波切至台北監獄弘法

四

仁波切現在的漢人弟子以居住美國者較多，岡波巴中心也以紐澤西州的中心為主要據點。當年是我勸請仁波切赴美弘法，故於此再略述仁波切的來美因緣。

仁波切任駐台代表未滿兩年，中心會長因經商發生財務困難，欲強迫收回精舍將之轉售，解其燃眉之急；印象中約是 1990 年 8 月左右，我服預官役方月餘，正在台南砲兵學校接受入伍訓練，見《聯合報》社會版標題「藏傳活佛將成無殼蝸牛」，擔憂卻也無奈。後經一番波折，仁波切決定買下產權，他自行承擔每月十萬元左右的貸款，此事方暫解決。

1992 年 8 月我赴美留學，未滿一年，仁波切遭數位台灣功德主誣陷財務不清，目地實為覬覦精舍主導權。在法王指示仁波切須讓步下，仁波切也是二話不說，退出顯密精舍，吞下許多委屈。彼時我在美念書，雖非參與其中，但應是最明其間來龍去脈者[13]。仁波切和我憶及

[10] 數年後仁波切曾與我言：當時初見我時，心感此人有緣；見我帶雜誌過來，亦覺緣起甚佳。

[11] 此書有幾次修訂－仁波切回 Dharamsala 時，曾請一善書法者抄寫，但此人文法不佳，錯字甚多，因此未多流通；後仁波切請其弟子昆秋慶列喇嘛〈現為瓦隆仁波切〉重抄，他於印度曾得藏文書法比賽冠軍，此草體寫本仁波切曾自費刊印百函，我亦有幸獲贈。現今流傳本則是重新打字的版本。

[12] 2002 年印度 Dharamsala 阿尼瑪卿研究所彙編《康區研究》叢書，仁波切費時數年撰寫的家鄉地方志出版成為該叢書首冊，主編札西慈仁也特請我的藏學啟蒙老師－印第安納大學的 Elliot Sperling 教授作一英文長序，書內收有仁波切當年監獄弘法照片，只是年代誤植為 1993 年。現美國再版不知有否更正？

[13] 當年為仁波切之事，彼時法王在美弘法，我兩度開車到華盛頓與紐約面見法王。法王見到我雖很高興，但因

此事，我們也只能感嘆世事紛擾，一笑置之。當年造作仁波切障礙者，有的中年罹病迅速離世，有的幾年後向師懺悔，有的近日見報方判刑定讞入獄。業果終將成熟毋庸置疑，只是何時而已。

1994 年暑期返台時，仁波切暫未尋得居所，經某法師協助暫居桃園寶蓮禪寺。我搭公車去寺院探望，陪仁波切於附近鄉間散步，仁波切指附近一處景物和我說，當年法王派他來台前，曾作一夢：來到不知名漢地寺院，鄰近尚有其他民宅，因未曾見此等建築風格，醒後印象深刻。他指巷弄間一座三合院民宅附近景物，說此即夢中所見，完全一致，方明此間因緣。

後雖於士林成立「多傑加布精舍」[14]，但考量既然台灣環境複雜，正信弟子不多，多為求取灌頂加持，精進修持者有限；且仁波切當時年屆六旬，最掛心的是直貢噶舉傳承存續之事，他希望生前能將直貢教法作系統性整理—蒐集失傳者，恢復衰微者，新寫未足者。那時我們計劃只要尋得一小型安穩住所，配合一些認同其理念的信眾施主支持，仁波切即可帶領堪布等年輕一輩學問較佳的僧人，進行此項工作。

只是那時我身為學生，能力實在有限。1995 年年底，仁波切帶昆秋慶列喇嘛〈現為青海玉樹竹巴噶舉傳承的瓦隆仁波切〉到波士頓訪問約兩周，蝸居我家，並安排仁波切在哈佛大學與麻省理工學院進行西藏文化主題演講[15]。德童仁波切的父親達瓦喬珮 1992 年移民至新罕布什爾州，他是仁波切以前任職流亡政府時的屬下，雖為寧瑪派，對仁波切頗崇敬，也盡力引介仁波切認識附近美籍學佛人士。我也開車帶仁波切至紐約州莊嚴寺拜訪沈家楨先生[16]，但那次訪美時間短暫，因緣未具。

仁波切、噶千仁波切、鍾楚仁波切，1997 年

1996 年 7 月，仁波切因身體不適，決定回尼泊爾閉關半年。1997 年 1 月，我回台參加吾兄婚禮後，隔日即赴尼泊爾探望仁波切。那次初訪尼泊爾，其實法緣不錯，久仰大名的噶千仁波切終獲許可，自藏區出訪，住在仁波切好友竹巴家中[17]。仁波切的主要傳人—洛龍噶寺的鍾楚仁波切及土登寧波仁波切也都在[18]，我隨四位仁波切到幾處聖地朝聖修法，十分殊勝。但那次去探望主要也是帶上訊息：透過紐約的佛教徒友人 Raymond Wu 的推薦，因仁波切可以漢語與信徒溝通，紐約的美國佛教會決定邀請仁波切作為當年巡迴美國各地僑界佛教團體弘法的法師〈當時共七處不同團體提出邀請〉。同時，紐約州莊嚴寺大殿 5 月將舉行落成啟用典禮，邀請達賴喇嘛擔任貴賓，並講授《入菩提行論》，因此也邀請仁波切出席擔任貴賓。

知法王已作決定，我僅是後輩學生，能力有限，遂未再多言。

[14] 此為帕摩竹巴法名。仁波切習以噶舉傳承祖師為其寺院名，如帕竹佛學院、岡波巴中心、乃至《聞喜雜誌》等。

[15] 那時情商學長與同學協助作英文口譯，John Dunn 現為 Emory University 藏學教授，阿旺喬登堪布現為尼泊爾薩迦派國際佛學院院長。他們口譯水準甚佳，仁波切也頗歡喜。

[16] 那時我因查尋藏文文獻常至莊嚴寺圖書館，承蒙沈先生熱情招待協助，因此較為熟識。

[17] 當時我特別獻上噶・秋丁巴的傳記影本，即第一世噶千傳記，噶千仁波切未曾見過，頗高興。

[18] 仁波切年輕時在洛龍噶寺昇座並受養成教育，前世的鍾楚仁波切是其主要上師之一，1987 年仁波切返藏時，將其主要修持傳承全授予現世鍾楚仁波切，因此他是仁波切的最重要心傳弟子。土登寧波仁波切則是洛龍噶寺三大轉世之一，前世的土登寧波仁波切是朗欽仁波切的親叔，玉樹地區當時公認的大成就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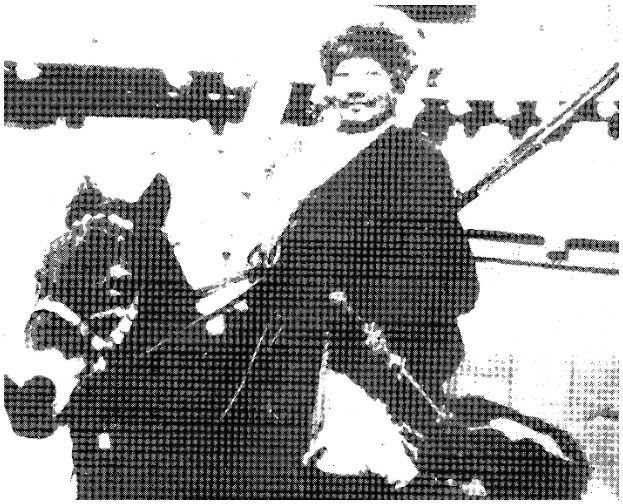
由於仁波切過去在流亡政府任職 11 年，與達賴喇嘛熟識，我覺得仁波切應當參與，所以決定 5 月再度訪美，看看因緣如何。

仁波切 1997 年來美後，因緣成熟，在各地弟子的逐步協助下，1998 年在紐澤西州現址購屋成立岡波巴中心—這些過程不少弟子參與其中，無庸我再贅言重述。稍加補述一事：莊嚴寺大殿開光典禮當日，仁波切與達賴喇嘛同在貴賓台上，有信徒向達賴喇嘛獻花，達賴喇嘛從中抽出一束，隨即轉身送給仁波切。典禮結束後，仁波切非常高興的拿給我看，並言：「此次美國之行緣起甚佳，必開花結果。」我與仁波切同住一套房，兩天後我們從飯店退房時，此束花匆忙忘記帶走，本來仁波切覺得有些可惜，但後來他說：「這也是不錯緣起，代表此次美國之行不僅開花，且留下種子，將遍佈各方。」果然後續發展順利，內外因緣成熟[19]。

1997 年 7 月返台整理行裝，仁波切決定就此赴美弘法，我也趁暑期回去幫忙。某日清晨，仁波切告訴我其前夜夢境，細節我未記得，主要是仁波切於夢中將其手上哈達供予他人。仁波切為我解釋：過去他遭遇障礙前，幾乎都夢到有人向他獻哈達，因此仁波切很高興此為除障之兆，順緣將接續而來[20]。

五・外層—上師一生的獨特經歷

十七世紀以後直貢噶舉的發展受格魯派掌政影響，在衛藏地區除直貢當地三座寺院受兩位直貢法王直接管轄外，無有其他大寺。直貢傳承在西部以喜馬拉雅山區與拉達克為主要弘化範圍，東部則以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這一帶為主。仁波切的轉世身份，其宗教地位在玉樹的直貢噶舉中其實一般，不算高位，反而是其家族身分頗為重要—下鍾巴百戶長子。尤其仁波切的父親赤加〈khri rgyal〉是位強勢政治領袖，在該區近代史相當著名，只是這些過往歷史我們這些漢人弟子因不明瞭，無多少感受。然而在其家鄉雜多縣，至今鄉人仍視仁波切為其精神領袖，不單是位宗教上師[21]。仁波切圓寂後，我見臉書上仁波切的後輩親人感念寫到：「another legendary hero of the Brongme〈下鍾巴〉 family」，對其家族與鄉人而言，「傳說中的英雄」，的確如此。



仁波切的父親—赤加百戶

雜多縣當地有二十五間寺院以前是歸其所屬下鍾巴家族管轄，因此仁波切逝後，依家族傳統須向此二十五寺獻供，這也是此次募款的歷史背景。

仁波切曾言：可能是生為下鍾巴家族長子的因緣，他雖被認證為仁波切，卻一生沾染世俗政治。他幼年昇座後，伏藏文獻對其此生授記內容中有一段落提到「衣服不定」，仁波切回顧往事，自覺確實如此：幼時昇座於寺出家為僧，後因身為長子須擔家族責任，不得已還

[19] 那次也沾仁波切的光，得以陪同私下面見達賴喇嘛。那時達賴喇嘛身邊侍者與秘書室人員中，多位都是以前仁波切的同事或屬下，相當熟識，仁波切曾一一介紹。達賴喇嘛當時初訪台灣過後未久，因此和仁波切談論赴台感想，以及希望未來如何與台灣進行合作交流。那次幸運與達賴喇嘛住同一飯店，因此三天法會期間尚有數次見面機會，簡短交談。

[20] 仁波切的夢兆頗準，可惜上師口述我未詳記。師生前囑我勿加宣傳，於此擇要以為記錄。

[21] 仁波切 1987 年回鄉前，他曾心想：經近 30 年共產教育，當地人可能被洗腦不會再記得他是何人。沒想到初抵玉樹，萬人蜂擁而至，且年輕人亦眾，搶著索取仁波切身上配戴以為加持。當時其腰間布帶被眾人爭相搶奪，僧裙差點掉落。

俗；遇戰亂率族人逃難至印，於流亡政府為藏人服務；1975 年直貢法王逃難抵印後，輔佐法王建寺弘法，銜法王之命再度出家。在當代直貢噶舉傳承上師中，經歷如仁波切這般獨特者並不多見，他也因被迫從政而受多番苦難，來自政敵的批評責難也非少數。

仁波切 17 歲時，其父過世，承父遺命須擔家族責任，不得已還俗，娶東巴百戶長女為妻[22]。未久，中共勢力入青海玉樹地區，仁波切受任命為副縣長。1957 年，擔任青海省青年訪問團副團長，與其上師鍾楚仁波切等多位藏族代表，受政府邀請赴內地，造訪不少城市。1957 年 5 月 1 日勞動節，在北京受政府晚宴招待，仁波切說當時他與賀龍、鄧小平同桌用餐，對賀龍臉上刀疤印象深刻。

1958 年率三千鄉人逃難，經中共軍隊九次包圍，其二弟丹津仁波切亦不幸遭俘〈敬安仁波切之父〉；一年後抵達尼泊爾時，僅剩五百餘人。後率鄉人於北印度修築公路，曾遇嚴重雪崩，亡者達十餘人。又領導鄉人於北印度 Bir 地方定居，當地至今仍以其名「佳波」為該社區名稱。之後服務於 Dharamsala 流亡政府內政部達 11 年，因直貢法王邀請擔任秘書，協助處理各項事務與籌建佛學院事宜，自內政部辭職。請辭時，達賴喇嘛曾親贈法照一禎，背面提有讚辭。仁波切曾與我言：達賴喇嘛所作此讚對他太過抬舉，因此裱於相框從未示人，免遭嫉妒流言[23]。

也是因曾任職流亡政府之故，仁波切應是當代直貢噶舉上師中，除法王以外和達賴喇嘛最有私人情誼者[24]，許多弟子也蒙仁波切引見得以親近達賴喇嘛。寧瑪派敏林赤千仁波切〈即俗稱的睡覺法王〉以其慧觀通知仁波切其家族後輩為敬安・札巴瓊內的轉世化身，在敬安仁波切自藏區出來後，仁波切敦請達賴喇嘛為敬安仁波切撰寫長壽祈請文，也是仁波切和達賴喇嘛的私誼方能達成，達賴喇嘛為仁波切的大作寫序也是如此。

可能因如此生活歷練，仁波切即使未再參與藏人政治事務，仍維持關注時事的習慣。這些年來，和仁波切見面未有其他外人時，或是通電話、通視訊時，仁波切有時請我為他講述評論一些時事要聞，而我也常向仁波切請益他對流亡藏人社群近況發展的觀察分析。回憶往事，悲欣交雜。

印度 Dehradun 強久林佛學院動土開光儀式，1984 年

六・內層—上師的學養

西藏佛教對上師傳記的撰寫逐漸形成外、內、密三層次—外指一般自幼的成長經歷等；內指佛法上的學習與傳法；密則指修行內證經驗。於此並非撰寫上師傳記，僅列幾點上師學養特色：

1. 仁波切雖幼年出家，由於玉樹當地未有佛學院，所以仁波切在寺院主要學習修持法門，十歲左右閉關告一段落返家後，其母為他延請師資在家教導，其中雖包括一些經論，但特別教導星象曆算與醫藥。十三歲時，仁波切依藏曆傳統撰寫當年流年運勢，張貼於洛龍噶寺大門，引人讚嘆；仁波切囑我這些幼時往事不用傳揚，一方面旁人不信，再加上鑽研此學費時

[22] 由於是政治聯姻，1959 年逃難抵印後，兩人即分手各自生活，其妻至天主教英文學校接受教育，後亦曾擔任流亡政府議員職務，不幸於 90 年代初車禍過世。

[23] 此法照我未曾見，原收於仁波切 Bir 住所，現不知何處。

[24] 法王和達賴喇嘛除教派領袖的情誼外，兩方家族亦為姻親。

將耽誤修行，且後來逃難而顛沛流離，就未再深入。昔日我在仁波切指點下，對藏曆有稍許皮毛認識，以我所知，上師對此學實頗精通，只是晚年專心弘傳佛法，不再傳授。

2. 於藏醫方面的學問，仁波切確實是自學，未有直接師承，他都謙稱自己是「小藏醫」而已。我對藏醫的理解僅及皮毛，但舉一親身經歷說明：1997 年仁波切來美後，那時我腸胃消化不好，常上火舌破，仁波切遂開藏藥給我服用，藏藥同中藥一般，藥效非即時可見。當年 8 月，我首次赴北京參加國際藏學研討會，北京藏醫院恰好在會場隔壁，出於好奇也去掛號請藏醫把脈問診，我帶回處方箋示予仁波切，所開立兩方藏藥與仁波切予我服用者全同，當時仁波切得意笑言：「我的藏醫學問還算不錯[25]。」

3. 有些上師專注修行，或是專長經論，而仁波切另一項特色就是自幼對西藏歷史極有興趣，不論是西藏通史、教派史、人物傳記、乃至掌故與地方史料等。我也是因為有幸得識上師，此領域的研究成長都受教於仁波切；當年閱讀書上各類記載，不懂的就去問仁波切，所獲指點不可勝數。仁波切曾向我言：他在西藏歷史研究上的見識僅次於其好友札西慈仁，當年在 Dharamsala 工作時，兩人常為歷史問題互相研討辯論，因此而更深入鑽研。

1994 年，拉薩的西藏古籍出版社將一珍希藏文古籍—《洛絨教法史》〈lho rong chos ‘byung〉整理出版，此書遂為學界所知；該書為噶舉派教法史，材料豐富，對理解早期噶舉派傳承甚為重要。仁波切 1987 年返藏時恰好尋得此書草體寫本，將之影印攜回，1994 年拉薩出版所據底本亦是同本，我也是經仁波切介紹方知此書重要性。1996 年，我的指導教授—范德康教授[26]向我出示他於北京所獲此書另一寫本。約是 2001 年，仁波切正閱讀此書 1994 年的鉛印版本，讀到某位竹巴噶舉祖師傳記段落，覺得語句不順，與其早年閱讀印象似有差異，當時仁波切所藏影本在我這裡，他致電囑我查閱，果然漏失一頁，拉薩的出版社編者亦未察覺，後來我們比對范德康教授的寫本補足漏頁內容。事後仁波切也有些得意，笑言他的學問還是不錯的。

仁波切與 Gene Smith

4. 從事藏學研究的人都知道「西藏佛教資源中心」〈TBRC〉的創辦者—Gene Smith 先生，他對藏文古籍的保存與出版貢獻極大，其見識的廣深程度也非一般學者所能及，不僅許多藏學研究者都蒙他指點方向或提供文獻材料，當代許多藏傳僧俗上師與學者對他也十分尊敬，那時我也數次帶仁波切去他那裡查閱資料。某次一位密西根大學的博士生來拜訪 Gene Smith 先生，由於其博士論文主題是探討具有手印或足印的西藏唐卡源流，想請他指點研究方向，仁波切當時剛好在場，提到帕摩竹巴曾有一篇文章專論此類唐卡，後果尋得此文，該生也將之翻譯收入其博士論文中。Gene Smith 與仁波切本非熟識，但他數次向我提及此事，稱讚仁波切的學問廣博。

5. 此外，仁波切對各類儀軌的嫻熟也非一般上師所及。雖不能說他精通各派，仁波切對

[25] 當時那位看診藏醫是西藏藏醫院院長綽如策南仁波切的學生，此位仁波切屬綽普噶舉傳承，年輕時於噶陀寺受教育，當代國寶級藏醫。有幸見過數次，惜現亦已圓寂。

[26] Leonard W.J. van der Kuijp，吾師與仁波切 1980 年代在尼泊爾認識。

噶舉派與寧瑪派的各類儀軌可說耳熟能詳，許多法本牢記心中[27]。某些不喜仁波切者，批評仁波切太過於寧瑪派；由此批評角度觀之，仁波切確實比許多寧瑪派行者更熟悉且深入該派行持。

仁波切近年整理直貢噶舉傳承教法，對於過往直貢祖師未曾撰寫的一些灌頂儀軌詳解，如勝樂、大威德、大樂等，乃至直貢傳承的《施身法》解釋，他都費心撰寫。這些著述對往後直貢噶舉修持傳承的貢獻極大，此中細節未來於傳記內再述。

6. 仁波切未曾於佛學院正式接受經論教育，所以仁波切弘法多是傳授修持法門，較少講解經論。我的博士論文是對《一意》的研究，此書架構特別，內容廣泛，寫論文遇瓶頸時不僅請教仁波切，也曾訪問其他上師。往往仁波切所給解釋分析較學院堪布更為深入且全面，此為當時內心切實感受。幾年前，仁波切應堪千仁波切之請於印度強久林佛學院開講《勝樂密續》；赴印前，仁波切囑我幫他蒐集整理過往噶舉傳承祖師的相關註釋。我很榮幸能為上師服務，也很高興仁波切的見地加持，終於能授予年輕一輩僧眾，維繫此派傳承於不墜，圓滿仁波切的心願。

七・密層—上師的內證

上師的修持內證境界，非我能議論評斷，也僅以一些過往與仁波切相處的管窺所知作分享。

1. 暫撇開修行內容不談，個人深覺仁波切有一項一般佛教徒不易達到的德行，就是他對上師的尊崇。過去指導仁波切實修的幾位主要上師，和仁波切一樣，都具「隱密瑜珈士」〈sbas pa'i rnal 'byor pa〉的特色，皆為地位不高的精進行者—年幼時指導他閉關的甘瓊仁波切、教導其大圓滿修持的奔達堪仁波切〈亦名波立堪布〉、竹巴噶舉秘行者雍吉瑞津、根本上師昆努仁波切。仁波切雖也從學過多位當代各派著名上師，但他不願多說，顯得抬高身分。

此次赴美，再度頂禮上師房內佛龕。佛像旁放有昆努仁波切、奔達堪仁波切、以及這兩位行者的上師—當代大圓滿成就者阿瓊堪布等三位法照[28]。仁波切的大圓滿修持傳承源自吉美林巴、巴初仁波切、米龐仁波切、阿瓊堪布這一脈。吉美林巴的兒子被認證為第四世直貢瓊贊法王，上世紀中葉第六世直貢澈贊法王成立「尼瑪姜若佛學院」時，住持上師也是敦請來自康區的米龐仁波切傳人，因此仁波切的修持的確是兼修噶舉與寧瑪，一脈相承而來。

仁波切逃難至印後，那時心想西藏面臨文化存亡危機之際，必須協助達賴喇嘛使藏人得獲安頓；另一方面他也在公餘之暇，專心尋訪上師學習佛法，計畫退休後到喜馬拉雅山區閉關專修。沒想到法王逃抵印度，於是就輔佐法王復興直貢噶舉傳承，法王要求他從流亡政府辭職專任，仁波切也是照辦。

仁波切於尼泊爾，1996 年

仁波切到印度時因已還俗娶妻，所以除玉樹同鄉知道他具轉世身分外，從未承認此事。直到擔任法王秘書時，某次有幾位從其屬寺噶札西寺逃難出來的僧人，見到仁波切後頂禮痛

[27] 1997 年至多倫多弘法時，仁波切應該地達隆噶舉中心邀請傳授《施身法》，那次仁波切傳授龍欽寧體傳承，修法之時，完全不用看法本。下座後，仁波切告訴我此傳承《施身法》儀軌他全部瞭然於胸。

[28] 甘瓊仁波切與雍吉瑞津無法相存世。

哭說：「我等歷經苦難，今日終於見到上師你本人。」因時代因素，法王未曾造訪青海，詢問過後，仁波切方承認他的噶札西寺住持轉世身分，因此法王囑付他再度出家，也是二話不說照辦。仁波切此生的生涯規劃，多次因上師要求而有轉折，但他視為因緣，從不抱怨。我身為從學弟子，修行不夠精進，但對仁波切親身示範的視師如佛與禮敬上師，自問大致作到。

2. 仁波切家族傳承有一地方性護法，名為「本通」，是其鍾巴家族過往某成就者所化現。仁波切曾言：其年幼之時，於家中親見數次，貌如孩童，身著裝飾。某次我從書本上閱讀到德格八蚌寺有位護法神，亦是過往該寺某僧所化現，於是請教上師。仁波切驚訝問我從何處知此護法，我據實以答。仁波切方坦白說他與此護法有緣，當年自青海逃難，一路上蒙此護法指點，屢次避險而安然抵印。他未能肉眼見其樣貌，護法以言語通報仁波切[29]。

3. 仁波切出生前即受當時人稱「直貢掘藏師」的偉瑟多傑上師所授記，預言他是寧瑪派成就者瑞津貴登〈rig 'dzin rgod ldem，1337-1408〉的二十五化身之一，貴登所發掘的伏藏教法形成所謂「北藏」傳承，寧瑪派六大寺院中由多吉札寺〈rdo rje brag〉掌握此法修持傳承。仁波切自言他從未有相關前世記憶，但與「北藏」傳承確有因緣—他於北印度 Bir 地方建立藏人社區時，亦協助來自多吉札寺的達隆澤楚仁波切在 Simla 興建印度多吉札寺。

4. 偉瑟多傑上師的伏藏教法有多類，仁波切被上師授記為其紅度母伏藏法門的持法者，然經戰亂顛沛，僅存部分修持儀軌，根本文獻早已散失。仁波切告知有此法門後，求取多次未蒙許可，直至 1995 年 6 月返台時，仁波切說過幾天乃吉日，他將啟建紅度母壇城，進行三日修法，可授我此法傳承，囑我準備紅色供品，那次有緣終於得獲此本尊法，但仍未有修持儀軌可依，僅能誦咒。

1997 年仁波切來美後，德童仁波切的父親達瓦喬珮認識那時在 Amherst College 任教的美籍藏學教授 Janet Gyatso，其主要研究領域為寧瑪派[30]。一年前，她有機會到拉薩的西藏檔案館查閱藏文古籍，影印不少寧瑪派儀軌帶回研究，其中有一部分伏藏文獻她看不懂源自何傳承，達瓦喬珮推薦請仁波切協助解讀。經檢閱後，發現幾乎全為偉瑟多傑的伏藏法本，包括紅度母、普巴金剛等，仁波切大喜。因為隔日要歸還影本，當晚我們三人在影印店一頁頁影印，耗時直至該店打烊。我和仁波切各存一份，我是外行，僅是收藏；但仁波切依此機緣，方能在近年編撰此法儀軌，傳授弟子，才能將這些伏藏傳承再回傳給偉瑟多傑上師的轉世化身—德童仁波切。此中奇異因緣實不可思議。

結語

撰寫此文耗費不少時間與心力，除受俗務干擾外，行文之時回憶湧現，心情起伏。恕我文筆不佳，撰述又慢，已經拖稿，故於此暫止。

仁波切晚年赴美定居弘法這二十年來，可以安心寫作、編校法本、赴各地弘法，尤其能將其所領受傳承再傳予年輕一輩僧眾與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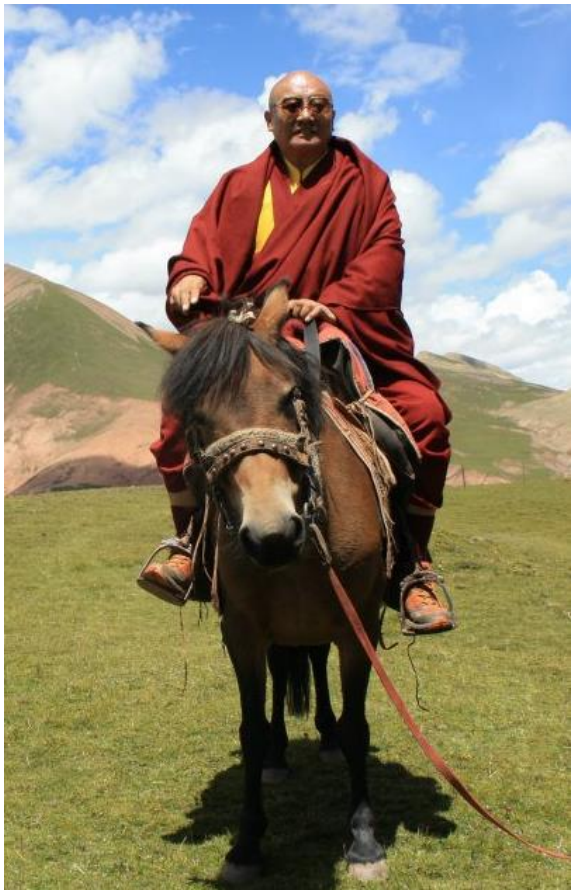
[29] 此類事蹟仁波切不願多言，免遭議論。今日略述以彰顯上師密行功德。

[30] 2002 年後轉任為哈佛大學神學院的佛學教授，曾任國際藏學研究學會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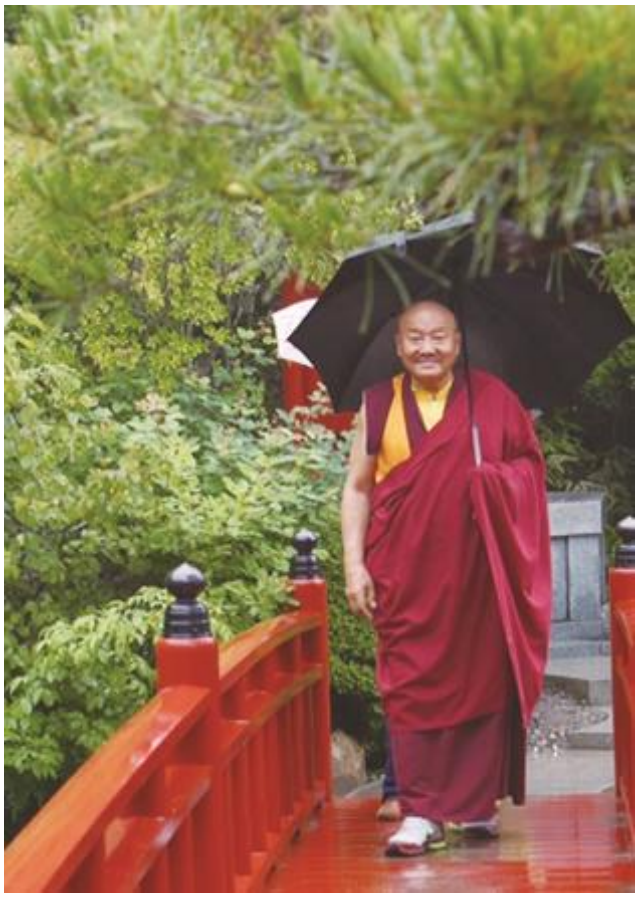
個人深感仁波切某方面已有「所作已辦」心念，因此昭告「不受後有」自不覺意外[31]。

身為弟子，修行未能精進，頗感汗顏。往昔仁波切交代我一些工作，也未能全部作到。去年曾和仁波切商討進行部分重要行門著作的譯註，希望在上師的加持庇佑下，一步步完成，報答上師恩德。願生生世世不離上師！

劉國威



仁波切於 Boongwa Mehma，20011 年



仁波切於日本

[31] 仁波切遺訓引用初祖吉天宋恭所言：不用尋其轉世，具菩提心者皆為其化身。

《依止至尊度母之四曼達》修法，2016 年

My First Visit with Rinpoche

In the summer of 2011 I had just finished ministering a wedding, while sitting at the dinner function following with another spiritual couple the conversation weaved in and out of various stories we shared on our search to find the truth. "I am looking for an advanced spiritual teacher？" I said to a new acquaintance Dr. Orest, of Homeopathy and acupuncture. "I know of one. He crossed the Himalayan Mountains he is a Tibetan Master." For the first time in many years, since the days of Sivananda Yoga Retreats in the 80's I felt a deep sense of excitement and longing to meet this Master.

One week later a meeting was arranged.

Lamchen Gyalpo Rinpoche of the Drikung Kagyu Lineage, "You must stand up when he walks into the room."

I had already been 30 minutes late after being given a misinformed address and did not want to appear even more clumsy upon my first meeting with an auspicious leader of Tibet.

When arriving a young unpretentious man opened the door, "Do you have a GPS?"

"No" I replied dropping in tears, very embarrassed and ashamed of my tardiness.

"You are smart!" he boastfully sounded, Khenpo Tenzin Nyima, a young monk welcomed. Immediately I felt at home with Khenpo Tenzin there was something familiar about him.

Orest and I were invited into a room with a picturesque window of a mirroring lake reflecting trees. Gliding on the calm water were two white graceful swans breaking the patterns of the trees and sky. The room was plain except for a photograph of a bearded elderly man appearing enlightened and a painted portrait of two distinguished looking Monks. Situated along the wall were bamboo benches covered with rugs to sit upon.

Everyone in the room stood up, I found myself awkwardly following suit being the only woman created an extra sense of self-consciousness one might say you could cut the air with a knife.

A strong masculine elderly man with a fierce mustache walked into the room. He sat down nodding his head acknowledging our presence as he folded both of his legs underneath himself, unexpectly his voice sounded sweetly kind unexpected for his physical stature. Orest bowed as did the younger monk, Khenpo Tenzin Nyima (Teacher of Tibetan Buddhist Philosophy) Nyima, given name meaning Sun.

Khenpo Tenzin Nyima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from Tibetan for Venerable Lamchen Gylapo Rinpoche. My shoulders were burrowed up into my ears with tension. Yet I was excited to meet a great teacher in hopes of receiving spiritual guidance.

With unexpected surprise Rinpoche asked, "What do you see?"

I was dumb founded and felt pressured to give accurate clairvoyant visions!

Hearing myself stumble, "There is a very large woman with a horse and a spear around you."

What else? What will happen to Tibet?"

"I see an elephant pushing down a fence leading toward Tibet."

Rinpoche, "Am I going to Tibet?"

The voice within my head echoed, "Not now -- Just eat grapes."

With earnest disconcerting effort Orest whispers to me, "Hush!"

In return Rinpoche raises one finger to quiet Orest.

With a bright smile Rinpoche questions, "What color grapes?"

My shoulders now were implanted in my earlobes with stress.

Fumbling I reply, "Red"

Rinpoche breaks out into a warm hearted mischievous laughter as he rolls around on his hips.

Khenpo Tenzin asks, “Now your questions for Rinpoche.”

Pulling out of my bag two pictures of my son’s.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Monks nodding in pleasure while looking at the pictures of Orion and Jon Paul.

Khenpo replies, “Rinpoche says both are good. Your younger son was a Monk in a past life. He sees the good intention of your older son.”

“My youngest, Orion is 14 he stopped growing, his face is not changing. What should I do?”

Rinpoche, “Only little bit of medicine.”

Conversation in Tibetan between Orest, Khenpo and Rinpoche continued. Deep respect for this man who led 400 of his people to escape from the Chinese Army in the 1950’s through the most difficult terrain on the earth known as the Himalayan Mountains, the highest plateau in the world. As the Tibetans attempted their escape out of their home land from the invasion of Chinese occupation by Mao Zedong which began October 1949. Sadly over 1.2 million Tibetans were killed at the hand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ic Government. His Holiness the 14th Dalai governed over Tibet largely a peaceful Buddhist Tradition without warfare to protect themselves.

We all stand up and bow as he leaves before Rinpoche begins to stand up.

Khenpo leads the way upstairs to their meditation temple room.

Khenpo, “This is the woman with the horse and spear that you saw.” Pointing at a statue. “She is Achi, Tibetan protector of the Land and teachings.”

Achi Chokyi Drolma is the Dharma Protector (Dharmapāla) of the Drikung Kagyu school of Tibetan Buddhism. Achi Chokyi Drolma is the grandmother of Jigten Sumgön, the founder of Drikung Kagyu. She also appears as a protector in the Karma Kagyu refuge tree as Achi Chodron and is a dharmapāla and dakini in the life story of the Nyingma tertön Tsasum Lingpa. (Wikipedia)

Losing my breath!

“Why did he ask those questions?”

Rinpoche came upstairs bouncing with a beaming light expressing with a brightness and smiling gratefully in broken English. “It took me 2 years to escape Tibet. Chinese army shot my brother and both of our horses. I got off of my horse and walked. It took the Dalai Lama 6 weeks to cross over to India from Tibet he was closer!” With great enthusiasm Rinpoche smiled laughing, “I was farther away so it took longer.”

This most amazing man seemed not to hold hatred nor bitterness toward the Chinese, he endured such hardship and yet still carried an exuberance for life.

My own life issues were meniscal compared to Rinpoche’s experiences. I realized there was much to learn from this Great Scholar. It was a truly humbling to be in his presence.

Rinpoche and Khenpo authored a book of Rinpoche’s story leading about 400 of my people out of Tibet.” Another warm hearted laughter arose within this amazing man presence. His father was the kind of Tibet and Rinpoche the prince.

Thus began my path with Khenpo, Rinpoche and Tibetan Buddhism.

Several weeks later another visit at the Gampopa Center. Khenpo Tenzin Nyima was standing in the kitchen. I asked curiously, “Will you be my teacher? Is there a book I can read?”

Gems of Dharma, Jewels of Freedom the classic handbook of Buddhism by Je’ Gampopa Khenpo handed the book over to me.

Heading to Alaska with the book in hand intending to study and read, while in Alaska my mother went into hospice care making her transition during my stay away.

Upon returning to NJ, I had asked Khenpo if I could take refuge ceremony with Lamchen Gyalpo Rinpoche. Before I knew it Orion and I found ourselves sitting in the meditation teaching room, with Rinpoche seated on his throne dressed in robe and high Buddha hat. Khenpo sat beside me instructing how to kneel, curl the toes fold hands in prayer and recite vows of, “In the Buddha, Dharma and Sangha I take refuge until all sentient beings attain enlightenment.”

Over the past 5 years my relationship with both Khenpo and Rinpoche deepened. They have proven to be Honorable Good Monks and teachers. Both teach meditation and empowerments at The NJ Heal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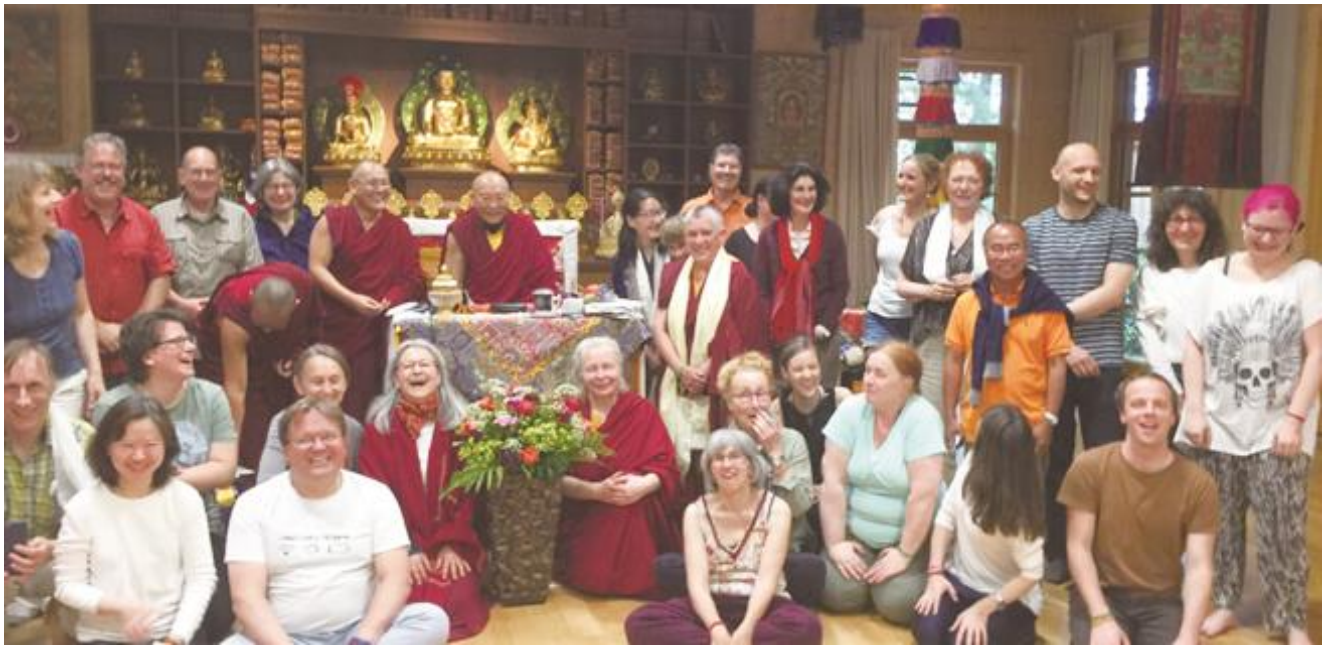
Center and we work together sometimes to awaken others spiritual path. As life would have it Khenpo came into my life at a crucial time when my mother was dying. His kind warm advice soothes away the burdens of daily living.

Needless to say Tibetan Buddhism does not prescribe to Western medication however the advice given by Rinpoche was accurate in affecting my son's health, he grew 3 inches needing only a little medication!

Lindsey Sass

My memories with Rinpoche. I don't have photo with him but have some photo from center when we went to see him.

Anshul



仁波切於歐洲，2017 年

《依止至尊度母之四曼達》修法圓滿，2016 年

The Light in the Dark

You could have found him eating at the dinner table,

meditating by himself or reading his interests,

but you could always find him spreading the teachings of Buddhism.

Rinpoche was a profound teacher for many Buddhist practitioners.

His perseverance in times of darkness inspired me,

and many others to practice Buddhism and spread happiness everywhere.

A calming but firm aura surrounds him,

yet his personality is joyful and radiant.

He was someone that one could easily call a family member as he was full of different perspectives

but caring and compassionate at the same time to others.

After Rinpoche passed away, he never was truly gone.

Rinpoche can still be found around his teachings and students

because even if he is dead,

he will always remain with the hearts of others which whom he has touched.

I'm proud to say that Rinpoche was one of my favorite teachers

and that he will always be connected with his students.

Brandon Tashi

རིན་པོ་ཆེ། དབྱིངས་སུ་རྒྱབ་པའི་དུས་རབས་ཀྱི་ཟླ་བ་དཀར་པོ།

(http://www.khabdha.org/?p=91934)[32]

[32]仁波切於美國的藏人弟子之一 ཐོན་བཟང་ བཀྲ་ཤིས། 亦於網路上撰稿感念仁波切，並於藏人之間獲得廣大的迴響。本刊獲得作者允諾，提供網址如上，有興趣的讀者可前往參考。

尊貴鐘巴領主直貢朗欽加布仁波切融歸法界之告示

仁波切於今年一月初，前往南印度及尼泊爾朝拜聖境之後，於台灣突發急症並送往醫院檢查治療，稍微痊癒後返回美國。於此期間，具信弟子及親友多次懇請上師接受醫療之診斷與治療，惟上師對西方醫學持保留態度，並直言：「吾壽已八十，乃自主決斷之時，無需為我擔憂。吾乃直貢覺巴三世怙主吉天宋恭之後學徒子，無礙矣。」

之後，仁波切逐漸減少有漏之粗食，並時時向歷代噶舉祖師祈請。其多數時間皆處於禪定中，且時而會突然吟唱覺證道歌。某日早餐時，仁波切因氣血不順而感不適，雙眼凝觀對空而語：「

心 自然安住大樂境　此 甚為希有奇妙欸
當 四大身蘊衰敗時　氣 迷亂竄動大幻現
騎 虔信加持力駿馬　心 奔向自然無造境
此 甚為希有奇妙欸

。」

師雖跟隨新、舊密譯諸上師，惟視大菩薩昆努丹津嘉參〈持教法幢〉為根本上師。仁波切時因憶念上師而不禁悲湧潸然淚下，隨即入定。出定時，即吟唱覺證道歌：「

勝 上師昆努名號者　凡 剎那憶念之片刻
令 氣息自然而止息　心 解脫法界體性中

。」

師未累積任何金銀財富，其佛龕中所有珍貴之佛像，皆贈與弟子，並言：「吾不留任何財富。」如是之囑咐甚多，以下擇取最重要之二項先告知：

一、切勿以金銀塑造應供塔。惟具性相上師之舍利方能建造應供塔，因其具利益廣大。若為不具功德及性相者塑建應供塔，僅成為信財之障而無利。弟子僅可以土石為吾塑造塑像。

二、吾無轉世。凡於吾前曾領受口訣、釋解之弟子皆為吾之化身。弟子應心意相合、和睦相處，心口如一實踐修證。至尊怙主吉天宋恭曾言：「吾無有特別之淨土，亦無有殊別之化身，吾之化身即殊勝菩提心。」師再三囑咐弟子應精勤修證、和睦相處。

如是交待後，次日起未再言語，處於平等定中。於藏曆八月二十六日開始，氣息漸現緩慢。終於本覺明晰境界，「阿」聲中收攝其色身，融歸於法界體性。

岡波巴中心 敬呈
二零一七年十月

直貢法王致：囊謙噶札西寺主事及僧團信眾

朗欽仁波切自其祖業始，即與直貢噶舉有深遠的法緣及供施關係，更是一日無私的親力護持。尤其是當吾於印度直貢噶舉菩提寺初建立時，其殊勝之增上心與護持之恩德，皆令人難以表懷。

於近期的電信聯繫中，曾盼仁波切能返回印度，於德拉敦醫院尋找名醫。若經血液透析療法，能延壽五至六年。可惜仁波切已無診療意願。

仁波切生病期間，常向歷代直貢巴傳承及根本上師昆努仁波切滇津嘉參祈請，時而至潸然淚垂，當下安住於定中或吟唱道歌。至終，於禪定中融歸法界。對吾等眾言，實為難言之損失和悲痛。但從另一角度想，仁波切的壽命與事業皆已究竟圓滿；能於禪定中收攝法界，實為上品之修行人；其成就能使尊勝的直貢巴教派之榮耀留傳於世。

仁波切遺囑中，不許建造金銀之應供塔，此乃歷代直貢巴傳承之意趣。尊勝的覺巴宋恭言：「吾之應供塔應以土建。」故有應供塔贍部洲莊嚴之稱。如是，十三代的直貢噶舉祖師靈塔也皆以土造，安置於岡底斯聖山，至今仍可前往拜謁。

仁波切出定後，荼毘事宜圓滿所留之舍利骨灰等皆不應外流。若外流，則有損降其地道之斷滅功德。誠應如閉關導師瓊嘎仁波切不允建塔，而令皆撒於恆河。

朗欽仁波切之應供塔，可於噶札西寺建一石造菩提塔，供於經堂一側作為普供應塔。勿建造大型之塔或為之廣大募款、勿留有轉拜之地、勿以珍寶裝飾、切勿落入世間八風之中。

印度菩提寺火供修法期間，直貢巴赤列倫珠書

於西元 2017 年吉祥日

向 吉祥直貢持教星宿中現如滿月之朗欽加布仁波切的徒眾與親戚致意

噶舉派大成就者以「康巴三人」為主，康藏諸智者成就者之威猛誅法口訣傳承來源即為大吉祥噶譯師，其智慧幻化現為朗欽加布仁波切。仁波切依其往昔大悲誓願，重燃吉祥直貢教法餘燼，成為姜貢澈贊法王的事業助手，如獅踏雪之足、如鵬飛天之翼，在教法隱沒之際，其恩德實為稀有。也為護持教法之故，仁波切撰寫大量論著，如經續教授、文化、歷史等；亦大量不斷廣傳以具七傳承烏金努登多傑甚深伏藏為主之成熟解脫口訣等，庇佑十方各地所化徒眾。仁波切全為佛教與眾生而行，其弘法事業表現即是他為吉祥直貢傳承教法的無上服侍，吾等若能思其事業已臻妙善究竟，則心內定不再憂傷。

尤其是仁波切承襲自大瑜珈士昆努仁波切之意義傳承心要，曾於岡底斯山神通洞附近，展現得證「心相一味」的證明，於石上留下指印，代表其所達證量果位是不論生死何時無有變化，為輪涅之遍主。因此，其徒眾亦不造苦而得與師意相融，以誠信而不忘行持其教誡；俾使其大悲無分遠近，其加持無有中斷；於未來際，亦必轉生為吉祥上師成佛所現淨土之初始眷屬。

這是我對如何使上師心意圓滿並使其度眾事業恆常流轉得現善徵的祈願實語，請如是鄭重諦聽。

修持傳承者書於多康北部修持傳承寺〈竹居寺〉

第十七世噶瑪巴烏金聽列多傑對岡波巴中心弟子的開示

今天是朗欽加布仁波切茶毘的特別日子，同時也是我第一次來到岡波巴中心。

仁波切雖然已經圓寂，但是他所有利益眾生的弘願，希望可以持續、圓滿。也希望所有與仁波切具有法緣的弟子們在菩提道上沒有任何障礙、能夠精進修持，生生世世可以遇得清淨的上師、得到法的甘露。

在這裡，也很高興的見到敬安仁波切、其他位仁波切以及堪布還有諸位弟子。我個人沒有太多具體的話要說，但想表達對諸位的關心與修道上的支持。希望各位了解：雖然上師的色身已經遠離，但他的法身真正在我們的心中。所以現在真正到了一種能夠依止真正的法身——也就是說看自己平時有沒有下功夫去學習，現在可能到了一個比較關鍵的時刻，希望大家能夠勇猛精進，可以圓滿上師的意願以及自己的發願。

2017 年 10 月 27 日

《朗欽加布仁波切祈請文》

尊勝化身金剛音祈請文

嗡　斯哇地比紮顏杜

無死常住尊貴聖智慧　化成俱生年少之光明　五種智慧匯聚春顯現

賜予廣大諸佛吉祥花　不變金剛五現證聖姿　由自二十淨門證菩提

原始初佛究竟果位界　祈請無轉偉大恆常尊　無定分別何時均無欺

無始性空離戲俱生界　大樂明識吉祥而融會　祈請常樂我淨殊勝尊

三寶珍寶日月榮耀熾　教及持教淨相十萬遍　高揚勝義佛法吉寶幢

祈請尊貴應化遊舞身　諸佛總集蓮花佛陀尊　執持一切加持成就幢

偉大日津貴登淨化現　祈請不變珍寶金剛尊　共佛教不共達波噶舉

巨大勝義獅吼殊勝誦　吉天宋恭佛陀直貢巴　教法興盛百劫祈納住

春日智慧芽苗新綻放　空樂金剛蓮花解脫網　十萬無死甜美甘露生

嶄新吉兆世間願遍滿　法性自性清靜之聖諦　緣起淨相清明之諦力

以吾增上意樂淨聖諦　祈願吉祥淨相三界遍

由鍾巴南札峨瑟祈請之故，色芒噶舉寺堪布企美汪千應此增上意樂寫於色茫寺之上寺。

此原為朗欽加布仁波切常住願文，因其內義殊勝且具仁波切法名、歷世轉世聖者名號，故僅略改常住為祈請。直貢敬安

大悲鉤攝-祈請文

南無沽如耶

廣大本智遍佈輪涅法　大悲導引濁世有情眾

大智開啓一切法藏眼　大恩昆努聖名祈鑒知

諸佛菩薩本智統攝尊　披甲善堪調御難伏眾

正念怙佑輪涅諸衰敗　遙喚悲呼祈請悲憫視

濁世無怙惡業威力勢　世尊蓮師菩薩三種性

四續本尊空行護法眾　悲憫垂視妙哉隨攝受

外因四大錯亂成害敵　於內脈氣明損魔崇障

密之能所執取妄念魔　悉皆迴遮自解於法界

救怙八難至尊聖度母　消除障礙金剛橛本尊

降伏邪魔文殊閻魔敵　祈賜加持噶舉上師眾

諸佛勝母阿羅漢授記　聖者龍樹三界怙主尊

教法圓滿權主直貢巴　父子傳承眾前誠祈請

大雄噶羅持明鷹羽尊　皈依總攝法王聖容顏

憶念賜於俱生本智印　殊勝祥怙上師誠祈請

董氏種性持明賜加持　上師恩故現前自明覺

開啓具根之眼續教命　十方偉大尊勝誠祈請

所學雖微智慧界開廣　修忍微渺欲離愚修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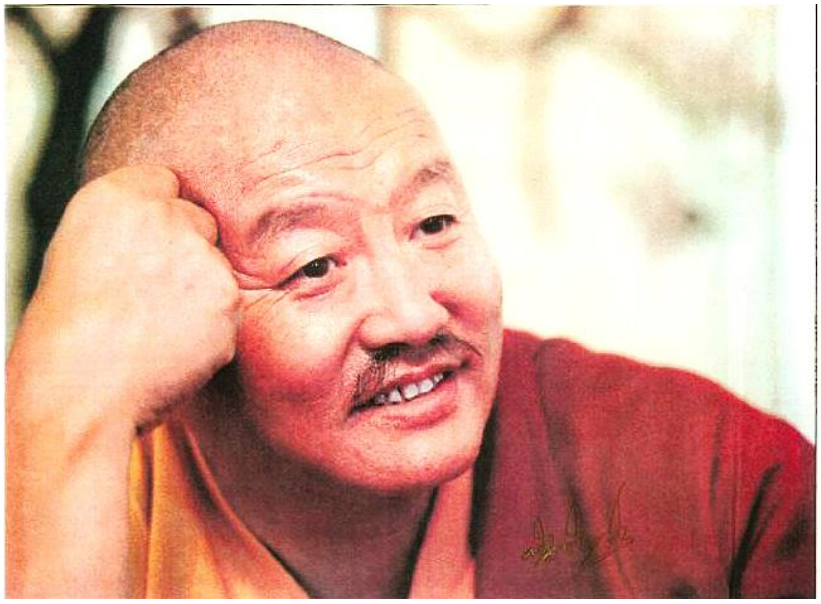
凡諸學處略懂故未愚　鐘氏遊世老叟誠祈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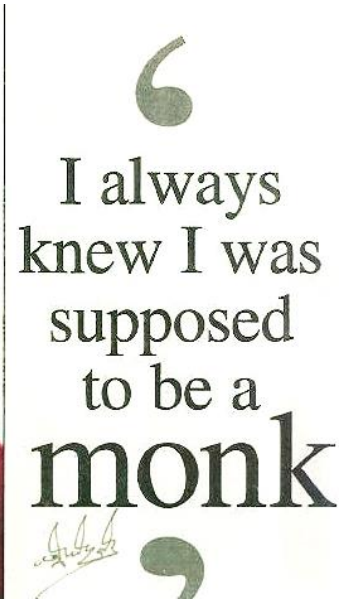
捨離放逸千年本尊修　心咒百千萬次雖已持

剎那憶念上師更勝此　因此虔敬祈請上師尊

經年供佛觀修寂止定　不若供養上師意相融
佛言所積福德更殊勝　因此虔敬祈請上師尊
捨離自明過執上師身　無生聲空離詮上師語
念思覺空自解上師意　三密金剛體性誠祈請
了證自心上師最勝見　心意無別相融修證要
所囑言聽修持殊勝行　見行無別體中誠祈請
心續意趣加持流降心　義續了證本智由內昇
自顯自解廣大平等定　願與祥怙上師心一味
吉祥上師聖壽永堅固　等空有情眾生得祥樂
自他無餘積資除障已　祈願迅速臻至佛果位
祈請上師發心及願力　所作事業甚深密意行
願吾悉盡得此修證力　二利任意成就賜吉祥

雖前有諸人需求催寫此祈請文，但吾視本人為凡夫，故認為書此不當而擱置未書。今由噶雄尼寺扎西曲林〈吉祥法林〉，勝堪布覺思巴再次催請，又依往昔董仲巴護佑者由覺曲姑種性、覺貢巴通朗以及多殿桑參、後期之由覺領誦師赤列仁增等故，視此為緣起。如虔敬信者前，狗牙生舍利之事蹟般，於美國自宅文殊光明屋中，僧人加布於甲未年牛宿七月十五日隨興而書。敬安恭譯。





1998 The Huntsville Time

岡波巴金剛乘佛學中心　　發行
指導上師：朗欽加布仁波切
敬安仁波切
創刊發行人：王倩如
編輯：岡波巴編譯小組

北美：
Gampopa Vajrayana Buddhist Center
6 Fox Lane， Denville， NJ 07834
Phone： 973-586-2756
Fax： 973-586-7080
Email： gvbc.admit@gmail.com
Web： www.gampopa.org

台灣：
台北市岡波巴金剛乘佛學會
台北市大安路一段 241 號 6 樓
電話： 02-2784-6125
傳真： 02-2703-4316
Email： gampopa.tpe@msa.hinet.net
Web： www.gampopacenter.org